

公教人生哲學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行

N° 799

***Nihil obstat***

REV. JOS. ZI, S. J.

***Imprimatur***

✠ A. HAOUISÉE, S. J.

Vic. Ap. Shanghai

*die 12<sup>a</sup> Sept. 1940*

公教人生哲學

Hon. Paulus  
23. 11. 49  
1600 J.M.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行

N° 799

2000 12-40

*The.*  
CATHOLIC PHILOSOPHY  
OF LIFE

*A series of radio lectures  
present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Shanghai Catholic Radio League.*

FIRST SERIES

1938-39

---

Translated by  
TOU TING-MEI

---

T'OU-SE-WEI PRESS

SHANGHAI

1940



## 上海主教惠大司牧原叙

這冊演講集的刊印，滿足了吾多年來熱切的希望；現在正在翻譯中的中文本，我更盼望它能早日譯竣，印行，與世人相見。

這本演講集在中國傳教史上，無疑的，已創了個新紀元。回溯當時，在廣播中，這些演講曾經透過了聖堂四週的牆壁，乘氣御風，關山飛渡的散佈到中華的每一角落。現在這本演講集把當時廣播的稿子，蒐集起來，供獻給社會，我熱忱地祝望它，更能深入每個人的心坎，把握住每個人的思想，在宗座駐華代表蔡甯總主教所計劃的公教辯證叢書中，我再祝頌它能够得到一個適當的位置。

但是，這些演講，究竟企圖着把什麼，貢獻給人類的心靈呢？——公教人生哲學！在我們這時代，有什麼能比它更生動地激發群衆的智慧，適合社會的需要呢？一位現代作家，這樣說過：「大多數的人都有思想的習慣。但是，對自己的思想，很少的人知道加以審慎的檢查，約束，調

整——如果需要的話——還加以改正。不過，我們惟有這樣檢討我們的思想，省察我們的內心，我們方才可以聽到我們心弦的幽韻。

那麼，讀者為檢討各人自己的思想，很可以把含蘊在這演講集裏的微言奧義，冷靜地研究一下。

在播音裏，這些演講早已引起了廣大群眾的注意；但播音時，聽者很難專心致意，並且以太中少縱即逝的音波，也確難使人全部了解。現在在恬靜的書齋裏，這演講集當更能便利讀者的研究，這樣，讀者對自己的思想，更易加以檢討，對這些演講的旨趣，也自然更能深切了解了；同時，在可能範圍內，還可加以整理，使它發揚光大，成為自己與社會的生活的目標，操守的準繩。

無論對信仰的哲學基礎，或心理和歷史的事實因素，演講者都是以客觀的態度，加以學術的討論：這些演講確是精審的著作；文辭，也質樸，明晰，具體化；絕無蔓蔓冗雜，華而不實之弊。這是因為演講者唯一的目的，是把真理的途徑，指示給追求真理的人。在這些演講裏——我深信不疑——一定有許多人，會發現教友的內心和和平——這就是生活的至大樂趣。本來，我們教友都生活在真理之中，不過大多數的教友，並沒有這個意識。所說的教友內心的和平，照教宗庇護十一世的解釋，就是我們生活在真理中的堅強的意識。

這些演講裏的新穎思想，像澄澈的小溪，在原野裏淙淙的蔓延着，如果讀者知道尋源溯流，

便會發現天主的上智，和因了這上智的宰制，萬物生存的和諧。由於這發現，讀者的心境，便會豁然開朗，對人生也自然有更明確的認識，更堅決的意志，更寧靜的態度了。那麼，無論世途怎樣崎嶇，境遇怎樣坎坷，終有達到人生目的之一日了。

爲了建設適合現時代的新文化，全世界正在急切地感到需要純正明朗的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力量。這演講集裏的主義和思想，正適合現時代人類的急切需要。所以，讀者們不但不可把這些至理名言，祕而不宣的埋藏起來，還該當利用一切方法，把它介紹給同自己接近的人。

聖伯多祿曾經這樣說過：我們對於我們自己的信仰，如果有人來問我們的話，我們該當能夠清楚的回答。因爲我們信友都該是照亮路徑的火把，都有引人的責任。如果我們不幸疏忽了這責任。那麼，有許多在暗中摸索的人，就得不到真光的啟示了，那真是痛心的事呢！所以，交換知識，傳播福音，依照各人的地位，盡各人的能力，把信仰公諸社會，是每個信友的神聖義務。這演講集裏所討論的：天主的基本要理，人的靈魂，宗教的崇高與重要，歷史上有宗教性的重大事件，關於基多自己的事蹟，同基多所創立的信而有證的教會，都已詳盡解釋了。這些真理不僅可以使讀者們，油然而生熱愛天主的思想，並且還可以使讀者們心神振奮，燃燒起他們的照亮路徑的火把來，使那些深陷憂患無以自拔的靈魂，望着他們的光亮，可以找到真實的信仰，獲得內心的和平，與現世應有的福樂了。

總之，這些演講，使我們對宗教的信仰，排除膚淺的感情作用。柔弱多變的感情，根本不能

做信仰的基礎。這些演講，把我們自己的宗教，建築在理智與啟示的堅石上，使我們在教宗的永遠不能誤謬的指導之下，明証我們的信仰爲「永久真實」的。

至於受過高深教育與信德堅貞的神職班中的人，他們該當把自己的言行，合於公教生活的理想 and 準則，和樞機主教牛孟 Cardinal Newman，先後媲美……這樣的標準公教生活，我們切盼在信友中，也能普遍的發現。牛孟樞機主教對當時信友，有過這樣的希望。「每個信友都該當明確的表示出自己，與自己的宗教。對自己的宗教，不必多加辯論，但當多加研究，知道自己信心所堅持的是什麼，所排斥的又是什麼；規誠信條，要能述說得出來；歷史的事蹟，也須注意，要能援引得出來，維護信仰。」

「我願你們擴充學識，修養理智，能從幽冥中看出真理是唯一的；要訓練自己，準確的認清事物；要明瞭信仰與理智的聯繫，與公教思想的本質……」

像樞機主教牛孟一樣，我對自己的教友，也有這同一的希望；爲了這原因，我熱切地降福這冊演講集，祝望它走進到每一個學校與每一個家庭裏去，把常勝的真理光輝，四散傳播開來。

上海主教惠濟良

一九三九，九，一二，聖母聖名瞻禮，上海。

# 目錄

原 叙	Msgr. A. Haouisée, S. J.	
神與人類智力	Rev. Leo F. McGreal, S. J.	一
人民的鴉片	Rev. W. S. McGoldrick	七
明日的宗教	Rev. James F. Kearney, S. J.	一三三
長生的重要	Rev. John K. Lipman, S. J.	二一〇
最新式病症的最古療法	Rev. Leo F. McGreal, S. J.	二六六
福音的確實性	Rev. W. S. McGoldrick	三三三
吾人可否信憑福音	Rev. James F. Kearney, S. J.	四三三
公教的勝利	Rev. John K. Lipman, S. J.	五三三
你對基多有何感想	Rev. Leo F. McGreal, S. J.	六〇〇
基多與十字架之謎	Rev. W. S. McGoldrick	七〇〇

公教人生哲學

陸

萬古常新的耶穌基督 Rev. James F. Kearney, S. J.

七九

基督與智識階級 Rev. John K. Lipman, S. J.

八九

基督的神奧身體 Rev. Leo F. McGreal, S. J.

九八

教會的統一性 Rev. W. S. McGoldrick

一〇八

罪惡與神奧之體 Rev. James F. Kearney, S. J.

一一八

基督的教會是公教會 Rev. John F. Wagner, S. J.

一二九

基督的教會是從宗徒傳下來的 Rev. John K. Lipman, S. J.

一三八

公教教育哲學 Rev. John J. O'Farrell, S. J.

一四八

做一個真正的現實主義者 Rev. Msgr. William McGrath

一五四

白冷城的消息 Rev. John J. O'Farrell, S. J.

一六五

# 公教人生哲學

## 神與人類智力

無疑的，你們全曉得西萬提司 Cervantes 的馳名英雄，吉訶德先生 Don Quixote，他騎着骨瘦如柴的戰馬，帶着年老的侍從，這樣神氣活現的一路前行，與頹屋，石壁，風車交綏！在他的變質的腦筋中，這些死寂腐朽的物體，全幻作了千軍萬馬，在向他想像中的愛人進攻。這使人悲憫的鄉老，當然是愚不可及的，除他自己以外，沒有人不說他神經錯亂的。

但日來有一件事情，使我不禁的想到這愚而可笑的鄉老。在倫敦，這大不列顛帝國的中樞，宗教信仰普遍而熱烈的名城中，我們竟看見了駭人聽聞的怪現象。就是無神派的共產黨徒，集世界各地領袖，會于一堂，處心積慮的，來謾罵，欺侮，詆毀，并且籌劃着向一個對象圍攻，雖然在他們高熱亢進的腦筋中，這對象是根本認為不存在的。在這裏，我們不得不為吉訶德先生的愚行辯護了，因為他所攻擊的東西，在他的昏亂的腦筋中，確為有生命的實物；現在這羣會在倫敦的人，却雷電交作的向着自己認為不存在的對象攻擊！有句古諺說：一事實之詭異有甚於小說者



一。如今又有一個明證了。

一個頭腦清醒的成年人，對自己認爲無實質不存在的東西，何至悲恨，怨毒，而至演出爲魔所祟的狂態？我們對鬼怪，妖魔，以及什麼狐狸精等，無所謂憤慨，厭惡，因爲這些不存在，只是無聊的神話而已。孩子們受着牛鬼蛇神的威嚇恐怖，我們是從深心裏同情，雖則對他們的癡態，我們常掩不住面頰上的笑意。可是，試想若有所謂現代學者，竟肅然的討論着消滅仙靈精怪！其與會分子也勞心焦思的甘願犯欺騙，殺人，以及一切背理悖情的罪惡，來對這無生命的精怪加以攻擊！其所煽動的黨羽，則因爲孩子們信了精怪，甚至將他們入土已腐的尸體，發掘出來曝露於外，加以辱罵，以示嚴懲！這是如何可笑呢！這般無神派的共產黨徒，就是這種人，而且他們還自美其名曰思想解放，大言不慚的自命爲自由思想家！

他們所謂的自由，所謂的解放，骨子裏只是對思想行爲異己者，加以澈底排斥而已。他們的思想，實有辱於思想家這個美名！並且，最使我們懷疑的，是無神派的共產黨徒如確認爲無神，則不當對這不存在的神，不憚煩勞的加以非難，毀謗！所以，他們這種行爲，正如小兒深夜獨行，爲破除心情恐怖，故吹口哨，以壯行色。思想的出發點實導源於他們的情欲。他們真正知道，神爲實有，但另一面却妄冀無神，以爲這樣自己狂蕩無羈的生活，就可以無所顧慮，而心安神適，以樂此生。如果有神，則神之法紀，不限於空間時間，應用在一切人類的身上，不管他們的思想差別，和信仰的異同，一律都當遵守。共產黨徒的這種生活態度，是絕對要受到嚴厲制裁的。



·他們這運動的成功，不基于理智，只是利用亂民心理——是一種不能久存的暴政，箝制思想，壓迫輿論。『沒人肯審慎的思考，因之冷落淒涼佔有了世界。』古代一位先知者的預言，正好用在現代這個世界上。

如過有人在晨光曦微裏返家，走到屋裏，試把帽子掛在空中想像的釘上，我們一定疑心他喝飽老酒，或是神經錯亂；他如過一陣昏迷，再把帽子向這帽子上掛，那一定更是瘋癲的憑証。

這醉漢噱頭十足的癡行，硬要把東西掛在空無所有上，却恰切的說明無神派的行爲。在此地對無神派與懷疑派，我們須加以區別：懷疑派是乾脆的認人類智力薄弱，不能獲得真理，但他的確利用了所謂薄弱的智力，獲得了這個『不能獲得真理』的真理。無神派對自己的見解，力言有理，只是拏不出精當明確的証據，來奠定這見解的基礎。

拋開無神派不願承認的神的啓示不講，試問他們的論証何自而來？顯然的，與我們的同一來路。就是利用感官俯觀仰察，再用智力推究思考而得。那麼我們的感官與智力，可告訴我們有神嗎？聖保祿中肯扼要的作了這樣的回答：『由於觀察有形物像，我們獲得了對於無形物像的知識。』治神學猶如治其他科學，所遵循的路綫，是深入的觀察，與縝密的探討。這觀察與探討，有時像其他科學一樣，把我們領到不能觀察的真理奧義上。治神學時，我們亦須具備研究科學的精神，即堅持人類智力可達於真理之信念。因爲如過智力是根本靠不住的，那麼學理的研究，見解的發表，俱屬徒勞了。

我們的智力，很明確的指示出來，吾人日常所睹之事物，全是依賴其他事物者。我們在身體方面，無疑的依賴我們的父母，否則不能生。一切製成的物品，全依賴其製造者。我們既然可以把一切的人，統稱之曰人類；我們也可以把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的一切不能自立而必須依賴他物的東西，統稱之曰「依賴者」。這一名詞，可括有天下萬彙。但既曰依賴者，顯然的是依賴於某一物上，否則就不成其為依賴者了；而這某一物的產生存在，再不得有所依賴，否則它亦淪為依賴者之一，而我們得再行從頭說起了。並且只依賴者這一名詞，已暗示必有獨立者存在之義。正如子之一詞，已暗示有父一樣。所以這是一個必然的結論，不能不有一個獨立者，不依賴他物，而為他物之所依賴，這是最合理的結論，顯明易見，不須多說。

但無神派還強辯曰：「不然，依賴者無所依賴；如定謂其必有所依賴，則所依賴者為其自身！」這樣的論調，實不值一辯，因第一句話無殊於把帽子掛在空中想像的釘上，第二句話則等於把帽子在帽子上掛。我無須費話，讀者可自作斷語。

我知道，在這裏一定有所謂智識份子者，要嘲笑這個論証，但他們又拿不出什麼有力的理由來，只有一「不可知論者」，他一面極力否認人類智力可以獲得真理，一面却用自己的智力得到了這個真理，這樣拿自己的矛，攻在自己的盾上了。

公教哲學及神學在推理時，先認定人類智力，可以認識其周遭事物。因為人類智力正是一個求得真理的適當工具。四周物象，大之如山川海洋，小之如一草一木，皆為人類智力達到此合於

邏輯的結論：卽宇宙間必有一獨立者超時空而存在，萬彙因之而生活發動！此獨立者，吾人名之爲天主。吾人絕非預先決定有天主，然後依着這個意見，有計劃的建設起理論來。實乃就觀察所得，透過理智的分析，考慮，窮源索本，自然的歸結到這原始的獨立者上。這個獨立者，我們叫它爲神，爲天主。

我這篇文章，雖在討論天主之有無。但還有別的問題，用不着耶穌所授的啓示，亦可用智力推論得出，比如說吧，我們可以知道這個獨立者。一定是無限的，因爲絕對的獨立者，不能受任何限界的制約。所以，天主，不但實有，且亦無限；至於其爲唯一，則亦不待論。因爲無限者是不能有兩個的，這個無限者又不能受空間的限制的，故爲無所不在，無微不至；又不受時間的限制，故雖日月之永恆，不足以況其始終。從這些推理上我們可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天主爲實有，爲無限，爲唯一，爲無始無終，爲不受任何限界與制約者。

我們由天主的工作認識天主，如同從一本書認識一個作者，從一張畫認識一位畫家一樣，我們如在鏡中看他，不能看清楚，一偉大的聖保祿這樣說道，我們不能認識天主如他本身所是的那個樣子。因爲我們的智力是有限的，有止境的，總不能領悟「無限者」。一若我們能領悟天主，我們也就是天主了；但這並不是說我們一些不能認識，不過在認識與領悟之間是有很大的分別的。我們這個關於天主的智識，雖然用比論法類推的 Analogical，但却是十分真實可靠，很足以使個人認清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自己對天主的關係。并按照天主的無窮智慧完成自己的使

命。

認識了天主的存在，不過是才進了真理的門闕，若能更進一步，借着耶穌的道理，探討天主的美善，愛情，及仁惠，我們的智識必要開放愛情之華，而結出長生之菓來，一因為長生就是認識唯一的真天主及其所遣之耶穌。一

## 人民的鴉片

如真有天主，則我們就有一種義務，對他加以合理的崇拜與欽敬。這就是宗教，就是我們受造者給與造物者的正式敬禮，承認他的無上權威，與我們對於他的整個依附性。

因為人類是天主創造的，故宗教不僅為必需，且為人生主要的義務；不僅只在外表上，并且當支配我們的行為。我們的生命意義，只在認識天主，從而愛慕服事之。至於其他事務，皆當附屬於這個義務之下。這即是耶穌所說的「唯一重要的事」。可是，這個蔚然大觀的世界，在法律上雖與宗教以保障，但若謂宗教為人生唯一要務，則不願承認。說是人事紛紜，何止萬千，吾人俱須處理；主日雖居首位，不容忽視，但其餘六日，豈不也是一樣的重要嗎？不也是有別的事當去做嗎？

且宗教的重要性，何以見之？望彌撒，祈禱，守十誡……有何必需？社會人士，對宗教問題，態度淡漠者甚多，彼等不見得比我們壞，而我們也不見得比他們怎樣好。

如過墳墓之外，再無生命——就是說如過我們的生命，像禽獸的一樣，在這浮囂的世界裏，忙亂的活一陣，就與草木同腐而死去，作了結束。這樣，我們確無所需於宗教。當然，從天主手裏，我們接受了這奇妙的生命，沒說一聲『謝謝你』，難逃忘恩負義的罪名。但除這罪名外，恐怕也沒有什麼別的關係吧，那麼我們大可以實行異教徒的哲理，來『大吃，大喝，盡情的享樂，因為明日就要死了。』

但我們確切的知道，事實並不如此簡單。死亡非但不是結束，且為新生命的開始，是我們在墳墓外所繼承的永恆世界的開始。人間世的生活，像是很有價值，但它的唯一價值，是因了它使我們作了永恆生活的準備；這很像學校生活的唯一價值，是因了它使我們求長生的學校，宗教則是學習長生的課程。

對其他職務，我們並不是全然拋開不顧；天主使我們活在世上，就是要我們過人的生活，要我們辛勤工作，以養育我們的家庭；但這些職務的重要性，只是在能使我們生存，俾得善事天主，直到天主召我們去世升天時為止。待天主的召喚一到，我們立刻就動身，生前所珍惜愛護的，雖不無依戀，但俱不得相隨，資本家所擁有的財產，死時全如草芥，其價值無殊於佛教徒在死者墓側焚化之紙箔，冥錢。

當然的，天主絕不強人所難能者，絕不強人遵行自己所不知道的宗教規條，我們只可本着良知作事，我們的良知告訴我們該如何恭敬天主，進什麼宗教，我們就該去作，否則必有一天懊悔

不及。這裏沒有別的路，將來我們或得天堂，或落地獄，全看天主怎樣裁制我們，他的裁制是照人生前的工作，而宗教正是給我們指定工作者。

並且，藉着宗教，我們可以償還天主的恩惠。我們的一切所有，甚至身心智慧，俱爲天主的賜與；也只是在他的同意下，我們做了暫時的保管人。但我們的生死榮枯，完全裁決於天主；正像電燈的明滅昏亮，完全仰賴電池一樣。電流斷了，燈火立熄；如天主斷絕他的支持，吾人亦隨卽死亡，猶如燈滅一樣。吾人享有天主所賜之生命，財產……等權利，所負的義務，就是天主所要求我們信仰的宗教。

就情理來說，世間最爲人所不齒的無賴，是慾壑難填的鄙夫，取盡錙銖，得隴望蜀，而全沒有感戴的心意。對這樣下流的人，你們一定認爲卑鄙不足道；但對天主無所報謝的人，冥頑不靈，不自愧赧，其品格實與鄙夫無異。天主所賜的恩惠，巨細無遺的囊而有之，貪婪的眼，還狡黠的望着更多的獲得。願身體康健，願福壽無疆，如天主稍拂其意，小有不適，卽憤懣憂怨，無以自遣。

不但在這虛幻的人世，我們希望滿意遂願；在永恆的來生，也願心安神適。沒有一個人，任他怎樣狂妄，會瘋狂的願意下地獄。有時雖口頭上不願承認，但在深心裏他確是盼着升天堂。不錯，他有權利這樣的盼着。因爲在我們的心田裏，天主壓根兒就埋下了盼望天堂的慾望，只是不勞而獲，終不可能，所以爲了天堂，我們須得流汗工作。

另一方面，對於一般功利主義的實行家，我們可指出宗教能示人以升天之路，引人避免地獄。當然的，自作聰明的大人先生們，對這種論調，定不屑顧，認天堂為笑談，地獄之說則直目為愚騷。等於『阿麗思漫遊奇境 Alice in Wonderland』的一類把戲，我們的時間，處理切要問題，尙感不足，何暇及此！啊，可憐的功利主義者！如過天上也有談諧幽默，我相信一定有天神們笑你們，正像我們笑幼稚園裏的學着試步的孩子心神貫注在木人泥馬上，忽畧了切身的問題一樣。這般大人先生們是胸有成竹，設計創制，在解決長生的問題時，總是一口不承認天主立的教會，又自作聰明，夢想天主不論作什麼事都要照他們所料，不出他們所想之外。

當知天堂與地獄之存在，為不容置疑之事實，沒有任何大的聰明才智廢除它們。頭腦頑固的功利主義者，以荒疏業務，受物質損失為癡愚，殊不知荒疏神業，使長生問題蒙受損失，比這個更要愚到千萬倍。

的確，地獄，是使人不快的事，在公教道理上，這是最令人喪氣的一頁。但是，它的存在，並不因人的反復辯駁而消滅。正像不能因了我們的信口開河，就能把泰山從地圖上塗去一樣。天主絕不願人下地獄；事實上，在不妨害人的自由意志範圍內，天主無時不在苦思焦慮的援助我們，逃此永劫。不過若我們自作自爲了，甘願犯罪，把靈魂押給魔王，帶着他的印記出現在天主審判的臺前，那時誰也不能從娑殫手中把他奪回來，誰也不能怨天主不救。

這是從實利方面，宗教給我們的好處。它使我們認清天堂的福樂，並且指示途徑，使我們安



全的達到這樂園；同時它警戒我們躲避地獄的永苦，狂熾的烈炎，——因為天主自己說過，設備地獄的初意，原只為魔鬼及墜落之天神，并非為人類的。

直到現在，世界對於宗教，雖然律有明文，與以保護。但晚近新生的幾種學說，却沒有這樣客氣。譬如某種時髦人物，竟覺得公教業已失敗，說是造物主已不能再管理他所造的一切，統治世界的繩繩，已從他的疲憊的掌握中脫落了；這並非是世界有意的遠離天主，事實上是因了天主措置失當，對自己的宗教，採取了這樣不健全的組織。所以，人們必需自告奮勇的出來，加以補救，要創設比較更為健全的制度——恢復人類，到他應有的地位。

更有所謂極左派，堅持不妥協主義。何所用其遲疑，穩重，一不作二不休，不只消滅宗教，就連造物者亦須打倒！所謂恭敬天主，只是人民的鴉片，拆毀教堂！取替妨碍人類合法慾望的教律！什麼叫「勿殺人！勿偷盜！勿行邪淫！孝敬父母！」打倒這一切桎梏！我們要自由行動！解除宗教的約束，把自由還給衆人！

啊，見識淺陋的人，不要侈言自由吧！我們的些微的聰明，何可與天主的上智較量！最後必有一天，要發現一條永久的真理，就是天主及其所保證永不能誤的教會，決不會失敗，到那時後悔也來不及了。

宗教對我們的關係，還不盡於此。它并非只是一些外表的禮儀，它乃是聯合全人類的一個家庭，這個我們稱為一諸聖相通功。——在這大家庭裏，天主是父親，我們全是子女，與耶穌為弟兄

，共同繼承天堂。這是基本真理，在這真理上，產生了宗教，發生了文化——天主是我們的大父，對他我們不只應有受造物對造物主的欽敬，人民對帝王的忠順，奴僕對主人的效勞，還該有子女對父母的孝愛才可。

近年來我們常聽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論調。倡導人權的學者，會對你說『我的宗教是爲人類服務。』這話很動聽，但實無意義。所謂『四海皆兄弟』的論調，僅是一張空頭支票，絕難兌現。除非先確定了天主爲人類之父的基點，然後人與人間的兄弟關係，始得成立。非然者，這動人聽聞的口號，必將導入歧途，成爲自私的共產主義或無政府主義，如吾人今日所見者。宗教是我們與天主間的直接連繫，沒人能救援或陷害我的靈魂，同時我也不敢大膽妄爲，來干預別人這服侍天主的神聖特權。世間最殘暴的人，不是從母親懷裏，攫奪嬰兒的土匪，乃是失去理性的母親不使自己的孩子到堂內領聖事，學習經文要理，反自作主張，給天主託於自己的孩子，劃出信仰宗教的限度來！這才是最殘酷的人呢。

天主是無限富有的。天堂裏的一切富貴，資本家的驚人巨款，帝王的威權，以及世間一切炫人的東西，俱屬於天主。但對這富貴，天主視之如浮雲，棄之如敝屣，他所珍惜愛護的，反是牙學語的孩子。爲一個小兒，天主寧願犧牲一切，甚至使自己愛子爲人釘死。但有一件事，天主不肯放手，不肯與人平分，就是我們對他的忠順，侍奉，和愛情。

而這一切就是我們遵奉我們這個宗教，所奉獻給他的敬禮。

## 明日的宗教

人們對於一些「新宗教」的認識，日漸明確了。雖是它們吹的天花亂墜，動人聽聞，但它們不能滿足人類心靈的慾求，已成不容否認的事實。有一種叫作什麼「進步的宗教」，說的更是好聽。但第一次大戰爆發了後，人們的殘酷行爲，直令缺乏理性的獸類自愧弗如。看到這現像，見微知著的人全在疑問着，「他們所謂的進步，究是何種性質？進到什麼地方呢？」共產主義的紅色宗教以解除人民痛苦，建造無神的人間烏托邦 Utopia 來號召，但曾幾何時，其學說已經老去，衰疲無力，陷於死境。雖是它的御醫們還在施行救急法，打清血針，但希望終屬飄渺。此外國社主義，及「種族與血統」等謬論，亦囂張宇內，包藏禍心，世界文明恐難免受其蹂躪。當知世界上，無所謂特別優秀的民族，資質優秀的民族，乃是整個人類大民族。

因此思想健全的人，全感到精神上的貧乏，要想獲得一種宗教，來填補這缺欠。他們從新宗教得來的，是憂傷，失望；不得已就又回到舊宗教圈裏，搜尋檢查着，希望能有所發現，來滿足

心靈對於真理追求的慾望。奧圖凱瑞爾 Otto Karer 在他的宗教與人類一書裏，對各宗教信徒的百分比，作了這樣的報告。佛教佔全人類百分之八。五，孔教一八。五，婆羅門一三，回教一三。五，基督教各派別合計三五，其餘各教信徒，約共為一二。如今我們拋開這些信徒數目不講，只客觀地彼此比較一下，對各宗教的創設者及其演進，依據史乘來加以檢討，看他們是否能成爲未來的全人類的宗教。

我們很難相信，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有其御用之神祇，創造日月山川，供一個民族獨享。並且，從常識上講，神所造的太陽，光華燦爛，照遍人間，不分彼此，則他所需要的宗教，也必是博大寬宏，包羅萬有，絕無國家民族的偏狹色彩。他的宗教，是全人類的。爲青樓連雲的巨富，也爲鶉衣百結的丐兒；爲黃髮垂髻的孩子，也爲皺痕滿面的老翁；爲詩書滿腹的學者，也爲汗流浹背的苦工。他的宗教絕不以氣候冷暖，文化異同，因而有所親疏恩怨；對於神的基本問題，及人生意義，全有詳盡的解答；對於昭合自然律的道德，以及個人所享有的特權，家庭福利，全與以嚴密保障。我們知道，只有具備這些條件的宗教，才能適合於人類的將來需要。

因了各宗教的大致相同，全有它們的信條，道德律，儀式，常使人無從辨其真偽優劣。可是我們知道一個握兵符的大將，雖衣着生活，與士卒相似，但他究竟不是一個兵。在事物的評判上，吾人不可只注意其相同之點，當從其相異處，加以深切考慮。這樣對各宗教及其創設者，我們當在其不同處加以檢討，自不難真偽立見。納匝肋的木匠親手所建的教會，雖然有的地方與別的

教會無什麼差異，但究竟有其神聖不同之處。

那麼回教能否適應於未來社會，博得人類的普遍信仰呢？千餘年來，它就企圖着向西方發展，抓住全歐，但結果毫無所獲；在亞洲却能長驅直入，得到意外的成功。此教創設於基督降生六世紀後，其禮儀信條，多襲前者，如神爲唯一，及來生賞罰，靈魂不滅等。但道德方面，貧乏枯竭，殊難令人滿意。它在初期，利用宗教熱狂，『或信或死』來迫人接受。所許的天國，不外滿足低級慾念，實欠高明，所以穆罕默德對於未來宗教的領袖希望，照批評家的意見，很難合格，因爲他個人的生活，與其政治策畧，太缺少精神成分了。我們很欣慰，看到現代的回教信徒，愛好和平，尊禮重義；只是創始的領袖，從宗教觀點來看，實難與基督或佛陀相并論。

孔教能否得到新世界的擁戴；林語堂說：『嚴格的講起來，孔子學說實不得稱爲宗教，他雖然有地方牽涉到宇宙和人生，達到宗教的邊界，但不得因此而遂目之爲宗教。』有少數學者，以爲孔子關於倫理的見解，默認了神的存在。但孔子從沒建設新宗教的意思，甚至對於來生，天堂，地獄，以及超自然的問題，也表示淡漠，不願討論。他的學說像瑪庫斯奧瑞里烏斯 *Marcus Aurelius* 的一樣，對道德規條，善惡標準，不乏警關之處；但我們要想拿他來作未來的宗教，則還有點說不到。

印度宗教的神秘性，對西方某種心理，具有相當誘惑力。那麼，婆羅門教能有一天，或爲世界的宗教嗎？這種沉於深思的宗教，確有許多優點，甘地說：『每個印度人全信唯一真神，化身

及超度，他們不看重科學，只愛好智慧，求着了解人生真諦，神明微旨，及靈魂與肉身在梵天的永恆聖心中返本歸元之奧義。『這思想像是很近情入理的，只是印度教擡出令人厭惡的魔像，使信徒膜拜；並且在它的所謂神聖儀式裏，演出青年孀婦的自殺，與癩病者的活埋；至於教理中階級制度的嚴厲，使三分之一的波利阿人，忍受輕侮恥辱，生活上的痛苦，直禽獸之不如。吠陀讚歌，屢有卑鄙淫靡，不可入目之處。這樣內幕黑暗，善惡混雜的宗教，謂能適合於未來社會，其孰能信？』

佛教能否順應未來社會的需要？雖然佛瞿曇佛陀的原始教義，不像心教的一樣，是有明文記載的，只是記載的來源，學者雖殫精竭慮，探索稽查，終不可考。並且經過條分縷析，刪除神話附會後，其所餘者，已不復為宗教。僅單純之哲理而已。在他的思想裏，佛瞿曇佛陀既未肯定神的存在，亦未否認神的實有，乾脆地說，他不曉得這個問題。他的學說並不需要儀式，因為一切宗教儀式，全隱含着有一位神。而佛陀雖自律甚嚴，悲天憫人，但其思想的最高峯，却是一種無神主義。他的深沉而違反自然的悲觀態度，與公教的樂觀的奮鬥主義，迥不相同。佛陀與耶穌是處在相反的兩極端。耶穌說，『我是生命』（若望十四·六）而他則厭惡生存，主張涅槃，降及後世，迭經信徒改革，佛教始俱有確定的儀式，而漸成為崇拜偶像的多神教。與未來社會所需要的純潔崇高的宗教，相去益遠。

猶太教能否為社會需要的信仰呢？它有很多高尚的德性，彌足珍貴。年來這個散處世界的民

族，備遭迫害，尤令人同情。是猶太人爲我們保全了一神主義，傳下了十誡，耶穌同他的貞母義父，全是從這民族產生的。天主像是有意把宗教逐漸的啓示給世人，先用簡單的信條準備他們，以便接受更玄微的奧義。在耶穌降生前，猶太人的信仰，是真實的，但不完整。比如關於婚姻問題，卽無明確規定。它的工作，像是只在迎接要來的默西亞。猶太人是天主特選的民族，直到耶穌降生很確鑿的証驗了先知們的預言，救贖了他們及普世人類爲止。但這可憐的民族，現在還在耐心的期待着來世已久的默西亞，實可笑亦復可憐。他們的宗教，雖有光榮歷史，但未來則殊少希望。

我們這樣個別的加以研究，已經看到了各宗教所蘊蓄着的豐富真理。公教信友不僅可以，甚至因爲公教信徒之故，還當承認其他信仰的宗教價值；因爲『對來在世上的人，天主全與以訓誨啓迪。』（若望一，九）無疑的，公教教義，在耶穌未降生前，已零星的散見於古代各教。但這絕不能就說公教教義只是人爲的綜合。人類靈魂天然是屬於公教的。創造宇宙萬物的天主，對於遠古人類，部分的揭示了宗教奧義，直至時期成熟，派遣聖子入世救贖，才啓示了宗教全貌。就研究所得，我們知道，耶穌創設的公教，肯定了各教所含真理，包而有之；對於他們的人性誤謬，及腐敗偏執，則廓而清之，補其所短，總其大成。當然的，它們不會全然荒謬，而其合理部分則俱屬於公教。

有一本小冊子，對人生重要問題，舉凡哲學家所有的困難，思想家所生的疑慮，全有詳明答

案，一目了然。試問一個受過教育的公教孩子，吾人生從何來，死將何往，他會簡明中肯的給你個滿意的解答。問他何謂神，人對神的義務，及人與人的相互關係；問他生活的意義，痛苦的價值，及死是否為一切的終結。這些問題，飽學之士，曾絞盡腦汁，無從索解；而這孩子的回答，會使他驚愕失色，瞠目咋舌。這奇異的小冊子，就是公教要理問答。把一切含義重大，耐人尋味的煩難問題，逐一的指出解決方案。在這小冊子裏，多疑好問的人，會找到將來最偉大的宗教。這個宗教非為某一民族，某一國家，或某一文化，其發展領域乃盡人類而囊括之。『因為無所謂猶太人，或希臘人……在耶穌基督以內，你們全成了一個人。』（加拉達書，三，二八。）

公教絕不是西方的。它的發祥地是在近東，是在歐亞兩洲銜接的區域。這地理上的象徵，說明了精神方面的含義，明証它既不為西方私有，亦不為東方專利，是雙方的神聖公產。

我們雖然把其他宗教與它相比，實則是不能比擬的，其他宗教絕不能望其項背。孔子從未稱自己是神。佛亦不曾以梵天自居。梅瑟 Moses 帶着天主的十誡，走下山來，但沒喊着，『我即是耶和華 Jehovah。』穆罕默德說神為唯一，而僅自認為神的先知。精神病院裏，滿了狂癲的人，做着自己是神的癡夢。但在創設宗教的領袖中，只有耶穌從言語和動作上，聲明自己是神。他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罪名，不是精神病狂，而是因了瀆聖，說自己與天主聖父同性同體。韋爾斯 H. G. Wells 雖不肯自認為公教信徒，但也說，給與世界印象最深而歷久彌堅的個人，是納匝肋的耶穌。『古代羅馬史家，一些不曉得耶穌……但一九〇〇年後的今日一個歷史家執筆時，發現



世界歷史全不得不集中在這偉大人物的品格和生活上。」

歷史上大書特書的英雄，聖賢，不過是耶穌反映的模糊影像。甚至在創設宗教的首領中，他的魁偉身影，也是昂然特立；環顧四週，如泰山之望丘阜。在這羣人物中，他從沒自視爲他們的儕輩，認自己的宗教，與其他信仰，不相上下，——因爲這樣，就用不着再創新宗教了。他與人相見的名義，乃是永恆天主的唯一聖子；與聖父同體。「斐利伯啊！見着我的人，也就是見着我父了。」（若望一四，九）佛教信徒，或孔門弟子，在私人方面，對佛陀或孔子，並無特殊關係。但公教則不然，耶穌本人，是全能天主的微妙化身；他的基本教條，就是他對於尋求救援的人說的。「來，跟隨我。」他沒說自己是到天堂去的許多路綫之一，却堅決的說，「我是路……非借着我，沒人能見我父。」（若望十四，六）

他的教理，始終不渝，亙古常新。「吾與汝等相偕，直至世界末日。」（瑪竇二八，二〇）因此公教將永遠發揚光大；不論是過去，是現在，或遠及於未來。它將永爲唯一的真實的，超然的宗教，因爲它的創始者，乃是天主的唯一聖子耶穌；而他在昨日，今日，以至於永遠常是存在的。所以，請看這就是明日的宗教！

## 長生的重要

「未知生，焉知死？」林語堂博士引用着孔夫子這句名言，接着在下文就把長生的理想，認為是古時「長生不死之藥」一類的不經之談，在筆尖上輕輕撇開了；這個問題，雖然有許多人以為十分重要，但像林博士一樣抱着懷疑態度的，實亦不乏其人。現代許多科學家，對於靈魂長生，全不置信，因為在他們的物理科學裏，找不出有力的證據來。愛迪生 Thomas Edison 說：「顯然的，靈魂是不能用化學分析，也不能用天秤稱量的，任何儀器既不能攝取它的形色，也不能記錄它的動作。」因了這原因，有的人就武斷，說什麼叫靈魂不死，根本就沒有這回事。甚至所謂靈魂這個東西，他們也很難承認。現在的世界，在害着科學病狂，一般懷疑派的科學家的言論，風靡一時，到處為人歡迎。所以，關於靈魂這一問題，我們在這裏作個簡短的說明。

我們證明靈魂不死，完全依據事實。在人的身體裏，——在一切植物，動物，一切有生命的身體裏——有一種要素，使它從本質上有別於無生機的死物。這件事是沒有人懷疑的。這種要素，我

們稱爲生命力。這個生命力在人身上，使人有別於其他動植物，并超而上之。我們平常稱它爲靈魂，因着它的力量我們可以生活，成長，感覺，記憶，反省，思考，而推出結論。這要素脫離吾人時，有何結果呢？關於這問題，凡在車水馬龍的通衢中，見過霹靂一聲，炸彈從天而降的人，都很清楚，靈魂一旦脫離了身體，則只餘下一堆骨肉，而立時就開首腐爛。

靈魂的性質，從它所發動的一切動作上，我們能得到比較明確的觀念。經驗告訴我們，我們每個人是自己感覺，情緒，以及思想的原因，和主體；我們是我們慾念的原因，我們作成我們的意見，雖有時爲外人所影響。我們求得智識，我們用我們的觀察及經驗——搜集事實，在有意無意中，經過推理，得到結論。我們的記憶同反省，指出現在的我們，同過去的我們，是一個人。雖然醫學家說，身體各部的細胞，至少每七年換一次，但我們知道現在走向墳墓的龍鍾老人，也就是當初那個搖搖欲跌在母親膝前試步的小兒。屬於物質的身體，雖推陳出新，變換不已。但顯然的，我們的身體有一個非物質的部分，始終不變。使我們仍然爲我們自己。這非物質的一部分，吾人稱之爲靈魂。請爲解釋如下。

我們知道，我們能作出抽象觀念，比如真，美，善等，在這些觀念中，我們能看出它們相互間的理性關係。我們能評判，推論，能依照演繹或歸納的方式，推理。能反省，能很容易的認出思索事物的我，與反省這思索的我，是純然一個人。我們有自由意志，能自行裁決，在追求真理正義，與公理上，不受任何阻梗。我們這非物質的思想，意願與自覺，根本上與有形體的物質不

是一事，其原動力自然也是非物質的，而為精神的，這個就叫作靈魂。肉體的組織雖然不息的變換着，它却總不改變。獸類的靈魂，本質是附着在肉體上的。它們作不出抽象觀念，表達不出精神活動。既沒智慧，亦無自由意志，一切活動全受本能的支配，且其範圍僅限於具體的實物界。所以，獸類的魂，或其生命力，不能擺脫肉體而獨立，是要與肉體同歸於盡的。

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問題，是人類靈魂的將來歸宿。肉體死亡時，靈魂是否與之俱逝呢？有的人很直爽的說，「人死如狗死，氣化清風肉化泥。」有的人更說，「靈魂的消逝，像燭火的被吹熄一樣。」但這斬釘截鐵似的斷語，毫無依據。只要一分鐘的思索，我們也會區分出來，人的靈魂與物質的燭光，是絕對不同的。至於人的靈魂與狗的魂，在生前本質已經有殊，不得同日而語，若強謂它們死後，有相同運命，而又毫無佐証，豈非笑談？這靈魂不死的重大問題，不僅關係來世如何，即於吾人現世生活，亦有莫大之關係。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以後，才可答覆「人與獸類是否同一歸宿」——「人世生活有何意義」——「兩個亙古以來的大問題」。

在這裏，我願請讀者特別注意的，是我們并不用物理科學來證明靈魂不死。我已說過了，因為在試驗室裏得不到證明，許多科學家已否認這靈魂不死問題。更有少數的人，搬出通神術（Spiritism）上的神怪現象來作為是靈魂不死的科學証據，但事實上這証據絕不能使人心服首肯。對這問題，近代科學家所取的态度，例如漢爾唐教授（Professor Haldane，英國著名生物學家）都以為靈魂不死的問題，科學既不能駁斥，也不能給與信而有據的證明。愛迪生早年雖頗多懷疑，後

來則坦白的說：「科學上或然性所佔的優勢，於靈魂不死的信仰已大見有利。」我們的態度，是認爲使這問題得到圓滿的證明，並不須要科學的援助，並且，我敢負責的說，沒有任何科學上的證據，能合理地否決靈魂的永生。因爲靈魂的原質，是屬於精神方面的，就在這一點上，它已越出了自然科學的範圍。因爲自然科學只能對物質施行分析，化驗，和度量。對於精神方面的事情，它是根本不能過問的。

現在，關於靈魂永生的重要性，讓我們聽取自己理智的意見。對於這問題，我們可以拿出很多的論証，把它們集攏起來，我們會看出，如過沒有自身方面的特殊原因，人全不願靈魂消滅。第一，我們要指出的，是人類普遍地信仰着永生，相形之下，願意靈魂消滅的人數，真是渺滄海之一粟了。考古學及人種學上，有很多確鑿的証據，說明生活在世上的一切民族，全對於來生有堅定的信念。埃及古代的象形文字，亞述 Assyrian 印在磚上的楔形文字，以及中國的埋葬習俗，全作了人類「對於死後復有來生信仰」的供狀。這樣普遍而恆久的人類共同信念，爲了少數別有用心之否認，就可輕輕推翻嗎？

第二，大智大公的天主，頒佈了他的道德律，要人遵守。從經驗上，我們知道這法律的條文，全寫在每人的心裏。但如過只頒佈了法律，沒有嚴明的賞罰，對恪遵凜守的，沒有適當的獎勵；對罔顧法紀的，沒有相稱的制裁；這樣非但失之不公，并且也是一種昏愚。我們知道，在這人世裏，的確沒有適於功罪的賞罰，事實上，狡獪之徒，不守天主誠命，常能富貴顯達。在這情況

下，如過我們不信天主瘋癲，神經失常，不信宇宙顛倒錯亂，那麼，一定有個來生，來承受這功罪賞罰的後果，清算這筆大賬。也正是由於畏懼這清算日的來臨，許多人煞費苦心的來捏造證據，否認靈魂不死，否認來生。盧梭雖是不信宗教，却說了這樣的話：「爲證明靈魂不死，雖然除去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的事實以外，沒有別的證明。但卽此一證明，已不容我再懷疑了！」

並且，全人類普遍的信念，本身就是對天主有力的呼籲。不分中外，不問古今，在每人的心田裏，我們全有天主植下的欲望，渴求着美滿福樂。但直到現在，這欲望從沒滿足過。因爲如享有者，對自己的福樂，常存着患得患失的心，這福樂終不得謂之美滿。人類既用天主給與的智慧，認出了這樣的福樂；又用天主所給與的意志自由，對這福樂熱切追求。若天主不使人類靈魂永生，使自己親手種在人類心田裏的欲望，能得到滿足；則天下最殘暴的君王，也比天主慈悲的多了！一個法國軍官說的不錯：「如過奪去士兵對永生的信念，那麼，你再沒有權利要求他們犧牲現有的生命了。」

在這些論証之外，還有救世主耶穌的有力鐵証，使它們更爲堅定不移，使人再不能稍存疑慮。一個科學家在討論永生問題的時候，說了這樣的話：「當米却爾蓀 Michelson 說光每秒的速度，是一八六，〇〇〇哩時，我信了他。因爲我深切的感到，關於光的問題，米却爾蓀確有研究，而我則是門外漢。在這同一原則下，當天主子說：「信我的人，將得永生，一時，我也信了他，因爲對這問題，他是專家，而我則一竅不通。」耶穌的教義，全部建設在靈魂永生的理論上，他

認永生與人類有重大關係。在施教垂訓時，不憚煩瑣的反復解釋，說明現世的生活，僅爲來生的準備；而來生正是現世生活的完成和制裁，他說明自己永恆的國家，不在這浮囂的世上；自己要先回到聖父那裏，爲忠實的信徒籌備居所；並且說明自己是未來的法官，裁判生死者；他安慰貧困憂苦的人，說是如能善自忍受，將來必獲厚報，而得永生；他又鄭重的警告世人們，謹守身心，以免陷於罪惡，使靈魂懼地獄之永劫。

總括一句，我們對永生的信心，是合於理智的，絕非感情作用而固執成見。乃是依據世界文明的歷史，靈魂作用的性質，按着邏輯法則，最後又根據耶穌的言語而立論的。今日三萬萬公教信友，俱有此信心。此外，多少萬的誓反教徒，與過去十九世紀中信仰耶穌的教訓者，俱拳拳服膺，信守不渝，這一切人數，使我們對現世的價值，有更明確的認識，使我們不只懂得今生，而尤其是長生的重要性。

## 最新式病症的最古療法

最近一次與韋爾斯 H. G. Wells 接見新聞記者時，他很有所感觸的，說是現世界的狀態，必不能再有什麼進步了。除非在思想方面，大家協力合作，對現有的學術教育，作個通盤改革計劃，勇往邁進才行。他說：「我們生活在一種不安定的教育氛圍裏。」當他把排山倒海的破壞勢力，與效果薄弱的大學教育相較時，就越使他感到如不從速補救，人類前途是很黯淡的了。

對於這受着威脅的現社會，從事搶險救急，我們與韋爾斯先生，具有同感。但關於採用的方法，則斷難贊同。

對於現社會的病像，韋爾斯所開的方劑是教育，是更多的教育，就是近百年來到處流行，與道德訓練分離，只以雜亂學識，填人胸次，而於控制這學識，調整運用的意志力，則不知啓導的教育。

韋爾斯先生所屬意的這抗毒素，在世界政治機構裏，注射了已近百年；但時至今日，就是眼



目昏花的，也會看出它的病像轉劇，漸至不起了。在這情況下，希望用加料的抗毒素，把它從鬼門關拽回來，豈能濟事嗎？

有一個先進的民主國家，曾採用了這個藥方，對這種教育制度，抱着宗教一樣的堅定信念，鼓吹提倡，不遺餘力。負責的領導者，更保證社會一切病症，將一掃而空；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牢獄等於虛設，和平，富庶，垂手可得，只要先飲一飲這智識靈泉(Pierian Springs)。可是，這動人聽聞的話，一直沒兌現；這羣先知原來是冒牌的，我們受騙了。對這種制度有一個開明的教育家，依據事實，作了這樣的抨擊：「在聯邦檢察廳裏，罪犯留下了六百萬指印；常備軍似的慣犯，總保持着四十萬員額；此外各城市的牢獄，囚犯激增，大有擠破圍牆的趨勢；每年交給政府的罪犯罰鍰，是一萬五千兆的巨款。」這一切全証明了社會制度與道德倫理分家以後的失敗。

無可否認的，我們需要一種世界性的意識形態，有思想的人們，全在苦思焦慮的，想對危難中的世界，加以救援。他們想找出一種人生哲理，來阻止這破壞勢力的狂瀾；有些人在追求嘗試了一些辦法以後，感到疲乏煩悶，想找一個避風的港灣，一個堅強的堡壘，一種正確的思想與生活，能擔當的起現代生活的壓力。總之，他們想使世界恢復故有的康健。

這裏有一條路，雖是狹窄艱險，荆棘叢生，却是世界回到康健的唯一途徑。這就是十字苦路。思想正確的人，現在可以坐下來休息片刻了，可以脫去近視鏡子，看一看面前的事物了，因為所尋求的事物，就在眼前湧現着，顯赫的像山巔的城市，用不着再像瞎子一樣的摸索了；老實說

，請你們向有歷史保證的公教看一眼吧！這值不得驚訝，害怕，也不算是什麼丟人；但請注意，我說的是有歷史保證的公教，因為現代人自以為對公教已經研究過了，發現它也是在鬧着飢荒，而事實上公教的意義，他們一點也未曾了解。

這有歷史保證的公教，時髦人物不敢正眼看一下，殊耐人尋味。有許多經過採用而終遭遺棄的古俚古怪的哲學，心理學，以及道德觀念，他們全不怕研究，只是對經過時代鍛煉而本質上從未錯誤的公教理論，則不屑一顧。

現社會裏，無神的共產思想，與異教徒的國家主義，像兩個恐怖的黑影在世界上幌盪着，威脅着人類文化，對社會上一切神聖可貴的事物加以根本打擊。這兩個強暴的破壞勢力，對於有歷史保證的公教，全不放鬆，殊足令人注意。它們坦白的承認，公教妨害着它們的生命纜，只有一九〇〇年前耶穌所建的教會，是唯一的強大組織，阻梗着他們獵獲目的物。於是在憤怒中，就運用全身氣力，拳足交加的對公教痛擊，同時還像古代羅馬皇帝對原始教會的猙獰態度一樣，詛咒着「你沒有生活的權利！」

我說「殊足令人注意」，其實可注意使我們百思而不得其解的，乃是頭腦清醒，精神正常的廣大羣衆，對這兩種社會經濟制度的虛偽，及其加於社會的必然的危害，雖有深切認識，而凜然戒懼，可是，在別一方面，對這兩種制度所公認為生死之敵的教會，則竟然態度淡漠，全沒攜手合作的表示。

對這般人們，我們不願厚非，因為他們從未曉得公教是怎麼一回事的原故，他們不知道公教從未變質，從未失足，從未出賣過耶穌的教義，它本身仍有從前改變世界的生力，仍有從前扼制破壞勢力不使它毀滅世界的魄力。

今日世界之淒慘情況，決非偶然現象，乃為過去荒謬的思想學術，錯亂的經濟制度，以及反常的社會組織，日積月累，必有的當然結果。凡此錯誤，於其發生之初，在理論與實際上，皆被教會的公會議宣言駁斥過，翻閱史乘，不難覆按。我們現在可以作個事後的客觀檢討。

十六世紀時，歐洲各國，相率脫離了傳統的有歷史的教會，以教會所持之哲學思想，與經濟原理，方正嚴厲，不願受其約束。換句話說，就是他們拋棄了宗教的原則，純本其個人私見，從事社會之興革。降及十七，十八兩世紀，科學思想，使世界改觀；變世界為一大機器，而科學思想自為發動力。至十九，二十兩世紀，益急轉直下，照着他本身法則，世界機器進而變為有生命的組織。其簡單雛形，至是亦變為複雜機構。每一新階段，與公教思想，相去愈遠。直欲驅逐天主於其自造之天地以外。

背叛了道德標準，政治方面亦逐漸墮落，腐敗貪污，忝不知恥。國內及國際間幾無信義之可言！政治界自視其活動，不為天主制定之道德所束縛。國際間之結合，純基於利害；即經濟動態，亦為此原則所左右。資本主義置公教道德於不顧，變成貪婪魔王，剝削壓榨，極其能事；所謂對天主與人類的正義與同情，久絕於他們的夢寐。結果，勞資間發生嚴重衝突，煩難問題，層出

不窮。反此一切，公教所主張的社會制度，以仁愛為基礎，以正義為準繩，對勞資關係作合理之指導，使各得其平。

哲學與教育，亦照這個樣子行去，以公教之指責為迂腐，古板！哲學自從宣佈獨立以後，很快的走向主觀主義，否認理智裁決，結果陷於自殺的悲運。教育自採用一種愚狂論調，謂教育與宗教不得混為一談後，即變為使人類心靈癱瘓的工具。它說根本無所謂靈魂，人除去對自己負責外，別無義務；進一步的，它並且指明人與禽獸，等級相同，無尊卑貴賤之可言，故人類行為，雖寡廉鮮恥，不齒於禽獸，亦不足怪異。

這些連續發生劇烈變化，全都控弦引矢，向着以理智為基礎，以宗教為堡壘的生活規律，加以猛襲，咆哮張狂，烏煙瘴氣，直至今日，社會之混亂現象，即最時代化的時代人，亦不禁寒慄畏懼。

世界信而不疑的接受這些誤謬而躬蹈之，其唯一藉口，為追求自由與進步。在某一意義上，或者是進步了，但翻閱一下人類文化史，我們會看出進步的速度，是這樣的飛快，竟使今日的世界，又跑回到從前公教跳下去救起它來的地方了。

對過去一些古怪的事情，我這裏不能完全提出，現在把它們的重大錯誤，賅括的說說而已。這些錯誤，公教不負任何責任。因為在當時，它被政治上的權威者，判為昏庸老朽，不合時代，被放逐擯棄於國家大事之外。在那時候，她仍念念不忘社會福利，對每一誤謬所依據的理論，

及其未來的必然結果，全詳明地指出。只是爲政者，以人廢言，沒有採納罷了。

前途確是黯淡的。但想到從前十二個目不識丁的漁夫，走上征途，把十字架建在羅馬帝國的七座山上的事情，就又覺得大有可爲，並沒悲觀的理由。關於漁夫們的勝利，歷史上記的很清楚；實在說，那不是革命，只是一種透入作用。羅馬文化並沒因了公教而遭受損失。只是去蕪存菁的公教把當時的雜亂思想，徹底的整理了一下。對於適合人類精神修養的，加以發揚光大；對於與耶穌所啓示的天主聖意相牴觸，或違反人性尊嚴與權利的，與以排除，使恢復健康而已。

在人事上，公教壓根兒就主張保持平衡的健康。對於現社會的病癥，她依然是以健康爲特效藥的。從表面上看，這病癥像是新鮮離奇，實在並沒什麼怪異。公教在她的堅苦征途上，一千九百餘年來，與這些病魔，多次遭遇，他們雖是狡獪機警，化裝出現，但總露出破綻。並且，事實上，公教用耶穌所親授的基於天主聖意的哲理，每次全得到了勝利，使它們的流毒，不得汎濫而釀成巨禍。

我們堅信世界走錯了路，因爲它與天主斷絕了關係，它的神志永沒有健康的希望，除非認清錯誤，迷途知返，回到耶穌所指示的造物主所劃定的路綫上去。它的健康永沒恢復的可能，除非它服用這個老藥方，消除腐蝕政治的新病毒，它總不能痊愈，但是現在已是病入膏肓，所以即使是有這有效的老藥方，也不會藥到病除，一劑霍然。必需耐心的忍受痛苦，經過長期掙扎以後，始能有轉危爲安的希望。

戰綫已經劃定了。戰事且已揭幕了。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全要強迫着參加戰鬪，決定自己是站在十字架的大纛下，或是走到反公教的集團裏。從這戰鬪上所產生的經濟制度與社會組織，將爲顯明的公教化或是無神派的色彩。這制度與組織所依據的理論，或爲耶穌的訓示或爲黑漆的一團。在這場決鬪裏，朋友，你的神聖不可侵犯的自由，須要犧牲。如過你投到有歷史保證的公教麾下，那麼，你要犧牲能够錯誤，能够放縱的自由；可是如過你加入混亂的反公教集團，那麼你就再沒有自由保持人性，過人的合理生活了。

## 福音的確實性

有歷史保證的天主教就是耶穌爲了使自己的工作，繼承有人，因而創設的聖教會。創設這教會的文書證據，就是以四聖史福音爲基幹的新經 *New Testament*。當然的，我們知道，流傳下來的福音，是有天主的認可與保證的，并非普通性質的文書。不過如今在本文中暫且把它們看做是普通歷史，用歷史的眼光，檢討一下，看它們能拏出什麼有力的證據來，支持我們對救世主與天主教的信仰。

福音是什麼呢？從歷史的觀點來說，它們是天主的人性生活的實錄，是世上興趣最富的奇書。若與古經相較，它們算不了文學上的傑作；並且，撇開宗教，它們能否列入世界的名著裏，也很成爲問題。但世上銷路最大的書，與它們所造的記錄相較，也還是望塵莫及。此外，任何語言，全有它們的譯本，每年出版的冊數，難以數計。帝王對它們是愛不釋手，農夫們也是人各一編；滿腹詩書的博士，與粗知文字的俗人，也全是一樣的愛看。

再一個特色，就是沒有任何在社會裏流通的書籍，受到它們所遭遇的殘酷批評，——冷嘲，熱諷，肢解剝割，斷章取義，無時不有，然而利害的，乃是一般所謂唯理論 Rationists 的學者，同現代的自作聰明的批評家。在他們的心目中，福音裏的事蹟，絕非實情，乖悖悖道，純由於人的譎詭與輕信，捏造出來的離奇故事。這般專事吹求的人，全沒想到自己的惡意冷評，對福音著者，無意中却表示了絕大敬佩，——敬佩他們捏造的故事，欺騙了二十世紀來的無從計核的忠實讀者。現在的偽造文書，無論技術如何精巧，不要幾天，總會給人看穿。這樣說來，這般古代鄉老的才智，宜如何驚人？他們捏造的故事，居然欺騙了二十世紀來恆河沙數的讀者！

但是，我們重視福音，並不因為它們執了世上書籍銷路的牛耳。它們真實的價值，乃是在於它們是公教的歷史上的基礎的原故。它們的記載大概是這樣的：

兩千年前，一個孩子在巴勒斯坦誕生了。窮苦人家的孩子，在窮苦的環境裏長大起來。流着汗水，工作着，掙麪包吃。但這破爛的孩子，却說自己是天主；并做出奇蹟，證明自己的話。他還鄭重的宣告天下，說是自己的工作，並不因了自身的死亡，因而停頓；相反的，這工作將繼續進展，永無已時。爲了完成這工作，他創了教會，對這教會他給與了自己享有的永不謬誤的保證。

在社會上，他有特殊的地位；但他的生活態度，處世接物，一般人看來，很難說是聰明。爲了自己創的教會，他選擇的基本人員，不是德高望重的士大夫，僅是鄉下取魚撈蝦，撐船結網的



漁夫·把改造世界的繁重責任，放在他們的肩上，真是未免拏窮人開心了。總之，他一生孤立獨行，全不合一般人見解的拍節。就這樣的過了三十三年，平凡中開始的生活，結束在失敗裏了。一無成就的死在處決犯人的十字架上。

但是，這一死，驚天動地的大事可爆發了。不僅雲慘風愁，日月失色，就是他自己也在處決後三日復活了。這件欲蓋彌彰的大事，連對他深惡痛絕的敵人也不得否認；雖是他們想一手掩盡天下耳目，賄賂兵丁，說是夜闖人倦，衆人酣睡時，他的黨羽把死尸盜去了。

福音裏的記載，大概如此。現在當注意的，是從這記載裏，我們能得到的結論。如過能證明福音裏的記載，信而有據，確鑿可靠，那麼，問題就解決了。因爲這記載裏，基督不僅堅持自己是天主，並且申述堅持的理由，使人再無懷疑的餘地。所以，問題的重心，在證明福音是否可靠？在證明基督是否像福音裏記載的，說了那些話，做了那些事？

含有敵意的批評家，回答是「沒有」。說是如過爲他的平凡生活，真個寫了什麼福音，那麼福音裏所刻畫的，只是個平凡的人。以後年代漸久，附會滋多，離奇神話，如藤攀木，把他裝點的艷紅嬌綠，人開始想他是神了，後來一些譎詭狡獪，或不辨實情，容易輕信的人，在原有的福音上，添上了這些宗教氣氛濃重的故事，便把他真地神化了。

事情的經過，一定是這樣的。非然者，猶太人定不會那樣堅決的反對他。並且，我們不要忘記，猶太教的神髓，在切盼着救世主的誕生，幾千年來，他們頂禮焚香的期待着。一旦救世主來

了，揆情度理，他們歡迎之不暇，何至於反對？所以，很明顯地，出現在他們面前的木匠，絕不似現在福音裏所描寫的標準人物。這就是說原來的福音，已被改竄，所以它們的記載是不足信的。

關於這一點，我們敢負責的說，在情理上，救世主降生後，猶太人該不該反對，是一個問題。但事實上，他們確是反對了。反對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救世主沒真做福音裏記載着的行爲，而是因了他不是猶太人理想中的救世主的原故，他們需要的乃是一個人世的英明皇帝，解除羅馬的統治，使國家強大起來，成爲天主上選的民族。但是他來到人間，一付窮像，沒坐在金鑲玉嵌的象牙車裏，前擁後繞的黃屋大纛。只是像先知們所預示的，「溫順，謙卑，騎在一頭驢子上」，因了這原因，在失望的悲憤中，他們離開了他。「我們不需要這窮漢來執國政」。憤激的喊着。把預備好的寶座收回，用十字架來接待了他；從沒想到這十字架會變成千古最光燦的寶座。

猶太人並不是沒信心。他們已經看到了他的奇蹟，也聽到了他的談論。只是他們看着聽着，却像在法庭裏聽到對方述說的証據一樣，無論如何也不肯相信。現在對福音醜詆的人，也還是由於這同一心理——不是因爲他們不承認福音裏的記載，骨子裏是因爲他們不願接受這結論的原故。

他們不能對這記載，加以邏輯的駁辯，因爲事實上福音的真實性，遠較一切古代史爲強。關於古代作品，稿件保留到現在的，或隻字片紙，或孤本僅存。而福音抄本流傳至今日的，多至千

部。其中且有與著作時期，相距頗近者。我們還須注意的，是在印刷術發明之前，每個抄本的意思與價值，實等於今日的重版一次。

對於留給後世一千部福音的人，我們當有感戴的意思。因為他們的辛勤，從浩劫中保全了這令人感奮的書簡。這批堅苦的工作人員，多屬中歐修士，他們在靜寂的修院裏，無間寒暑的抄寫着，春來春去，花落花開，這樣年復一年的，看到他們所表現的沉着毅力，宗教改革者對於公教的譏言，說什麼「公教爲聖經之敵」，不攻自破，不辯自明了。抄寫一部聖經，差不多是一生事業，因為他們的工作方式，不像近代的速記，乃是耐性的抄出每一個字母，對大寫字母與特別頁數，又要用一種花字，點綴修飾，使合於藝術條件。現在規模稍大的博物館，全把它們看做珍品，以備置一帙，算是無上光榮。例如數年前，英國博物館 British Museum 就以五十萬金元代價，買到了一部四世紀時的「西乃山抄本」Codes Sinaitiens。

所以，如過對福音的真實性，不信任，那麼，一切古代歷史，是否可靠，勢必全發生問題，墜入疑雲裏了。比如說吧，從歷史的觀點上看，凱撒 Julius Caesar 的真實性，遠遜於基督，然從無批評家，操切鹵莽，發生有無其人的疑問。對他在意大利，高盧，以及不列顛所做的事情，所發的言論，也從沒有人不相信過。這使我感到，如過福音不對放浪成性的人類，講什麼道德，倫理，大約也沒有人來多事，否認它們的真實性的。

此外，不容懷疑的事實，是福音的寫作，就在所記事件發生不久之後；並且，寫作的人，有

的目睹事實經過的，如瑪竇同若望：是的從目睹的人，聽到一切的，如瑪爾谷路加。

書成後，當時的公教信徒，作了有力的保證人，担保原著的一字一句，未曾刪削改竄。因為他們非常愛護聖書，在集會中，常聽到宣讀福音，書內文字，多能默誦，一定不肯聽任福音，給人刪改——更不能使它像現代的批評家要我們相信的，那樣大刀闊斧的刪改。

我們確切的知道，福音決沒經過改竄。現在問題的關鍵，是在我們的幹練批評家，拏出改竄的證據來！證據不會無中生有，所以這是沒希望的。在這困難裏，無以自圓其說，不得已，我們的批評家，就武斷的說出這套不合科學而近兒戲的話來，使人為之汗顏。他們說，奇蹟根本不可能，所以，耶穌沒復活，福音裏的復活，只是欺世之談罷了。至於其他奇蹟，也都是這一類的。

那麼我也可以證明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沒寫哈夢雷特 *Hamlet*，說因為他不能寫哈夢雷特。可是我必需先證明他不能寫才行，我們的唯理派的批評家，也必需先證明耶穌不能做奇蹟，然後才可以判定他沒作。並且，福音不僅感化了猶太人的仇敵，實在也還感化了許多猶太人。他們從幼時就看重愛護古經，視為天主的聖言，如過他們對它們的真實性，沒得到充分的證明，他們絕不會拿它們和古經一樣看待的。

再者，當時的異教徒，棄捨其信仰，而改奉公教的，為如何人物？在世道衰低的時代，受過高等教育的羅馬人，肯接受這樣嚴格的教條，而承認國法所判為民衆公敵的外國人為天主，從而信奉之，豈得謂事出無因？精神健全的人，如過對一種宗教的論調，沒有自信，遽而把運命託付

給它，寧有是理？我們但願神經過敏的批評家，發言立論，不要過分的信賴自己的聰明，普通常識，亦有其不可輕忽的價值。

總而言之，我們現在的福音，就是瑪竇，瑪爾谷，路加與若望的原著。他們寫這書，在事發不久之後，衆人心中尚有所留之印象，所以，在敘述時，不得有絲毫歪屈。並且，他們是因了正義的驅使，抱定犧牲的決心，來從事於這寫作的，毫無利益的可言。所以他們所記述的耶穌的生涯，生於馬槽，死於十字架，實無可疑之點。我們還須指出的，就是即使這般著作家，存心做個大騙案，愚弄讀者，但他們的技巧，絕不能把耶穌的塑像，捏造的如福音裏出現的那樣生動美滿。那樣高尚新穎，可愛而淒慘的品格！以一個鄉村木匠而隱有天主的威權的人物。

不錯，當天主於人的形骸裏發動威權的時候，也有撼動天地的一瞬。比如，他的襪襪衣服，在神性的燃燒裏，忽然光耀璀璨，紅艷似火。又如，他頭上的碧空，忽然分裂，聖父於蒼穹裏高呼「這是我的愛子。」

但福音裏所記載的，多屬於他的人性生活。他自己說過，是在忍受侮辱，汗血交流的加爾瓦略山 Calvary 的途上，他率領着人群走着同一的路；在達博爾山 Mount Thabor 上，雖是他的神性煥發，感到勝利的欣喜，却是孤寂的。他到世間，像牧人到荒涼的曠野，找尋迷途的羊；他的慈祥容貌，悲憫的言語，使我們發覺了他是天主。「人雖無不言，但所言未有如斯人者。」人們把一個出賣貞潔的婦女，帶到他的跟前；受着良心的譴責，她畏縮的顫抖着。這時，對

這怯弱的婦女，他起了很大的憐憫；對那般自以為是的人，却表示了沉痛的厭惡。他安詳的訓戒着說：「我也不處罰你；去吧，以後再不要犯罪。」後來，就是這般自以為是的人，把他釘在十字架上，對他的痛楚，加以無情的嘲笑。但他最後的一絲呼吸，也還是用來寬恕了他們，為他們祈禱者，不要因了這罪惡，受到永罰。

對每一個人，他全有比母親還要慈善的心腸。孩子們的天真純潔，更使他愛憐。為了使他稍得安閒，宗徒們把一群孩子趕走時，他神色不悅的說：「不要攆他們，讓孩子們到我跟前來。」對那些引誘小孩子犯罪的人，從他的嘴唇上，吐出了最冷酷的字，嚴厲的斥責說：「最好以磨石繫其項間，墜之深淵！」

他來到這個世界，這個根本無所謂憐恤與同情的世界，下了決心，樂道為善，一生的歲月，消磨在窮愁病苦的下階級裏。他並不免除人生的病苦，只是把病苦神聖化了。他教人：不必把愁惱的心情，不幸的遭際，看成一塊磚似的，壓在心頭，憂傷沮喪，再沒有歡喜；因為在雲外的天國裏，在紛擾的浮世上，從沒有那條路，比這塗着汗血的十字苦路更曠坦，更安全，他自己選擇的也就是這條路。這教誨給與世界的慰藉，是無言可譬的——這涕泣之谷的世界，以向不了解病苦的价值，是認為毫無意義的。

這就是福音裏所記載的救世主納匝肋的耶穌。真天主亦真人，昨日，今日，以迄於永久。他沒變更過，並且永不會變更。現在的教會，就是兩千年前他建設的教會；他教誨人類，也正像在

加利勒 Galilee 的曠野裏，給群衆講道一樣：「來，你們全到我這裏來。」對這福音裏所記述的聖像，解釋的最清新流暢的，莫過於下面一節古代英文原稿裏的詩句：

讓我告訴你，我認識他的經歷：

雖是我常聽見人們談論他，我却沒有興趣；

他每天送來禮物，我沒謝過一聲；

他像追求着我的友情，我可不歡迎；

我窮愁病苦，流浪無歸，

他給我衣食，住居和安慰；

但我依然是無動於衷，

一天，他攔住我的路，眼淚縱橫，

哀傷的說：來，與我同歸。

讓我告訴你，現在他對我的恩情：

供給一切日需，從無吝意；

常是事前送來，還要我自由索取；

我以前的負義，他從沒提起；

福音的確實性

公教人生哲學

我過去的愚蠢，他像久已忘記。

讓我告訴你，他給我的印像：

他是偉大而慈善，熱烈而真摯；

他慷慨的允諾，忠實的信守不渝；

但對我的友誼，却不容人染指；

他令我叫他朋友，雖則我受他的養育。



## 吾人可否信憑福音？

「我一切全不信。」無神論者很自信地說着。「啊！不！你確是有信仰的。」他的信神的朋友答辯着。「並且，你的信，在質量上說，全比我們有過而無不及。事實上，你是未免過於輕信了。」「朋友，你錯了」，無神論者驚訝的說着。「天知道，我是個無神派，是個最公開的沒信仰的人。」

「對不住」，他的朋友回答着，「我不能相信你。實在說，像我們一樣，你也有信條，雖則你拿不出證據來。你雖否認一切；但事實上却同我們一樣，積極的承認一切。比如說吧，你們無神派說，物質與動力足可以解釋世界，用不着信一個神。但你們的證明在那裏？我們相信這個偉大闊麗的宇宙，必須有個聰慧的全能創造者；我們有充足的理由，來證明這個信仰。你們說人死像條狗，一死之後，他的靈魂也就消滅了；但你們如何證明呢？我們相信人絕不是狗——你也確實知道，人不是狗——所以，他的靈魂必是不死的。我們為自己的信仰所能舉出的理由，比你們

爲你們的所能拏出的理由，遠爲確實可靠。你願意考究一下嗎？你說公教已是死去了，你可有證據嗎？我們以爲有歷史保證的公教，在現代是最活躍的。對一切重大問題，它全有解決方案；這不是空言，我們是可以拏出實據來的。最後，我保證說一句，你肯虔信科學上魚的故事，說是多少萬年以前人是魚變來的；而不肯信比較近代的福音，是因爲你想它不過是神仙故事而已。我這樣說的對吧？事實上正像我講過的，你們這般不信宗教的人，乃是盲目的，沒鑑別而永不可改正的犯着輕信的毛病」。

我們提到了福音的真理。但它們果可憑信嗎？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也可以沒保留的接受它嗎？讓我們在這裏把這個問題討論一下，來看看有沒有理由。

我們須認清的，是耶穌生前並沒周遊列國，散發給羣衆裝璜精美的英文聖經。他只是到處講道，根本沒發什麼書。聖經是個選集，包含七十二種專書。這些書的著述，不但時期不一，地帶有別，就是所用的文字，亦復各殊互異。那麼，是誰編纂了這聖經呢？爲什麼只選了這七十二種，對其他著作則一概擱棄呢？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先要走到這書的幕後，找到一個編輯委員會。在全書編成之前，初期教會已具雛形。那時，宗徒們多已年近古稀，恐怕旦暮即死，死後其所傳的教理，年代日久，爲人改竄。瑪竇、瑪爾谷、路加同若望的福音，就是爲了免除這危險，在教友們的請求下，對當時遐邇皆知的耶穌的教訓，所作的記錄。只有這四種福音，爲初期各教會正式承認。無疑的，關於耶穌的生活及思想，福音裏的記載是否詳實可靠，初期教會的意見，比現

代人的批詞，當遠爲正確可信。

可是，有人要說了，在那時代，人民思想簡單，容易輕信，與我們現代的社會，機警審慎，善於鑑別者，是不可同日語的。但我們不要忘記所謂聰明的現代社會，有時收到無線電臺危言聳聽的報告，常亦不禁驚慌失措。不久以前，有人廣播，說是火星上的居民，已開始向地球進攻，人皆信以爲真，憂戚不可終日。請看，我們有何面目指責第一世紀的輕信易感呢？況且，福音裏記載的事件，並不發生在半開化的神話時期，或偏僻的遼遠地帶；乃是在文化昌明的上邦，在羅馬帝國的名城，耶穌生活着，講道理，顯聖蹟，受辱於群眾之前，死而復活。近代一般沒信仰的人，好奇的讀着報紙雜誌，對一切只要是攻擊宗教的文字，全不思索的接受；事實告訴我們，初期教會在鑑別是非，判定真僞上，從沒這樣輕忽過。四種福音所以爲教會普遍公認的原因，不僅是爲了它們具有書的形式，因爲當時有很多的書，是給教會公然擯絕了的。那時社會上流傳着的僞書，文章的作風，沒有四種福音的嚴肅簡潔的筆調，但連篇累牘的滿是荒誕不經的奇蹟，說是耶穌在少壯的時期做的。這些僞福音中，有的是出於公教信友的手筆。寫作的動機，是在滿足一般人對耶穌早年生活的好奇心。因爲四種福音裏，對於耶穌的少壯時期，皆畧而不詳，不很令人滿意。有的僞福音是當時的異教徒寫的，很巧妙的把他們的教義，屢入耶穌的生活裏，以期混淆黑白，取信於人。初期的教會與教父們，對於這些僞福音，全疾首痛心，即使寫作者的用意是純潔的，亦被認爲無所補益，適足滋擾。當然的，這些僞福音從沒像瑪竇，瑪爾谷，路加與若望的

著述，那樣普遍的爲人接受過。這使我們看出，壓根兒聖教會就是審慎的，以批評的態度來反對異端，反對與耶穌教理相歧出的思想。因了這原因，教會把有歷史價值的福音與其他偽書，從開始就嚴格的區分出來，使不得相提並論，魚目混珠。一般無信仰的人，常把四聖福音與其他偽書，混爲一談，與以相等評價，實屬誤謬。且復屈解說：偽書既共見其爲偽了，則所謂眞福音者，亦何得爲眞！

聖教會堅決主張同時代的証據，就是一切書籍，要不是在宗徒們生時出版的，全不得援引做耶穌教義的証據。凡愛護聖書的人，全當感謝教宗達瑪索第一，他在三八二年，在羅馬招集了一個書籍檢查委員會，在大聖熱羅尼莫的指導下，把當時流行着的偽書，大加淘汰。經典書目，也從這次檢查裏，產生出來。直到現在，這紙書目依然是奉爲公教經典的準則。

關於爬虫變做鳥，猿猴變成人的事情，我想沒一個人可拉來作個目觀的見証。但進化論的學者，却堅決肯定的說，這變化也正像變水爲酒一樣，雖是現代沒有那個人看見過，但在洪荒未關的太古，確是發生過的。要接受這學說，我們須先有對於科學的信仰，因爲此事雖有一些証據，只是殘缺不全，真假莫辨，全是間接的，所以令人疑信參半。但關於耶穌一生所行之聖蹟，我們所有的証據，全是從目觀的人直接得來的。一般沒宗教思想的人，動輒說：「福音的著者，連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所談的是什麼事！」但事實上眞個是這樣的嗎？

第一，我們敢說的，寫福音的四位作家，的確知道所寫的內容。並且，距耶穌死後，僅三四

十年，教友中耳聞目睹他所講的道理所行的聖蹟的，何止萬千！伯多祿在第一次講道時，說了這樣的話：「納匝肋的耶穌，是天主所喜悅的人，天主在你們當中，藉着他所行的異能，奇事，聖蹟，已經給你們證明了，這也是你們所知道的」。（宗徒行實二，廿二）所以，福音的著者，只是把一般人已知道的事情，用文字記下來而已。我們從文獻裏得到可靠的證據，福音成書後，卽爲當時教友，恭謹接受，這些教友，對書內事件，多已知之甚諗。

耶穌的社會生活，是結束在社會裏了。他在通都大邑，人民麋集的市區，公開講道。他的聖蹟，常是在群衆之前，而對羣衆多是有利益的。比如五餅二魚，飽飫五千枵腹的人；（那樣大的場面，關係着五千個饑腸，很難說是幻覺吧）！把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審慎的考慮一下，就越使人堅信不疑了。我們很難相信與曼紹蓀男爵 Baron Munchausen 同時的人，會把他寫的神奇故事，與古經同樣重視。但事實上，新經脫稿後，就被當時的教友，珍重愛護，與古經等量齊觀。這從初期教友集會時，把古經與新經交互宣讀上，就可得到明証了。

有的人說了，福音的作者，並不的以寫歷史的態度，來執筆的。但事實上真個是這樣嗎？舉個的說：做醫生的路加在寫作時，確是神色肅然的一位史學家，材料的取舍，以真實爲準則，無証不信，嚴然不苟。「親愛的德阿菲祿啊：既然在我們當中所經過的事，已有許多人照着傳福音的人從起頭親眼看見又傳給我們的，費心記錄出來了。我也要在從頭至尾詳細考察之後，按着次序，給你寫出來，爲叫你知道，你向來所受的教訓，全是真實的。」（路加一，一至四）『初期的

教友，雖常叫若望爲神學家，但他們知道，若望的神學思想，是建設在硬綳綳的實據上的。同時若望像有先知之明似的，預知後來的批評家會對這事件懷疑，所以反復的指出自己所寫的，完全是本人所見的。「我們看見他的光耀」。（若望一，一四）「那些全是我們親眼看到，親手摸過的……我們把看到聽到的告訴給你們……」（若望書一，一至三）

說是福音的著作，在故意的弄玄虛，騙人，這樣想法未免與個人的利己心，及作者品格言論，不相調諧。並且，他們的著作，已得到廣大羣衆的擁護，這種臆測，就越見其無稽了。我們還該想到的，是在這樣嚴重的事情上，若存心作偽，那麼作者在事前先當深思熟慮，甘願把自己保有的現世與來生的利益，作重大犧牲才可；說來生的犧牲，人全知道升天國的門徑，絕不是造謠說謊，散佈流言；說現世的犧牲，他們的寫作既無名利的企圖，所以弄玄虛的動機，只可說是有意跟自己爲難，加重生活困苦，自招凌辱，而以殉道死難爲終結。從他們的言行上，我們得到的印像，是溫良，謙遜，公正與堅毅；不爲污濁所染，愛天主在萬有之上，雖遭受酷刑拷打，毫無怨言。因爲他們願流盡最後的一滴血，來明証自己關於耶穌的著述，絕非虛構。這樣高尚的人格是很難說謊話的。

我想，關於人與猿間的假設動物 (Missing Link) 很少有人願爲它赴湯蹈火，死而不惜的。但爲信從耶穌而置生命於不顧者，則難以數計。以唯物論的思想來解釋歷史的人，在這精神表現的壯烈場面前，不禁驚倒。因爲，你確不能以一點鐘報酬多少的條件，使人甘願走進獅子欄裏，

供餓獸吞噬。但歷史告訴我們，就在福音的著作時期，男人，婦女以及孩子們，爲了耶穌的原因，毫不遲疑的這樣飽了獅子的饑吻。如過福音的著者，知道所記的事件，不過是傳聞神話，這樣他們是何居心，來寫這無聊的書，造成這滿帶血腥的滑稽劇？

讀一下四聖福音，如過不是成見很深，你將會在每一頁的字裏行間，發覺流露在那裏的誠意摯情。在這一點上，與詞意蕪淺的偽福音，成了個顯明的對照。當福音的著者從事寫作時，教會對他們的品格操行，已有很深的了解。但在文字上，他們絕沒存心爲自己說一句話，堅定這已得的名譽，或加重社會對自己的好感，像凱撒 Caesar 在他的「戰記」裏，所取的態度一樣。實在說，他們並不是爲自己寫頌辭；在這書裏，他們的自畫像，全沒有英雄氣，可以說絕對沒爲自己喝彩捧場。關於自己出身的微賤，智慧的薄弱，對聖師教誨的多不理解，因而反對之。這一切，全無隱飾的全盤托出。至於耶穌死後的幾天，他們的怯懦畏懼，耶穌死前，雖一再曉諭要復活，但復活後，他們還是將信將疑的不願承認。總之，舉凡自身一切弱點，俱信筆直書，暴露無遺。真的，即使有銜怨的人，給他們寫傳記，雖立意誹謗詆毀，但所能爲者，恐亦不過如是。

他們講到救世主的時候，也並沒歌功頌德似的故意誇大其詞。只是心平氣靜的，用淺顯的字句，把他的震撼天地的言論，懾服魔類與死亡的威力，制止暴風與自然律的權柄，流暢的記述出來。真的，在很多的小地方，我們全能看出他們樸實的寫作態度來。比如關於耶露撒冷破壞前，猶太的政治，社會以及宗教的情形；猶太人高等裁判廳的威權，地方上的風土人情；在這些枝節

的描寫上，異代的作家，或以耳代目的文人，很容易的會鬧出笑話來。如過福音的著者，不是親眼看見，而是聽別人傳述的，那麼他們將很少希望能寫得如此詳實。

關於他們爲救世主所描繪的這幅像，我們可以問一下，如過救世主不是個歷史上的人物，純出於偽造，那麼，是誰造的？沒宗教信仰的人，對這問題的答案，一定奇妙多趣，但俱不足信。事實上，耶穌的影響，同他的教義，做了人類歷史的焦點，一切事件發生時期的記載，全以他的生年爲標準。沙士比亞的筆下，雖然產生了幾個不朽的人物。但誰曾夢想過，把世界上發生的大事，年月以瑟絡柯 Shylock，或者浮爾斯塔夫 Falstaff作紀元，此外即使沙士比亞有一枝生花之筆，然而果能憑空捏造一個耶穌那樣真純，感人，不同凡響的人物嗎？果能把耶穌所發的言論，那樣曾經振轉世界思潮，現在仍然指導人類生活的言論，放到他所捏造的人物的嘴唇上嗎？

但是，沙士比亞捏造不來的，沒宗教信仰的人却硬要我們相信，是第一世紀四個修養欠缺的作家的偽做的。因爲，顯然的，如過救世主不是個歷史上的人物，派給他的言論也并不出於其口，那麼，我們只有相信他這個人物，及其不朽的教理，俱出於福音著者的虛構了。背叛宗教的勒南 Renan 關於救世主說了這樣的話：『時至今日，你幾乎變成了人類的屋角石，如過把你的名字從世上刷去，整個宇宙會根本發生動搖。』這樣看來，救世主絕不是虛構的神話了。不信公教的史家哈爾納柯 Harnack 也坦白堅決的說：『有一個時期，人們全主張把古代的公教文學，以及新經看做無稽的謊話譎言，但隨着時代的轉移：這種文學的主要作品，及其零碎短篇，從文學史』



的觀點來看，又覺得是真實的而有可信的價值了。『沒宗教信仰的人，對這樣的論調，不知何從駁斥！』

但是，有人說了，福音裏的玄妙氣氛破壞了它們的真實性。關於這點，我們很難同意。因為如過依恃證據來討論，而不信從臆斷，那麼我們將不會找到什麼證據，來支持沒宗教思想者的信條，即『聖蹟絕不可能。』聖蹟的確常發生。救世主所行的多數聖蹟，並不特別需要科學上的證據。即使在一概科學家之前，救世主當場表演，是否能得到較好的信任，也還是問題！教會現在對她的聖蹟，並不怕人研究探討；並且，她在露德 Lourdes 還有個設備，專供醫學家的研究。只是沒宗教思想的一般人們，很少到那裏去驗証，一釋疑難；因此就臆斷聖蹟是不可能的！得諾貝爾獎金的阿萊苛斯，卡瑞耳，Alexis Carrel，世界的名醫，在實際考察之後，却毫不猶豫的這樣說：『在露德看到的幾種現象，就現在所有的病理學及細胞學的智識，確得不到解釋。在聖蹟作用下的治療，細胞成長之速，實非任何設備最好的條件能得到之成績，所可同日而語者。』如果現在還有這樣信而有據的聖蹟發生，那麼，關於耶穌的聖蹟的証據，至少有考慮的價值了。

雖然有判斷力的批評家，全畧無疑意的承認耶穌的偉大品格，空前絕後，輝耀寰宇；其個人影響及其教義，在世界歷史上佔一特殊地位，爲人所永不能忘。但沒宗教思想的人，却硬要我們相信他的事蹟，根本是無中生有的杜撰；是那般描寫他的性格，講述他的教義的著作家，像煞有介事的捏造；他的品格，雖卓絕偉大，但其所能行者，亦不過平常的事情而已。這話真不合理。

因爲既有這樣出類拔萃的品格，爲什麼就不能有特立獨行的事蹟呢？同時代的耳聞目覩者已經報告給我們說，他的行爲確與衆不同了。把話再說回來，對他那樣一個超衆的大人物，我們不該希冀這樣的事嗎？

一般的批評家和人們，聽到他的聖蹟而感到驚訝，這是很自然的。他所期望的就是要人們對這驚天動地的聖蹟，感到驚訝，感到很大的驚訝。他行這聖蹟的用意，也就在這一點上。聖蹟是他取信於人的保證，保證他不是騙子，而是名正言順的人類立法者。對那般不肯信的人，他指着他所行的聖蹟說：『如過不信我這個人，你們要信我的工作。』所以，把他行爲上的奇妙氣氛，加以分析，就知道這並不足以做信仰他的嚴重妨礙。反之，如過那樣的驚奇人物，沒有什麼特異的行爲，就越使人難相信了。

如過這般執迷不悟的反宗教者，硬要從福音裏把耶穌用來證明自己的權威的聖蹟刪掉，那麼，請他們解釋出來，爲什麼一個平常的人，生前無所建樹，不聞於時，死後却有這樣不可思議的影響，使世界的人類心靈，千秋萬世的服從信仰？

關於富有神話性的人與猿間的假設動物，他們談論起來，態度肅然的惟恐不敬；同時對這確鑿有據的木匠的兒子，雖是他的聖蹟震撼天地，他們却倨傲不恭的談笑自若。但對於他們的慢不經心的問話，『我們當真的能相信福音嗎？』我們的回答，正像天主教會這千百年來的回答一樣，是個含有訓斥性的『是！』

## 公教的勝利

爲了迎合讀者的好奇心理，報館的記者，常把街市上或車船裏聽到的談話，用生動的文字記述出來，填塞篇幅。如過一千九百年前，在羅瑪的街頭有這樣的一個記者，那麼第二天「羅瑪日報」的晨版上，一定會有下邊的一段記事，披露出來。

『昨日午後，上議院議員魁瑞努斯君於公共場上遇一衣服襤褸，風塵滿面之加利勒人，名伯多祿者。魁君趨前問曰：『從君之行色上，知君係初歷是邑者。敢問來羅瑪之任務如何？吾亦可得少爲君助否？』伯多祿答曰：『吾來係爲宣佈不知名之神者，且將祭祀崇拜之以代妖魔者。』』  
『是何言哉？』魁君呼曰，『此等言語，徒使兒童震駭而已。如君有暇，吾人願聞其詳，再者，君何從而至斯乎？』伯多祿曰：『吾之民族，君等素輕之，且曾逐出羅瑪之外，然今已許其來歸矣。直言之，吾乃加利勒人。』魁君復問曰：『君爲貴國之要人乎？』伯多祿答曰：『吾乃一窮夫，以捕魚爲生耳。』曰：『但既倡此新教，則君必爲哲人學者，以雄辯之才取重於時矣！』伯

多祿率直答曰：「吾實不知詩書。」魁君輕哂曰：「誠如君言，於此城中，吾實不知先生將何以立足！如君所崇拜之新神，具誘感力，爲人所喜，或於事稍能有濟。」曰：「吾所宣揚之神乃處於二盜中，磔死於十字架上者。」「奇哉，君之來迨欲爲吾人講此離奇之神乎？」伯多祿答曰：「吾所宣傳之教理，淫傲之徒雖視之爲愚騃，但貴邦所視爲神聖之一切惡行，將爲之根本消滅。」魁君驚呼曰：「君欲於羅馬建設此教理乎？」「豈僅羅馬，且將推而廣之，及於普世。」「爲期久暫？」「永無已時，」伯多祿率然答之。魁君驚曰：「天乎，此工作將永爲君累矣！但君所能爲者，將只限於貧苦階級與無知之徒。君亦欲與智識分子，富商大賈及公卿貴冑相往還否？」「吾之宣傳，不分智愚貧富，括人類而囊有之。」「但亦知彼等將譏君之愚，耻與君遊，從而辱害君乎？事果如斯，君將何以自處？」「事無難，有死而矣！」伯多祿堅決應之。魁君莞爾曰：「君之所談，近事實者，僅此一端而已。但君之所談，頗使人解頤，謹謝。日後有暇，當再行拜謁！」行際復不禁出聲笑曰：「愚哉此老！」

「愚哉此老？」這話我可不敢同意！伯多祿服從着耶穌的諭令，把福音向天下傳佈時，已說過了這教義將及於普世，無遠弗屆；將克服一切困難，甚至死亡亦不足阻其進展；將與日月共永恆，天地爭久長。在前幾篇演講裏，我們已說明了有歷史保證的公教，爲近世一切罪惡的特效劑，其建設基礎，典定於確鑿無疑的新經上。我們如今來說一說，自聖神降臨以後迄於今日的公教突飛猛進的發展，同她摧毀一切阻碍的勝利。

關於公教發展的速度，和它的原因，在學者方面意見分歧；這實在是個饒有趣味的問題。在一方面，有史學家吉本 Gibbon 這般人，他們說公教發展的很快，且爲應有的自然結果。因其時在羅馬帝國統治下，政治已上軌道；拉丁語與希臘語爲社會普遍採用；至於交通，則亦賴軍事上之公路，日趨便捷，且彼時商船，揚帆地中海，駛行無阻。一言以蔽之，一切客觀條件，足以助成新宗教的發展者，俱已成熟。

在另一方面，有魯濱遜 James Harvey Robinson 這般史學家，說是公教發展，頗爲遲緩，且其內部派別複雜，各立門戶，互爭正統，直至三百年後，君士坦丁帝 Constantine 正式承認公教爲合法組織，始漸見起色。魯濱遜教授又說，與這正相反的，是那時穆罕默德所創的回教，以風行草偃的姿式，傳播神速，直至今日該教擁有之信徒，使誓反教各部門所得之總數，不敢頡頏。這兩位史學家所持的見解，形成不能妥協的正面衝突。但像普通的情形一樣，只要兩種意見嫉不相能，互持不下，那麼我們就可斷定，正確的意見，非此非彼，實別有所在。現在我們的目的，是指出公教在成長與勝利的途徑上，所經歷的實況。

從歷史上，我們知道在基多的時代，天下已粗安，漸成統一局面。正像吉本所說的，拉丁語與希臘語的勢力範圍，日益擴大；運輸交通，及國際往還，亦漸便利頻繁。但從歷史上，我們也看出那時的希臘人，羅馬人，雖在信仰方面，渴望着新宗教的產生，但他們的奢靡生活，淫猥行爲，與宗徒們及初期信友所宣佈的教理，適成冰炭不相容的趨勢。要這般傲慢放蕩的人，接受不

易了解的嚴正教理，承認一個磔死十字架上的囚犯做領袖，實行與當時生活習慣正相反的倫理觀念，道德標準，婚姻制度與家庭生活，真是談何容易！後來歷史上所記載的成千累萬的殉道者，正是在這情況下，宗徒們及接受信仰的初期教友的必然運命。

從奈龍 Nero 到君士坦丁，這二百五十年間，公教成了衆矢之的，遭受了一連串的威脅迫害，爲了信仰而流血犧牲的，難以數計。在這期間，有十次普遍的大規模屠殺，至各城鎮加於教友之壓迫凌辱，則從無已時。第奧可來先 Diocletian 在這工作上，尤大賣力氣，冷酷殘毒，無所不用其極。嘗於人前自詡說，他已將新教剷除淨盡！但是，說也奇怪，公教像有不可思議的誘力，一個烈士死難了，常有兩個加入補充，自願信從耶穌。這樣源源不絕的踏着先烈的血跡，視死如歸。這些新加入的教友，並不限於某階級，某行業，實包括社會上的各型類。從販夫走卒，到公子王孫。就是國家的師旅中，也充塞着耶穌的忠實信徒。大批的兵員，因爲不願放棄自己的新宗教，犧牲了頭顱。

如過想到死難者所受的酷虐拷問，淫刑毒打；想到他們在憂患中，每人所表現的安詳堅定；想到成仁取義時的所慣有的聖蹟——這使人猛醒的聖蹟，就是沒宗教思想的作家，也不禁驚愕失色，選爲寫作的材料；想到這一切，就越使我們覺到當時的情況，耐人尋味。這兩百五十年的流血，無從計數的公教信友的殉道死難，得來的結果，是在四世紀的初葉，君士坦丁承認了教會爲合法組織，政教間恢復了應有的關係。但事實上，那時的公教，已大見廣揚，其組織遍佈於文化

所及之天下。好多地方，如羅馬，義大利南部，希臘，法蘭西南部，西班牙及非洲北部，所有居民，多已皈依耶穌。更清楚一些說，在君士坦丁宣告承認時，教會已有一千五百主教。八百五十位駐節東方，六百五十位駐節西方——這個數字上的證據，使我們對於前三世紀公教的成長，得到個更顯明的觀念。

同時，這個事實的鐵據，對於史家魯濱遜教授的言論，說是公教發展遲緩，直至君士坦丁承認後，始見起色，也作了個有力的反証。實質上，君士坦丁所做的，僅是把已成的事實，用一紙文告來加以承認而已。因爲在那時期，公教在帝國全境已樹立了堅強基礎，其思想理論，深入人心，直有排除一切信仰，而完成統一宗教之概。至於魯濱遜教授說的，穆罕默德的回教，傳播神速一節，我們絕對否認此事可與公教相提並論。因爲當回教利用一切可能手段，宣傳其教義而大爲活躍時，公教則處處遭受迫害，但她還是不顧艱苦，與環境奮鬥。巴斯加爾 Pascal 認清了這一點，說了這樣的話：『如謂穆罕默道所採取的方法，爲人世成功之法，則耶穌之方法，吾人必當稱爲人世失敗之法；從穆罕默德之勝利上，吾人與其判定耶穌終必勝利，勿寧倒置其詞說，穆罕默德既然勝利了，如無天主援助，則公教只有覆滅之一途。』

這評論加在前三世紀的公教的奮鬥圖存上，非常正確；但如過加在隨後發生的野蠻民族南下的時代，則尤爲的當。像萬馬奔騰的怒潮一樣，許多野蠻民族，侵入這受着新宗教薰陶的帝國裏。千百年來建設的羅馬文化，慘遭蹂躪；待至風息浪靜，歐洲於暴風雨後恢復感覺時，則見前之

文化區域，俱成爲瓦礫場了！教會於驚悸中，抖顫的站起來，環顧周遭，見瓊樓玉宇的帝都，空餘斷壁頽垣，皇帝早已沮喪的出走，政府也無去向了。整個的歐洲給匈奴人，萬達人，高盧人及倫巴特人盤據着，殺燒劫奪，沒有一片淨土了。

教會的第一件工作，不是給這般野蠻人付洗，只是教以禮義，使粗知詩書。說到這裏，在教會的發展與勢力的擴充上，這當然又是個聖蹟。這般野蠻人從第四世紀到第七世紀，像豺狼似的在全歐嗥叫着。可是到了十二、十三兩世紀，他們在文化與信仰上，全已經提高到驚人的水準。他們建造的聖堂，神工鬼斧，巍峨壯麗，使近代建築家，引爲驚異。他們在巴黎，撒把滿加 Salamanca。同公教牛津 Catholic Oxford 設立的大學，負笈的學子，達兩三萬人。雖是文化與信仰，全這樣突飛猛進，一般人還是習而不察的叫它黑暗時代。大文豪但丁 Dante 與近來始爲學者發覺其偉大的哲學家，多瑪斯亞奎納斯 Thomas Aquinas，全是這時期產生的。當時因了信仰相同，各國步調一致，所以社會組織的健全，不只空前，卽迄於今日，亦屬僅見。

公教的成長與進展，常是這樣沉着堅定，自強不息的。雖環境惡劣，困難重重，但俱不足阻撓之。從其誕生至十五世紀，歐洲之任何國家，帝王，政黨……凡曾破壞其組織，希圖征服之者，俱告失敗而含羞殞滅。四百年前，宗教改革運動，氣焰萬丈，全歐如火如荼，已成燎原之勢；三百年前，英國壓迫教友，手段的毒辣，刑律的酷虐，得未曾有；一百四十年前，受着革命狂熱的衝動，法國欲置教會於死地；六十年前，在俾斯麥領導下的德國，頒佈了五月法 (Falk Laws)



三十年前，法國，沒信仰的康勃斯（Combes）立了結社法（Association Laws），但在這樣狂風暴雨的打擊下，天主教會却安然脫險，無損毫髮。她像被困核心，受着層層包圍，各種行色的戰爭，在她的四周展開。她成了攻擊的目標，成了暴君強權洩憤的對像。因了她的原故，使國際間起了嚴重糾紛，而兵連禍結。但任環境如何艱危險惡，她常能得到勝利，繼續成長，猛進無已。

近代惡勢力對教會的威脅迫害，氣焰之盛，與以往各世紀較，有過之而無不及。從外表上看，共產主義的性質，雖然偏重經濟與社會，但骨子裏乃是反宗教的。這從該黨要人的思想與行動上，全不難找到實據。他們的任務，像奈龍的一樣，是要把公教這一名詞與耶穌的精神，根本從社會裏消滅。他們公開的讚美無神主義，使之神化，從而崇拜之。此外許多形式不同，而實則與共黨相鈎結，對公教大施壓迫的，是那般用心陰險的人。他們要信仰自然，崇拜邪神，來代替這有着十九世紀歷史的天主教會。

但是，這個經過十九世紀縣縣不斷的天主教會，在過去曾征服了羅瑪帝國的邪神，曾維護了婚姻神聖與家庭生活，曾保障發展了文化學術，——在這一點上，雖史家欲顛倒黑白，而破壞其名譽，但終究無效；克服一切困難而愈戰彌堅的教會，今日又做了人類文化的堡壘。可以說她是「適者生存」的唯一恰切的証據。這樣，有誰敢說，這個教會，這個基多曾經允諾與之相偕，迄於世界末日的教會，對現在包圍着她的惡勢力，不會掃蕩廓清，而延續其過去的光榮勝利呢？

## 你對基多有何感想？

由於上海公教播音協會的幫忙，這幾篇演講，得以達到諸位的清聽。實在說，在這演講裏，我們沒說什麼新奇話。沒帶給諸位新奇的學理，沒打算把人生問題作個新的解決。凡我們肯說並且能說的，全是千百年來，在千百個不同的地方，由於千百個人，用千百種不同的方式說過的。所以，這演辭裏的思想，在滔滔不窮近代出版的公教書籍裏，你們全可以找到。在那裏解釋的詳盡，而明晰，一目了然。你能追源溯流，找到這思想的出發點。從庇護十一 Pius XI，良十二 Leo XIII，大額我略 Gregory the Great，一直回溯上去，到盎博羅削 Ambrose，多明我 Dominic，方濟各 Francis，再上去，在非洲的海邊上，可以找到大聖奧斯定 Augustine，以後，經過東方可以找到代爾多良 Tertullian，和教會初期的聖師們，他們的學識泉源直接來自宗徒，而宗徒則得自天主。公教確是老了，十分老了，但誰能說她舊呢？鮮嫣的旭日，明媚的落暉是老了，十分老了；巉巖的山峯，澎湃的海洋，星月皎潔的夜空，含苞欲放的玫瑰是老了，十分老了。但它們依

然清麗秀潔，依然動人美感，依然與人以高妙思想，啓人詩意。它們『老則老矣，舊則未也。』

所以，我們的目的，並不是要有新的議論，只是對老的加以解釋，把公教的基本原理，簡明扼要的呈獻於諸君之前而已。我們深切的相信，如過諸君能把素常聽到讀到的關於公教的惡意宣傳，歪屈的事實，真假含混的理論，暫時忘記，那麼，在公教的真理裏，你們會找到靈魂上的至大慰藉。生活上的疑難，煩惱，及一切不解之謎，皆不難迎刃而解。我們確實的知道，凡跟從耶穌指導的人，在不可避免的生活憂苦裏，全可尋到內心的安定，希望與力量。在這掙扎奮鬥以圖生存的戰場上，我想這內心的定安，希望與力量，是每人都急切需要的。

我們一開頭，就有好多人走錯了路。我們欺騙着自己，想在這塵世上找到天堂，可是找到的只是傻瓜們的天堂，一切都混亂雜糅，全不合理，全像與我們生來的天性起着重大磨擦。就是我們所有的一點常識，也會看出來，全智全善的天主絕不願意要有這樣的一個畸形世界。但在這點上，我們的常識居然失敗了。因為我們不猜疑自己有絲毫錯誤，却認定錯誤的是天主。而且如過天主做出錯誤來，那顯然的天主是根本不會有的。

在這世界上曾經生活過的一個最聰明的人，却不容許自己受這欺騙。基多從沒希望在這污臭的塵世找到天堂，對追隨着他的同志們也沒允許過這樣的天堂。他生在窮苦人家。手做嘴吃的過日子，流着滿頭大汗，掙到每日的麵包。他的生活全是憂患，痛苦，禍害。但他却有勇氣說：『我是路，隨我來。』顯然的，他沒希望得到一個人間天堂，為跟隨在自己後邊的人，也沒打算

你對基多有何感想

預備這樣的天堂。他反覆的警告我們，不要堆積金銀，不要希望在這裏找到天堂。但當仰視天主，在一切行為上，敬遵主旨而奉命唯謹，這樣把寶藏儲存在天堂裏。在他看來，政治，經濟與財政，並非什麼十二分重要。只有一個思想，支配着他的全部人世生活，『我來這裏，在實現派遣我來的聖父的旨意。』凡基多認為真實的，他的教會也認為真實。所以公教的職責，並不在使人身體上快樂，物質上滿意，並不直接的改善世界，使政治制度與經濟組織，達於完善境地。她的主要使命，乃在教人服事天主，善承主旨而遵守其誠律。至於社會的改善，僅是公教工作上的副產物而已。

因了對於基多的性格與使命，多有誤解，所以我們對教會的認識，也不正確。我們每人全自造一個基多，使其言行性格，一切全如我們的意思。結果，對天主給我們的基多，全不願整個的接受了，甚至於我們中自認為教友的，也犯了猶太人關於默西亞的同一錯誤。當着人第一次反抗天主聖意時，他受到了應得的處罰。但因了惻隱心的促動，天主許給這囚犯一個救世主。一個什麼樣的救世主呢？來挽救經濟上不景氣的救世主嗎？當然不是的！來刷新政治，整頓國庫破產的救世主嗎？當然也不是的！來拯救身體痛苦死亡的救世主嗎？當然也不是的！那麼，是什麼救世主呢？天主許的救世主，乃是一個要把人們反抗天主所釀成的巨禍，加以弭補的救世主；在巨禍所造成的鴻溝上，架起橋樑，從新聯接起人神間的交通綫來，這樣把人領到他所棄舍了的天主跟前，從新做天主的孩子，天堂的繼承者。救世主的工作，就是這一點，此外，概不負責。

時間拖着沉重的脚步，一世紀一世紀的走過去。希望救世主來臨的聲浪，也一年年的響亮了：救世主要來了！受着天主感召的先知們，隨着歲月的消逝，在模糊的救世主的畫像上，時而加上一點，一綫。所以，春來春去的一年年過去，實現這希望的時期越近了。同時這帶有神秘性的畫像，也就愈見其明朗清楚了。在梅瑟 Moses 的眼裏，救世主是個先知，與他具有同一能力；在達味 David 的眼裏，救世主是個皇帝，是他的後裔，要承繼他的榮譽，也要承受他的病苦。作聖咏的先知們，甚至發見了救世主的名子；這個未來的君王，永久的皇帝，要被稱為加冕的天主，救世主和默西亞。就這樣的，在這預示救世主降世的畫像上，先知們先後添色着墨，把一切應有的綫條加起來。說他要誕生在加利勒亞 Galilee 的白冷那 Bethlehem，一個童貞女做他的母親。他要把福音講給良善心謙的人。他要騎着驢子走進耶露撒冷 Sion。他要遭受輕蔑，擯棄，被人殺害，像一頭小羊一樣；他的衣服要為人撕裂均分，外套為人拮据取去。他的手足將被刺穿，酸醋將沾潤他的焦唇。他將受罪犯的死刑，但他也要光榮的復活起來。他的靈魂將從地獄中被救起而肉身亦不腐爛。這樣，他可坐在耶和華 Jehovah 的右邊，常統治着人類的心靈。

在漫長的期待中，受着天主感召的先知與預言家，對於救世主所看到的，畫出的，就是這樣的一幅像；這就是虔誠的義辣爾人 Israelites 所切盼着的默西亞。但當「他來到自己的人們當中時，他們却拒絕容納他。」這是為什麼呢？唯一的原因，是這幅天主聖手所畫的像，他們不滿意。他們所要的乃是他們個人自出心裁的作品，現實的救世主與他們想像中的默西亞不相符合。這

你對基多有何感想

就是說，關於默西亞的一切，他們已有成竹在胸，希望天主派來的救世主要完全合乎他們預想的條件。

可憐的愚蠢人們！你們幾時才能了解自身並非全能的呢？幾時才能對於自身作一正確評價，承認自己軟弱，可憐，容易錯誤，需要指導，需要造你的天主的援助呢？直到現在，我們雖然已有十九世紀的長期生活了，但在言行上，還是像思想簡單的孩子，浮躁易怒，乖戾張狂。在無限的仁慈裏，天主自碧空中，俯身下瞰，欲挽我們同歸天域。用他的無限智慧和能力他造了個救世主，作了一個橋樑，把有限的人類與無極的天主，中間的鴻溝，連結起來了。使他具有二重本性，為真天主亦為真人，這樣完成人類的救贖；但在我們的傲慢與無識裏，認為他沒具備着救世主應有的條件，把他拒絕了。我們需要的救世主，是能從勞働與貧困，疾病與死亡，戰事與爭鬥，及無道的政治裏，把我們救出來；是能把惡劣的人性，變成天神一樣美好，能使我們富庶裕足，能把塵世變成天堂。

但是，天主的聖意，却不像是要從這些憂苦裏救援我們；因為他給我們的救世主，乃是生在貧乏裏的，靠着做工來活命；並且受仇敵的迫害，朋友的負責，遭誹謗，譏諷，惡言中傷，唾面，最後囚犯似的死在十字架上。甚至於自己家庭的經濟情況，救世主也沒有改善的思想，也沒打算使自己的國家，在政治上控制別人，在軍事勝利。他一生從沒鼓吹過政治叛變，也沒直接的改善工人生活的運動。但事實上他却領導了人類有史以來的最大的革命。這樣看來，無疑意的，

關於救世主的畫像定有錯誤；對這錯誤的解釋，只有兩種：或者天主畫走了樣了，或者我們『畫虎不成反類犬』了。

如過從天主的行爲上，我們能看出他的心意，那麼，顯然的，我們所願意賴着救世主解除的憂苦，他一定看着並不十分緊要；一定還有一個更嚴重，更陰險的禍害，直接的對人性與以根本打擊的；如過能把人類歷史懂清楚了，我們就會看出那禍害就是反抗天主誠命的結果：他的名字就是令人厭惡的『罪』。爲了這唯一的原因，我們必需有個救世主。如過對天主的本性與人的本性，有一點了解，我們也會看出，天主給我們的救世主，正是人類的唯一救星。

我們反抗的是無限的天主，激怒的是無限的正義，只有用無限的人的行爲，才能適當的補償這罪愆。有限的人，不能做出無限的行爲。無限的天主不能做出人的行爲。只有兼有人性與天主性者，始可做出無限的人的行爲。因了這個原故，所以天主聖言與肉體結合，取得人性，變成血肉之軀，居於人世；因此也就有了『救世主耶穌』的是天主』的道理。如過無限的正義要求賠償，那麼耶穌就必需是天主才可。因爲若不是天主，其行爲則純屬人性，無論其如何偉大，也不能補償人們所激怒無限天主的任何言行。

只有最近幾年來，社會上一般的人才漸漸的覺到，人間流行者一種卑鄙，惡毒，大胆而不合倫理的宣傳。在教會裏，因爲從這宣傳的毒計上，吃過大虧，所以四五百年以來，我們對它就認識的很清楚。我們看見過油嘴滑舌的敗類，和舞筆弄墨的文人，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使全世界

信之不疑。晚近二十年來，世風日下，這般敗類的法術，亦花樣翻新，出神入化；但其人寡廉鮮耻，公開作惡，吾人實不解凡稍具常識者，如不是堅欲受其蒙蔽，何至竟爲若輩所欺騙？

說是大量的毒性宣傳，用在反對救世主的天主性，這不但可能，恐怕還正是事實吧？說是因了政策與成見，偏向與固執，不學無術與道德敗壞，這一切全做了向基多天主性進攻的動機，怕不是過甚之詞吧？從不信天主或超自然界的人，你希望他怎樣的批判基多呢？從一個否認靈魂不死或死者復活的人，你希望他說什麼呢？對於主張人只是物質，或人只是精神；或說天主卽人，人卽天主的，你能希望些什麼呢？當然的，他們絕不會給你一副正確的基多像，因爲基多絕對否認他們這些見解，而所教的正是與他們根本相反的道理。

你會否注意到唯理派 Rationalism 關於基多的見解，近來已彼學術界反對？你會否注意到真正探求真理的人，在方法上已有所改變？如過你沒注意到這些事，那顯然的你是疏忽了現代最令人興奮的一點。真正的學者，對福祿特爾 Voltaire，盧梭 Rousseau 與勒南 Renan 的老套子，已不感興趣。他們要撇開這些前人的宣傳，自己做些研究的工作。他們檢出新經來，想自己回答這問題：「你對基多的感想若何？」你或者驚奇，他們找到的回答，與伯多祿對這同一問題的答案，十分相似：「你是救世主，是長生的天主的兒子。」在這答案中，他們的意見與伯多祿的完全同一，也正是基多那時所稱許的。這裏所說的「天主的兒子」，並不是如同說一切人類俱爲天主子女一樣，因爲若這樣，就用不着什麼聖父的特殊啓示了。



「你對救世主的感想若何？」直到現在這問題還是如同耶穌生前一樣的那麼重大，急待解答。有無數誠摯善良的人，對這重大問題，渴求着一個回答，但不幸的，他們所講教的那些人，永不會有個正確的回答：他們所請教的那般人，根本不認識天主，所以對於人的觀念也自然不正確；那般人因了利慾薰心，爲了達到其政治目的，完成其經濟計劃，所以對救世主的肖像，一任其熱狂癡想隨意塗抹。那般人的偏狹心胸，只看到救世主的片面，看到一個特殊的體態，一個偶然的身影，所以得到的圖像，歪屈殘缺，不足以代表這個有史以來的唯一大人物。

你對救世主的感想若何？翻開新經讀一下。如過可能的話，最好把從前聽到讀到的完全忘記，當做是破題第一次你讀這部耶穌傳，而其著者與耶穌相知甚稔，於其生活及工作，多屬目覩，是他的學生，他的門徒。要努力從字裏行間，看出一幅齊全美滿的像。要看出溫良謙遜的耶穌，看出登山垂訓的救世主，看出不耻下人，友愛克己的基多。但不要疏忽了，還該看清楚是有威可畏，大權在握的救世主，同他那大義凜然的談吐。

你對救世主的感想若何？溫良，謙遜，可愛，慈善，忠恕……，是的，的確是的！但如過只把他看做一個人，那麼，對那樣一個公然違犯聖律，冷冷的說「我比聖律還大」的人，你作何感想？你能想像一個普通的謙恭人，會用自己的名義擅自赦免觸犯天主的罪惡，並且還把赦罪權傳授給人；對門徒們說：「你們赦免了的，我也赦免了」嗎？你能想像一個普通的謙恭人，會指着自已說：「看呀，一個比若納 Nahash 還大的人物；」「看呀，一個比撒落滿 Solomon 還大的人物

你對基多有何感想

；』「在亞巴郎 Abraham 以前，已經有我」的嗎？你能想一個普通謙恭的人，會聲色俱厲的對自己的仇敵，冷酷的詛咒；偽君子，粉飾的墳墓，蝮蛇的後裔，地獄的敗類。並且還用永罰來威嚇他們嗎？

一個普通的人，向全人類要求忠順服從，甚於丈夫之於妻子，父母之於子女；對這樣的人你作何感想？一個普通的人，硬要委派自己做裁判生死者的法官，對這樣的人你作何感想？一個普通的人，說是：「一切的東西全交給我」了……上天下地的一切權能全交給我」了……我與父為一體……看見我的人也就看見父了……我是路，是真理，是生命……我是復活及生命。」對這樣的人你作何感想？

如過在基多身上，你看見的只是一個人，那麼你如何能使溫良謙遜的性格，與恣睢蠻橫的自私，同在一身呢？如過在基多身上，你看見的只是個人，那麼用什麼樣的理由你才能說明他不是個病狂者呢？可是，只有病狂的人才敢說救世主發瘋，病狂。他被判處死刑，是因了他說自己與天主是平等的。當他立在本國的神聖壯嚴的法官前時，大司祭用天主的名義問他：「你是救世主嗎？」他矢誓答道「我是。」他們的意思，他深切了解；他的答語，他們也不是不明白。他的回答很直爽，簡短堅決。他說自己是天主的愛子。他們判他死罪，也就是因為他自稱是眞天主，自稱是耶和華 Jehovah。

撇開復活的事不談，只在他的言論行為與所要求的權利上，他的天主性也已昭然若揭，不容

你不信了。不過信仰與否，并非只在三段論法証明的準確與否，還要看一個人的心地如何。要想追隨謙遜溫良的耶穌，圖恃才智與推理，是不够的，還必須心地正直，不仗恃自己的聰明，虛心受教才可以。假如我們要想看見基多的天主性，不能只用腦筋，必須用上我們的心。由於仗恃自己的小聰明撒旦背叛了天主。今日無數的人們，不願承認耶穌之天主性，其原因亦不外仗恃聰明，不甘服從而已。他們要崇拜自己，寧願向自己的聰明，彎腰致敬，不肯向造他們的天主低一低頭。

這樣的解釋，把現在以及過去未來的無信仰者或不關心宗教者的心情，完全說破了。爲了解天主的精微奧義，並不必依恃優越聰明，只靠心情謙恭，思想純潔，再以虔誠精神籲求上主，啓發智慧，這樣就不難茅塞頓開，豁然開朗了。依恃自己的小明智，很容易使人自擡身價，忘記天高地厚，因而傲慢，因而冷淡天主失去信仰。天堂與天主智慧的寶藏，與我們的驕傲是不能相近的。必須用謙卑之信德爲前導才可。所以真實智慧之獲得，要看精神上的態度如何而定。這種態度，可於大聖安瑟爾莫 *St. Anselm* 之祈禱中見之：

「主乎，於爾聖智之深淵，吾不敢妄測其深淺；實以吾之涓滴聰慧，與爾之浩瀚智海不可同日語也。但爾之聖智，吾既深信切愛之矣，於可能範圍內，吾尚欲稍有所了解。因吾非爲信仰而求了解，實乃爲求了解而信仰之也。」

你對基多有何感想

## 基多與十字架之謎

在世界上天主教會據有超絕地位。雖是一般人對這地位不能容忍，但却都是承認的。這超絕地位的獲得，主要的是因為教會主張只有自己有解釋基多的特權。可是，教會堅持專利的特權，尙不止此，如世界懂清這個，對她恐將更不能容忍。教會不但自認爲基多的代言人，闡發他的教義，擔任他的工作，並且自認是基多在世界上的代表，說基多不折不扣的在她的組織裏，繼續工作，及無窮世。

在世界上，基多曾傳教，工作，爲人類犧牲了性命。現在這人間雖已看不到他的身影了，實則在教會的化身裏，他仍然在傳教，工作，爲人類犧牲性命。在這情況下，教會執行基多的工作，一定正確無誤，完全像他自身一樣。『聽從你們的人，也就是聽從我』，這是基多給於教會的鄭重保證。所以教會就像他一樣的講經說教，負起社會導師的責任，教人以生活準則，及如何利用世物，以獲得最後福樂。

的確，我們需要教導。因為對瑣事俗務，及擺脫不開的生活問題，事父母，養妻子……我們未免過分重視了。我們像是本能的把這些問題的重要性，漫無限制的擡高，遠出於其真實價值之上。也就是爲了這原因，生活上的煩難層出不窮了；一切人世坎坷，全發生於對事物的錯誤評價，與對事物的利用失當上。

我相信避免這錯誤的評價，與失當的利用，有時並不容易。比如說吧，價值巨萬的鐵路與一杯冷水，貴賤之差，真是無從作比了。但從聖經上我們有確實的保證，能够說：遠在鐵路碎爲廢料，爲人忘記之後，一杯冷水的施與，却能給人無窮福利！

在這世界上，有無窮類型的事物，在誘惑我們，舉其犖犖大者，如健康，富庶，快樂，安逸，長壽，和其他等等事物。這所舉的還全在法律範圍內，並不是想入非非的。除此之外，還有一件東西，若不作深入的透視，看出它的真實價值，我們就不會對它發生好感。這東西就是痛苦，與死亡的大問題。要說世界上大部份的人，全在用他們的精力時間，爲躲避這兩個東西，絕非過甚之詞。

從某種觀點上看，痛苦像是生活裏的重要成分，人全拋不開它。爲了這原因，一般人就着它是個不能解決的問題。人類對造物主非難最烈的，怕就在這一點上，說：『如過你們的天主是全能全善，爲什麼他容許自己的造物受痛苦，受折磨，像個毒瘤似的，一直吃到人類的心呢？』罪有應得的苦難，并不成爲問題。比如殺人犯的上絞首架，虐待妻子的遭鞭打，我們看着並

無若何可憐。成問題的乃是無辜者，兒童們受苦忍痛，哽咽着的母親，跪倒在已死的愛子床前；憂戚沮喪的父親，因了失業看着子女們號寒啼飢；病人的纏綿床褥，醫院裏的呻吟哀呼；戰場上的大屠殺，隨着戰事發生的奸淫擄掠，這一切全構成嚴重的問題。——這些同其他不勝枚舉的苦難，公教全總括起來稱之曰「十字架」。

苦難的問題，人的推理是找不出頭緒的，但解決起來却很簡單。老實說：就是天主造人，並不是爲這塵世，乃是爲永生。但這不識擡舉的人，却有意的犯罪，把自己的前途斷送了。爲了彌補這禍害，人間於是乎有了苦難。所以這問題不是：爲什麼天主容許自己的創造工程受苦難的折磨，該是爲什麼人先毀壞了創造工程，使天主用苦難來彌補這禍害？

至於爲恢復毀壞了的創造傑作，天主爲什麼選擇了苦難，我們用不着問。他選擇了苦難這個事實，就是個很明白的回答。不過有一點須指出的，就是天主選擇了苦難，絕不是爲了苦難的原故。如過有人想他看着自己的創造工程，在劇痛中痙攣的嘶叫；看着自己的愛子在日色瑪尼 *Getsemane* 附近的橄欖林裏，於重壓之下跌倒；看着無情的皮鞭，在空中起落着，凶猛的抽打着他已裂的兩肩，使他的聖血，在比辣多 *Pilate* 的公署裏，四處飛濺；看着聖瞻禮六下午三小時的酷刑，刻骨痛心，發爲悲聲：叫道「主啊，主啊，你爲何拋棄我？」看着這樣傷心慘目的現象，會感到愉快，那無疑的是侮辱天主。

看見了十字架上的救世主，我們就看見了痛苦問題的最尖銳階段，可是我們也看出了這個問

題的解決方案。天上的聖父，看着罪惡這樣殘暴的殺害他的愛子，不由的也驚怖失色。但這樣性的無限價值，還不是這慘痛的流血和死亡，却是慘痛流血的原因，就是救世主心裏的愛情。因了愛天主，這使他不惜流血把人加給天主的污辱，洗滌清除；因了愛人，這使他為他們捐軀捨命不顧一切的死去。

在幾年前俄國有一些人被警備處，判罰打皮鞭。那時，在俄國正盛行着這種酷刑，叫做 Knout。這羣人按着次序，全皮開肉綻的領受了毒打。最後挨到一個十八九歲的孩子，是同犯中年齒最小的一個，他嚇的滾在地上戰抖着，號啕大哭。當執法兵要拖他到刑架時，忽然一個兵士走前一步，脫去外套，願意替這孩子領打。這請求被准許了，那孩子就脫免了。

基多為我們做的，正像這兵一樣。當我們的原祖因了自身罪行，高揭反抗天主的叛旗時，罪惡之門便開放了，世界急遽轉變，每况愈下，真像聖經上所記載的，天主根本懊悔創造了人。當憤慨的正義呼求處罰時，基多來救援了我們，把自己擲到罪惡掘成的陷坑裏，袒背露體，甘願替人領受這頓毒打。犯罪的是人類，基多却以人類代表的身份，擔當了這懲罰。

這就是基多的苦難。但救贖人類的代價，他已完全清付，人世痛苦還不完結嗎？我們現在看到的一切痛苦，是爲了什麼原因？天主如何隔岸觀火似的，看着他所愛的許多人在憂患中生活而無動於衷？

我們可把痛苦從兩方面看。第一有償債的意義，償還人類對造物主的債款。不只爲個人的罪

行，且爲全人類的愆尤。爲個人罪行，負責賠償，沒有什麼難處，無須詳解。因爲就人的觀點來說，使破壞法紀者，賠償損失，作奸犯科者，膺受刑罰，全是很合理的。但是爲別人的罪行，爲別個民族，別個國家，爲全人類的罪行分擔責任，這就有點不好說了。與自己全然沒關係，也要爲這罪行負責受苦，這是怎麼說呢？可是，我們要弄清，不要把受痛苦的個人與社會分開，看他，是單獨存在的。一個純潔的孩子，也要受苦受痛，我們看着似不很合理；可是我們必需要了解，孩子是人類的一分子，把全人類的罪惡，要人類一分子的孩子負其應有的責任，並沒什麼說不過去。

關於正義的見解，我們全不免有短視的毛病，知其一，不知其二，狹隘淺薄，而固執已是；如過一個事件的發生，不合我們的觀念，就按捺不住的咨嗟感嘆，見於形色。將來有一天，我們的狹隘見解，擴展開來，與天主所持的正義條件，畧形接近，對現在認爲不合理的事件，再不會驚異了，所驚異的，是自己本着偏狹見解，居然誤會了天主聖意。在那一天，沒有誰比這個純潔的孩子，對天主更有感戴的思念的，因爲現在的憂患，（除非他自己破壞了天主的計劃）到那時已變成了永久的快樂，享受不盡，沒有誰能搶奪掠劫了去。

但在痛苦裏，除制裁懲辦的意義外，還另有別的作用。這全靠我們自己能把生活裏遇到的明槍暗箭，同一切身心上的憂患磨難，善爲利用才行，——換句話說，就是背起我們的十字架來，遵守着基多的命令，跟着他走去才行。在這意義下，所謂痛苦者，絕不像心術敗壞的人說的，是



個大洪爐，用來煎熬人性，加以折磨。却正相反，痛苦乃是個神聖的坩鍋，在它的鎔煉裏，我們生命裏的黃金，會浮出表面，質地愈為精純。

這功多效宏的痛苦，我們要等着天主給我們送上來嗎？我們人中，大多數只能作到這一步，就是在接到痛苦後，神色怡悅的肩荷起來，或至少勉勵着怡悅的肩荷起來。這兩件事是沒什麼分別的，因為在天主的眼裏，只要勉勵就是成功。在這點上，天主特別哀憐人類，因為我們很難能忍受痛苦，而無所怨尤。

但有一條更高的路，就是自動的起來去尋求痛苦，像基多所作的一樣。他『有快樂在面前，却故意揀了十字架。』這樣我們找到了教會內克苦的鑰匙。克苦的奧義，人多不解，因為自找苦吃確是有點不好捉摸。一般人說這是宗教熱狂，完全看不出在生命的戰鬪裏，克苦實為最犀利的武器。在我們的心裏，有兩個意志，一個卑鄙無耻，一個正大光明；因了這兩種意志的不同，所以就常常交戰，永無已時。聖保祿說：你這個是在他身上爭取主權的第二條法律，『我要做的善行，』他說：『做不了；但存心避免的惡行，却偏做了。』這個煩難問題，我們全擺脫不了，解決的方法，最好也要學聖保祿，就是用克苦，直言之，就是自找苦吃。『我克制我的肉體。』他寫道，『使它服從管理，因為恐怕我給別人傳了道，我自己反被棄絕』。

這樣看來，痛苦已不成問題，已不僅為彌補罪愆的償債手續，并且也是天主聖意的奇妙安排，要他的人民能在这上面開闢出一條永生的道路來。

雖然關於痛苦已沒有問題，但明白的說，這其間實在還有一個很深的秘密。我們知道，天主用了痛苦，恢復了叛變的人類的地位。這是一件只靠人類絕沒希望的工作。不論任何人，甚至有的人全拚在一塊，作一個大規模的總犧牲，也不能把人類冒犯造物主，高揭叛旗，狂呼：『我不要服從』的大罪，加以絲毫的補救。只有基多才能補救這個罪惡，他也真的受苦受難，把這個罪惡補救了。但對這重大的災禍，我們全當引咎自責，每人分擔一分痛苦才算合理。

所以，只要有人活著，基多的痛苦就持續下去，直到地老天荒，世界窮盡。可是，他現在已不能覺到什麼痛苦了，一切痛苦在聖瞻禮六全受够了。在那一天，爲了我們他忍受了極大的苦難。現在輪到我們的班了。基多雖然仍有苦難，但苦難是在我們身上受的。我們必需與他合作，供獻出身體來讓苦難折磨。基多要把我們受的苦難，引爲己有，使之神化，這樣它變做了我們反抗天主的賠償。並且，在這賠償性質外，如過我們對苦難甘之如飴，或者勉強着甘之如飴，那麼基多會把這苦難，給我們變做購買永生的價錢。這票生意的成交，須要我們自動的同意，至少是消極的同意。

說到這裏，這件神秘已經不是痛苦的神秘，却是愛情的神秘了；不是我們受苦難，却是基多在我們身上受苦難了。就是他把他自己與我們結而爲一，把我們帶到他所願與我們同享的永久世界裏去。

但是，翻回來說，基多在他人的身上受苦難，這話有什麼根據呢？這不是捏造的一種信仰嗎

？且讓我講段宗徒行實看吧：在羅馬的麻沫汀 Marmertine 獄裏，聖伯多祿 St. Peter 等着執行死刑，以身殉道；在這期間他不肯放棄機會，便給看守自己的兩個獄卒，講道說教，結果都領了洗。兩個新教友慫恿聖人逃走，一大篇的理由，聖人果然聽了。可是當他逃出牢獄，走出城門的時候，忽然看見基多迎頭走來，背着十字架，像三十年前他在耶露撒冷街上背的一樣。在驚喜中，伯多祿喊出聲來：『主啊！你到那裏去？』基多回答說：『我要到羅馬去受釘，』說完這句話，一切全不見了。伯多祿於是悟出了其間的含意，立刻轉回身來又走到獄裏，靜待一死。基多又要從新受釘，不過這次是要在他的大宗徒身上受釘了。

伯多祿並不是第一個死難者。在他死前的三十年間，教會已浸在忠實信友的鮮血裏，在他死後的二百五十年中，羅馬帝國把積蓄着的實力，完全消耗在戰爭裏，希望能根本消滅公教，但結果失敗了。在那時期，成千累萬的信友，男人，婦女，孩子，全神色怡然的甘願受殘酷的死。他們的快樂樣子，如過不從正確的觀點解釋，簡直的看着不自然，使人莫明其妙！並不是他們受苦難，實在是藉他們的身體基多受了苦難。他並沒減輕他們的痛楚，正像他沒減輕自己的痛楚一樣，只是加增了他們的力量，使能忍受這苦難。——一句話說破了，這就是一般人所以能視死如歸，掩不住的欣喜像新婦會見新郎一樣的原因。所以，這絕不是捏造的信仰。因為對於他們，死還不就是永生之門嗎？

十九世紀了，這衝突繼續着，永無妥協的希望。因為這執迷不悟的世界，不會從過去的經驗

裏看出自己的錯誤，而斷然改絃更張。它不自量力的，起來反抗基多，結果基多藉着苦難勝利了。它又奮其螳臂，起來反抗教會，結果教會也藉着苦難勝利了。現在羅馬帝國久已覆滅，而教會則仍然所向無前，保持其勝利，而且要一帆風順，迄於永世。教會常從內外兩方，蒙受攻擊。其勁敵則每爲所育子女，利令智昏的轉變而成。負賣基多的，就是他的隨侍左右的弟子。現代的歐洲，教會最凶惡的仇敵，至少半數以上是失落信德的教徒。但願天主寬大爲懷，使基多對如達斯 Judas Iscariot 說的那句詛咒性的話，不落在他們的身上，——『爲這般人着想，還是從來沒誕生的好。』

世界裏滿了苦難，身體與精神全受脅迫；貧困，惡運，疾病，人與人間的殘暴，國際上的欺凌傾軋；無論什麼地方全是十字架，全是十字架的暗影。這笨物真是人類可厭的重荷啊！但當我們了解了背負十字架，或者勉強着自己背，全算是給天主做工的時候；當我們覺到這沉重的笨物，有時甚至於把人壓倒，乃是被釘穿的基多的手放在我們肩上的時候；當我們聽到他的語音，不僅要我們背，並且進一步的，要我們跟隨着他背到死亡的時候，就覺到肩上的十字架輕起來，而且也不令人討厭了。說到死亡，這真是人間最起碼的一點苦難，只是當我們從這上僅看到棺木，和墓場裏的鬼氣陰森的幽靜時，那當然不免感到悲傷痛苦。但是當我們從這幽靜的黑門，一直看過去，看到遠方的世界，燦爛的太陽，從佳木葱蘢的山頭昇起來，照着一片錦繡的天國時，這所謂死也者，就全沒什麼可怕了，由它所產生的苦難，也就在耀眼光華中化爲青煙了。

## 萬古常新的耶穌基多

一天，一個滿手胼胝的木匠，把斧頭鋸子收藏起來，拜別了母親，帶着一個新消息走出了自己的家鄉。他經過城市村鎮，向聚攏來的人們講論，漁夫，收葡萄的工人，寡婦，商人，泥水匠，乞丐，街頭嬉戲的孩子，日暮數過羊羣的牧者，還有逗留街頭終日無人僱用的短工。他不停嘴的講着，講油鹽柴米，縣羊山羊，空中的飛鳥，真珠與豬糞；劃破長空的閃電，造在河邊沙土上的茅舍，不耐風雨；建在石上的大屋，基礎鞏固等等。這全是些平常的事情，很好懂，更因為講的人是個木匠，是個本鄉人，所以聽着就越順耳。但是他這個人在平凡中却總有點奇妙。雖是木匠出身，說的全是家常話，但絕不俗膩浮淺。用着清爽的語調，刻畫的字句，他的話全打入人的深心。聽着他說：『在亞巴郎 Abraham 以前，就有我。』時，就像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一樣，毫無虛假。有時候像在平靜的湖裏，拋落一塊石子似的，他對着心神凝注的聽衆，說出他日後將要親來審判生死者。

韋爾杜朗 Will Durant，套着無信仰者的俗調子，說這些消息，平凡無奇，全沒什麼新鮮。但是，這消息的確新鮮，直至今日，它還是有價值被叫做聖經，叫做福音。因為，對於我們這個深陷泥沼的世界，它的警關言論，切中時弊，正像對腐敗的古代社會一樣。這個平凡人物的一言一行，全新穎奇特，意味深遠。直到現在，依然犀利明快，一若新磨過的刀刃。舉例來說，下面這個短句子，每個字全含着豐富的意義，正像一棵結實纍纍的樹枝，幾乎要被壓斷一樣，他說：

『我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

『我是道路。』他的言行，常是密切一致。所以，如過他叫自己是新的立法者，他必該擎着一部法典來；至少也該像梅瑟 Moses 一樣，帶來幾塊石版，把自己的法條，清楚的雕鏤在上面。但事實上，這些事情他全沒做。沒帶來法典，石版，沒帶來任何寫出的東西。只把自己拿出來了，他自己就是法典，就是教理的全部。他是道路，如過我們願意得救，就必需追隨他，走這條路。他的新穎奇特，從生活上的一言一行裏，全表現出來了，雖然我們對這些言行，因為談論的過於熟了，反而不覺到若何奇特了。他不顧危難的跳進無底的深壑，把造物主與受造物間的無限長距離填平起來，一個詩人對他的降生地，唱出了這樣的讚歌：

『我們的天主拋了天堂降生在世上。』

在一個——如過你不知道怎可瞎講？

錯了！……

不是的，沒有多少避風的房屋只是滿了歌唱。

那完全不合乎人們的理想。」

他跡在僻靜冷寂的木匠店裏，過了三十年的寶貴光陰；這使一般期待彌般的人，全不免失望。他知道世界只是個舞臺，人全帶着假面具在那裏做戲；每個人的真實生活，在幽獨裏才能表現出來。這樣他到後來可對人無愧的說，「我給你們立了榜樣。」迨時機成熟了，才在神聖化的人性裏，突如其來的出現在驚悸的世界裏。當時一般長老與法利賽人，吹毛求疵的要在他身上找出罪名，致之死地，但結果失敗了。他的聰明才智，全達到極度，但因為是平均發展，所以保持着絕對的調諧。而不是只以某一種特有的才幹見長，他的一切全是質樸，至極的均衡，平靜的偉大。因了他的來到世間，人類生活受了重大影響，立刻就成了風尚，競相仿效。十九世紀以來，成千累萬的人，全在不辭艱苦的使自己的生活，與他相似。一般聖人的行為言論，所以很能感人者，就是因為他們模仿的逼真，酷似他的緣故。聖芳濟 Francis of Assisi 的貧苦，聖味增爵 Vincent 的博愛，以及聖沙勿畧的救靈熱，全與基多逼肖，令人嘆賞不止。

但在任何德行的實行上，就是聖人中的佼佼者，也不能超越基多，甚至於也不能與他作比。他高高在上，使人可望而不可即。可以毫無愧怍的說自己是全世界的理想人物。他是工人的模範，手上生滿死肌；是教師的先輩，從沒誰像他那樣的誨人不倦；平民在他身上也有所取法，因為他的飲食作息，全為實現聖父的旨意；統治者也有所借鏡，因為他是萬王之王，在降世時，三王

不遠千里的趨前致敬；他的觸摸，沉疴立起，使醫生引爲驚異；他的威權，喝斥風浪，使水手不敢正視；他的言詞，生動潑刺，文人嘆爲觀止；他的機智答辯，如電掣風馳，使奸人不敢再問，使律師驚奇稱異；窮苦的人，再不用憂悽愁悶，因爲他就生活在窮苦綫上；法場授首的死犯，記着他對十字架上右盜的言詞，心裏有了慰藉；甚至共產黨徒，因爲他憎惡富人，也視爲先師；——雖則富商大賈，如淑行約身，也不失爲他的同志。世界在威惶的急遽轉變，但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還是只有他所指出的那條大路。事實上，曾經有過一個時期，基多依照着自己的意思改造了社會，使天下大治。如過現在我們給他半點機會，這大治依然可實現於今日。

「我是真理。」他帶給人間的消息，雖然我們能坐下去一次讀完，但這些消息却並不是一天內講完的，也並不是在機械式乾枯乏味的座談會中，連續發表的。他的主要教義全帶有革命色彩，只是數量上很少，如：真福八端；天國；三位一體；天主是大父，人類皆爲兄弟；愛天主兼愛人等。這些消息多是偶然講出的，多是因了講道時有這需要，就自然的發表出來的。所以，一般的猶太人是全聽到的。

聖伯多祿，這個倒釘十字架的人物，據說能正確的觀察我們這個亂糟糟的世界，這話大概是真的。因爲人的淺見所認爲真實的，基多全看着不對。人所珍重愛惜的他全棄如敝屣；人之所謂死，他則稱爲生；說凡能滿足物慾的，對於靈魂都有損害；人所視爲聰明才智的，天主看來全是愚不可及，而天主看着是好的，人們全看着不好。所以他用着警闢的言語，說出先者後，後者先



的奧義，說謙恭的人必要受到舉揚，酸澀的淚必要變為歡喜。人與人談話可簡直的互相了解，但天主對我們講話時，如過不採用警關的奇論，如何能把我們牢不可破的歪屈觀念改正過來呢？

基多在教誨人時，從沒一次像戴方巾的道學先生，落入腐臭的俗套裏。他的言語裏有很粗大豪壯的比擬，例如他說可以把崇山峻嶺拋到海裏，但不能使駱駝穿過針眼。在登山垂訓時，所有的譬喻，全這樣開頭：『你們知道從前人這樣說過……』這樣他引証俗語，拉出人民熟知的句子來；但緊接着就用一種光銜逼人的言詞，加以評判，這樣奇突新穎，至今猶使人拍案稱絕：『但是，我對你們說……』這在論辯式上，別出新裁，特創一格。因為他的談吐風味，像是實具權威，所以與當時法利賽人及所謂教中長老刺刺不休的說教，全不相同，用一句簡短的句子，他推翻了市僧們的全部哲理機構。一般受人諂媚的達官貴胄，聽到他的『貧窮者乃真福』，真像晴空裏一聲霹靂，深感不安。這個大演講家的警關處，尙不止此；凡他所說的話全是至理名言，影響於未來者尤為重大。誰能把它們今日所已得或將得之收穫，加以估計呢？最時代化的醫院，學校，孤兒院……設立遍全球，其唯一動機，是因為他說過：『無論何時你們加於我這羣小弟弟中的任何一個的恩惠，我就感同身受。』對於傳教士居留中國，受慘暴轟炸，於槍林彈雨中，救護傷亡，甚至軍隊為避免無味犧牲，已奉令改變陣地，他們仍不忍離去，願與難民共生死。這其間奧義，沒有宗教思想的人多不能解，引為驚異。其實，很簡單，因為好多世紀前，一位木匠對幾個漁夫，一天說了這樣的話：『你們去吧，把福音傳給全世界的每一個人！』這位說話有這種力量的

木匠，就是天主。

如過你問基多一切言行的背境是什麼？我們可告訴你說，乃是他與聖父互相契合的密切意識，這也就是他生活上的神髓。耶穌的話最先記錄下來的是：『我必須作我父親的事情，你們不知道嗎？』聖父是他的世界，他的真理，他的一切。當他教人祈禱的時候，就教了『在天我等父者……』這經文是如何莊嚴懇摯呵！任何事物，物質的同精神的，現在的同未來的，以及永久的，任何關於天地間的事物，全提到了。小兒啞啞的唸着，像是懂了大意。但飽學的博士，也並不感到內容簡單。聖人們讀未及半興奮的流下眼淚。但凶頑強徒却想是爲他們自己特作的。事實上，却是全人類對天主的呼籲，是基多教給世界的經文。並不是特爲猶太人，誓反教徒，公教信友；乃是適用於普世的。讀着這經文，甚至鑽石心腸的罪犯，也會懺悔，從深心裏發出祈恕的哀聲，『父，我已反抗了天主得罪了你，』做父親的歡喜的流着淚，彎下身去拉起自己一向放蕩的孩子，從新給他披上美麗的華衣。耶穌所創的新教並不只是凶猛的硝磺與烈火，主要的乃是寬宏的父愛與慈悲。

少數的批評家，說基多教義中并無什麼獨到處，古人早已說過了。關於這一點，我們只能說教義中的枝節片段，的確有許多散見於較古之著作中。這個並無可責之處，因爲如過他是天主，一切全是從天主來的，他降生以前的啓示，自然也是從他來的了。這有什麼可非議之處呢？基多降生爲人，並不是要來廢止什麼，乃是要恢復，要齊全它們。他把自己全部的福音，連生前已宣

佈的在內，整理起來，烙上自己創造天才的印記。所以，我們可以說，他來是爲修理，爲使霉鏽的從新閃亮。在事實上他確是這樣做了。

這可從他的一個最重要的主題上，——『天國，』看的明白。在那時，猶太人對於天國這名詞，已很熟稔，但在這名詞的含蘊裏，他們總模糊的有物慾的要求。基多看出了這個誤會，就特來討論這問題，給這名詞一個簡明爽朗的真意義，使『天國近了』這福音成爲震撼人類思潮的最生動的一個教義。反覆詳盡的他講到自己的『國』，但從沒一詞一語容人誤解他指的國會是物質的，塵世的國；事實上，他明白的說出自己的國不在這世上。對這個國，他的一般聽衆開始時不易了解，這沒什麼奇怪，因爲這理論與當時的社會風俗，及傳統習慣，全格格不入。實在說，那是一個勇敢的不妥協的要求，要人民徹底改變生活，刷新精神，修正全部社會關係的傳統制度，如宗教，離婚，婦女地位，兒童權利，及奴僕制度等。

這些教義的實際效果，特別在天主是衆人之父的這端道理上，使社會起了很大的變動。第一，人的身份獲得了新的敬重。婦孺的人權，日漸確定，逃出被污辱虐待的地位。奴僕們也解放了，開脫枷鎖，與主人跪在同一祭臺前，恭領聖體。這是人類的再生，是民主思想的勝利。『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精神共和國，於焉成立。雖然有海洋的阻礙，言語的隔阂，和地方利益的不同；但在另一方面，却由於人類與基多間的父子兄弟的神聖關係，使這共和國，卒得團結一致，完成一統。我們知道，基多賴着聖血的傾瀉，死在十字架上，救贖了人類中的每一分子。他用一

個字把猶太教中長老享受已久的特權，掃除淨盡，使他們於憤怒中感到很大的失望。因為天主既是全人類的慈父，在天國裏那還有什麼特選的民族，什麼邀寵的國家？他嚴明的指出，黑落德們 Herods 與凱撒們 Caesars，想他的精神國家與他們的帝國衝突，是完全錯誤的。用了一個簡短精警的句子，他徹底的解決了這重大問題，解除了一般野心統治者庸人自擾的煩悶。「把凱撒的東西，交給凱撒，」他堅決的說，「把天主的東西，奉還天主。」關於這問題的可能的解釋，只這兩句已經明顯豁達，用不着再費唇舌了。

「我是生命。」基多的國家，嚴格的拒絕傲慢的人入境，但對於和善心謙，樂意變做兒童的人，則表示歡迎。他講過使人很難相信的道理，說是要進天國，就是老翁亦需重生。對尼閣德陸 Nicodemus 那老頭子，像說謎似的他講出這樣的話「除非一個人再生一次，他不能見着天國。」聽到這話，那位猶太的長老瞠目咋舌的問道：「一個人既然老了，如何會再生呢？他能够從新鑽進母親的胎裏，再呱呱墮地嗎？」耶穌回答說：「我老實對你講，除非一個人從水與聖神中再生，他不能進天國。」在這裏，他宣佈了要踏進新生活，希望精神上的再生，領洗是必要的。教會這母親，必恭必敬的，每天給大批的人羣通上天國恩寵的電流，使他們常享有趣味盎然的超性生活。因為像未生的嬰兒完全依靠母體過他的本性生活一樣，人類靈魂的超性生活也完全要依靠基多以取得營養。全世界的靈魂包在一個龐大的超自然的胎裏，從救世主獲得生命，在他們的生命裏，天主的生命日漸成長，發育無已。這些靈魂全向着永生的誕辰邁進，到那時基多要把他們準備

的，功全德備，永享真福。這不是一個無組織的集體，乃是一個有生命的身體；基多做了這身體的頭，說是，『我是生命。』

囚犯似的，把救世主釘在左右二盜中間的十字架上以後，他的仇敵稱心快意，以為已經打倒了他，永遠除去了他這禍害。但事實上，甚至他們卸下他的尸體，葬在墓裏使兵看守着時，他却能毫無困難的復活起來；把他這個苦惱的刑具，——十字架樹立起來，做了自己勝利的榮譽旗幟。他講了下面這些話，使他的信徒直到現在全甘願忍受凶惡的苦難：『我是復活，是生命；凡信從我的人，就是死去了也能復甦。』

結論：這是很奇妙的一個現象，納匝肋的木匠同時遭受了輕蔑與讚揚，同時是愛情的目標，又是人們憎惡的鵠的。愛與惡集於一身，互相搏鬥，永無已時；雖是一世紀一世紀的過去，但這戰鬥則不能少緩其勢，或使之言歸於好。歷史上窮凶極惡的暴君，生前咤叱一世，但死後不久也就為人忘記。對於奈龍 Nero 誰還有興趣提起來從而詛咒他呢？對於創設宗教的領袖，有誰憎恨佛陀，孔子，及穆罕默德呢？只有耶穌有這永被憎恨，終不釋怨的光榮。為什麼？原因很簡單，他給人煩惱，阻礙人自由行動，所以這無限仁慈，可愛的救世主，就永久被人恨着，因為只有他用自己的榜樣及嚴正的教義，做成不可摧毀的障礙物，使往古來今的人類卑鄙情感，不得奔放；使一般凱撒們 Caesars 的瘋狂野心，與不合法的計劃，不得實現。

所以，他是個永不涸竭的煩惱之源，引起的是從不停歇的憎惡之流。但這聰明中的聰明者，

深信天地雖有窮盡，而其言語則終古不滅。他不爲任何威脅所動，對一般神經錯亂，在風浪險惡的現代，失掉超性生活的人，勝利的宣佈道，『我是路。』對一般感到失望，深覺處今之世，邪說紛紜，宣傳聒噪，無從辨識真偽的人，他爽直的說，『我是真理。』對一般多疑好問，睜着兩隻大眼，要看穿事物的內蘊，要徹悟生活實義的青年，這位人類的永遠救主，用着響亮的語音，像在揭發一個新的啓示一樣懇切的說道：『我是生命。』

## 基多與智識階級

「科學的昌明，無可避免的助長了無神主義的傳播。」哈爾丹教授 J. B. S. Haldane 在他的著作裏，這樣寫着。這句話一定能使人想到現代多數科學家與智識階級已經棄捨了神的信仰，已不復遵守教會所傳授的天主聖子的教訓了。這樣的事情，古已有之，並不新鮮。從天主教會創始時，凡追隨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的，就給人認為傻瓜。在一般傲慢的希臘人與羅馬人看來，這新宗教只投合奴隸與不學無術的下級社會的胃。在前一世紀中發掘第一世紀所遺廢墟時，在頽壁上發見了刻劃着的十字架苦像。這個苦像，可算是最早的了。但是看呀，基多吊在十字架上，但是頭部并非人頭，却是個大耳朵的驢頭；在十字架的下面，站着個穿號服的奴隸，下邊刻着的字是，「愛萊苛賽米歐 Alexamenos 禮拜（註）天主之圖。」

不多年前，曾有人公開地徵詢，關於科學和基多教的意見，結果，英國皇家學會裏，僅有少數會員說科學否決了天主的存在，科學思潮的發達，大不利於宗教；在法國的科學院裏，沒有一

個會員認科學與公教信仰有什麼抵觸。這般人可說是正確的代表了近代科學思想的態度。但是惡毒的宣傳，執意要反對教會，尤其是公教，認定他是知識進步的大敵；說是晚近數世紀同現代的學者，心靈已經開朗，擺脫了教會的枷鎖，任心之所適的翱翔於自由天地了。這話究竟對不對，讓我們看一看下面的記錄吧。

基多教，特別是公教——在以後的演講裏，我們要證明她就是基多所創的教會——非但不是進步的大敵，并且乃是保存文化與提高學術的領袖。教會的創立者，在過去十九世紀中，對一切大思想家，學者，從沒拒絕過；事實上，在這期間大多數的學術界泰斗，科學，美術，文學，以及其他任何部門，在研究上全接受了基多的教訓，而恪遵凜守。關於這點，有事實做根據，我們不怕有人提出反証的。一直到十六世紀，學術界的領袖們，都是公教信徒；在十六世紀時，宗教派別紛出，各樹一幟，自是以後，學術界的巨星們，雖未必盡屬公教信友，但至少也是屬於其他基督教派別的。

雖然本文是要講公教對學術的態度，但也不妨提幾個最近四百年來的學術界的聞人，如開普勒 Kepler，培根爵士 Lord Bacon，牛頓 Newton，法拉第 Faraday，開爾文 Kelvin，摩斯勒 Morse——再提幾個近代的，如阿普特 Abbot，張伯倫 Chamberlin，康普頓 Compton，密利侃 Millikan，……等。在他們所研究的部門裏，全是當時或現代的權威者。他們雖然不是公教徒但都是虔誠的基多教徒。事實上，在過去一世紀裏，學術界與教會始終並行不悖，絕無衝突現



象；雖然一般播弄是非的人，說大多數的科學家或屬無神派，或為懷疑論者。實則在四百三十二位公認的學者中，屬於基多教者三百六十七人，無神派只十六人，懷疑派只十五人，別的對於宗教的態度則無從考查。

我們現在的目的，是在指出基多所建的這個天主教會，在智識方面所有的貢獻，同時把歷史上無從計數的公教思想家，學者，提出來以供參証。天主教的立場，在學術進步與知識傳佈上，始終致其最大努力，以利其成，從沒故意為難，從中作梗。過去在第四世紀時，格累哥利，那齊安 Gregory Nazianzen 很恰當的說明了天主教的態度：『一切可愛之事物，其最足為吾人所重視者，厥為智識；吾之所謂智識，不只限於救靈及精神方面所有者，即普通智識亦括而有之。僅於道德或科學畧有心得者，皆失之太偏，如人之只有一目者然；若於兩者俱有深邃研究，則可謂至善矣。』在前一世紀華帝崗公會中 Vatican Council 曾宣佈道：『對於藝術及科學之發展，教會不僅從未反對，且尚多方贊助，以促其成。』

實際上尚不止此，——因為只對於一切開拓人類學識領域的事業，加以倡導，還不算事，天主教會還做了智力活動的中樞。誓反教的史家基佐 Guizot 說，甚至在第四世紀時，教會中的文化水準，與社會上智識階級比較起來，已判若霄壤。後者頹廢，疏懶，無生氣；前者則緊張，熱切，猛進。中世紀黑暗時期中的任何光明，全來自教會。她是中世紀社會的一盞明燈，使文化界得到指導得到安慰。史學家海斯 Hayes 告訴我們說：『在十二世紀及十三世紀時——這中世紀的末

期，忽然思想與藝術大見活躍，光華璀璨，出人意表。在教會的直接愛護下，形成一種豐盛的特殊的公教文化……高等學術機關，大學，全建設起來了。不但使古代哲學，從新復活起來，就是法律同醫藥，亦蒙其恩惠，而兼程邁進。在這環境裏，近代試驗科學才能從濃雲密佈中得到了曦微的晨光。」

很幸運的，教會把希臘文同拉丁文接受過來供自己應用，這兩種文字是研究古代思想學術的媒介。也就是因了這原因，教會能把這兩種文字裏所蘊蓄的智識，保存下來傳之後世。即便她於保存希臘羅馬文學外，沒有別的貢獻，但即此一端，已大足為世界感戴了；可是她的工作，并不僅此。十五世紀十六世紀時，除去在信仰方面，教會對於人文主義 Humanism 曾稍有阻止外，以後即對其運動，鼓吹提倡，督勵獎掖，卒使之遍傳歐陸信奉基督教的各國。華帝崗之博物館與圖書館中，對教會致力於文學，藝術及科學等之証據，儲存甚夥，五萬二千件稀世之珍的，古代手稿，和十二萬件的文件與羊皮紙，使它與世界各大圖書館可以并駕齊驅。從這些事實上，教會彼看做智識進步的大敵，我們真找不出理由來。

教會努力文化的更顯明的証據，是自古迄今成千累萬的公教聞人，他們的名字全彪炳史冊，燦若朗星。在這千萬中，我們特別提出幾個來看一下，在各種學術界裏，他們生前全是頭角崢嶸的權威者。我相信對於教會初期的一般大聖人，學者，社會全熟知的，如巴西畧 Basil 格累哥利弟兄們 the Gregories，金口若望 Chrysostom，奧斯定 Augustine——他討論了很多現代學者所

感到煩難的問題——儒斯丁 Justin，盎博羅削 Ambrose 等。在中世紀時，亦不乏知名之士，如托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大阿爾柏 Albert the Great，安瑟而莫 Anselm，文都辣 Bonaventure……等。

如過我們縮小範圍，選定幾種特殊學術，仔細的考察一下，那麼我們就愈能確切的，證明基多的教會絕非僅爲下級社會的宗教；對智識階級亦有其特殊之吸力的。在美術方面，讓我們聽取一位法國名家的言論吧：『學習美術，要把公教中自墓壙時期 (catacomb) 以迄今日的不朽作品，印入心內；把一切公教天才的繪畫，雕刻，由國家或私人收藏着的代表作品，悉心鑑賞，從這些東鱗西爪的殘餘裏，你會得到真實的確鑿證據，證明公教是高等藝術的唯一靈感者，各種作風的創設者，偉大作家及藝術界之保護者。她把異教徒粗製濫造的形體，以宗教崇高的情緒加以改造，使達到完美的境界，這樣偉大的工作，只有公教才能勝任愉快，而當得起讚譽。』

對於繪畫雕刻有興趣的人，這些名字，像達芬奇 Da Vinci，米西盎則羅 Michelangelo，拉飛爾 Raphael，科利支歐 Correggio，盧本 Rubens……當已熟知，用不着再來贅詞介紹。他們被稱做古代宗師，確無愧色。自當時以迄今日，無從計數之畫家，竭盡畢生精力，摹倣他們那些在宗教氣氛裏所產生的作品。特別是達文奇，尤令人景仰不止，他除了最後的晚餐 Last Supper 與 Mona Lisa 兩幅傑作外，還有好多聲譽相等的傑作。他是雕刻家，算學家，建築家，工程師，發明家，解剖學家，地質學家，植物學家。在這些學科上，他每一樣都造詣的很深，都有特殊的

心得。對公教絕沒好感的德累柏 Draper，關於達芬奇說了這樣的話：『科學復興的功績與其推到培根身上，還是歸於達芬奇比較恰當。實以培根非但不諳算學，並且於物理研究上，亦主張不用數學，對於哥白尼的天文學說 Copernican System，他說了一大篇挑剔非難的話。當着加利畧發明望遠鏡成功的前夕，他還正在英國大唱其對於研究科學利用工具的疑問呢。』

講到科學復興，就使我們想到社會上流傳着的謠言，說是公教反對科學，多方阻撓其進展。這話真令人不解，直到現在對於這沒根據的謠言，還有人習而不察的信着。請他們聽一下懷斯曼樞機主教 Cardinal Wiseman 的話吧：『科學的研究工作，在任何環境裏所獲得的效果，也比不上在教會直接督勵下，收穫的豐盛。』他說了這話以後，又引了不容否認的事實，以資證明。現在簡要的說幾種公教人士的發明吧，如：鐘擺，晴雨表，望遠鏡，顯微鏡，寒暑表，電流，印刷機，照像機，幻燈，電燈，發電機，電流，煤氣，水壓機鐘表，X光；看過這些功績後，還能說天主教會只能誘致鄉愚同下等階級嗎？

再聽一下「聞人錄」吧！他們在科學上全聲譽卓著，但他們總沒認為自己心靈開朗的程度，已可撇開所謂教會的枷鎖而任性所之的地步。在天文上有這些巨星：哥白尼，加利畧——這個人  
在機械學上之成就，實遠在天文之上，故其光榮地位，得力於前者尤多——拉普拉斯 Laplace，  
托利徹利 Torricelli 等。在物理化學上，有這些偉人：孚科 Foucault，夫累內爾 Fresnel，培  
奎瑞爾 Bequerel，拉瓦錫 Lavoisier，（他被稱為近代化學之父）。在電學上有這些名家：安培

Ampere, 弗打 Volta, 格拉姆 Gramme, 馬可尼 Marconi. 在醫藥上, 有這些權威者: 米塞利阿斯 Vesalius, 攸斯泰基阿斯 Eustachius, E]斯德 Pasteur, 卡累爾 Carrel 其他的科學部門中, 如天文物理學, 生理學, 植物學, 地質學, 算學, 機械學, 航海, 戰術……亦各有其聲名卓著的專家。例如雷猛德神父 Abbe Lemaitre, 俄德韋爾 O'Dwyer, 門德爾 Mendel, 普斯科維赤 Boscovitch, 惠塔赤爾 Whittaker, E]斯卡爾 Pascal, 哥倫布 Columbus 及福煦 Foch, 這些人全是天主教的信徒, 而以信仰公教爲榮幸。

當然的, 講到天主教會與科學的關係時, 的確也有一點齟齬, 加利畧的案件就是常爲人提起的; 但若是通盤的研究一下當時的證據——這些證據僅在最近三十年中才全部爲人發見——我們得到的結果, 正像赫胥黎教授 Professor Huxley 說的一樣, 那時候反對加利畧的人們的理由是很充足的, 加利畧的結論, 日後雖不失爲正確, 但他當時的證據却絕對的空洞浮泛, 給發現出錯誤來。當時一般科學家對他的攻擊, 實較神學家爲尤甚。並且掌握教會政權的人, 即便因了疏忽, 做出重大的錯誤來, 令人痛惜, 但這絕不能認爲是教會反對科學進步, 與文化昌明的證據。關於這案件, 一位不信公教的史家, 惠韋爾博士 Dr. Whewell 說了這樣的話: 『……羅馬教會絕非專以制裁新學理爲能事, ……在歡迎新思想與提倡科學上, 教會中之要人, 實多貢獻, 且居領導地位。加利畧時代之意大利教士, 對於哥白尼之天文學說, 多首先接受而信之不疑。』在這裏我們順便的附一筆, 就是當時的馬丁路德 Luther 却說哥白尼是個傻瓜。一五六九年時, 美

蘭克吞 Melancthon 也說，「在聖經的指示前，理智必須退步。」這真使人不解，爲什麼這些非天主教的人物反對哥白尼及其學理的事情，在歷史上竟掩飾過去了呢！故意宣傳。

把「聞人錄」接着報告下去，該輪到音樂家了。他們是偉大的音樂家，但同時也是虔誠的公教信友。在這方面最成名的，有貝芬 Beethoven，古諾 Gounod，海頓 Haydn，摩匝特 Mozart，巴雷斯特利那 Palestrina，培勞息 Perosi，弗提 Verdi 等，說下去沒有完，這幾個算數吧。他們所製的曲子，多是充滿着宗教情緒，直到現在還震撼着聽者的心魄，爲他們掙得了不朽的大名。看過這些事實以後，還能說天主教會只能與不通文墨的階級接近嗎？

對教會這樣誹謗的人，忘記了建立歐洲各大學的人，如牛津 Oxford，劍橋 Cambridge，巴黎 Paris，來比錫 Leipzig，普累格 Prague，維也納 Vienna，普隆雅 Bologna，薩拉曼卡 Salamanca，那不勒斯 Naples，羅馬 Rome，魯文 Louvain……就是他們所說的這個只能與下階級接近的教會了。他們很乖巧的把各大著作家的宗教精神，略而不談的抹過去了，如但丁 Dante，彼特拉克 Petrarch，艾拉斯木斯 Erasmus，聖托馬斯，摩爾 St. Thomas More，德賴頓 Dryden，毛利哀 Molière，拉星 Racine，西萬提司 Cervantes 等。這批作家全是比較遠年的，再看一下近代的吧，如培羅克 Belloc，夫朗西斯，湯卜遜 Francis Thompson，還有很多是在成年以後，經過審慎的研究考察，才改奉公教的，如樞機主教紐曼 Cardinal Newman，徹斯忒吞 Chesterton，諾伊斯 Noyes，巴比尼 Papini，絲哥利德，安德賽提 Sigrid Undset，約根松 Jor

Genssen, 伊尼德·得尼 Enid Denis, 部爾熱 Bourget, 同聲望卓著的詩人保祿克勞德爾 Claudel; 至於近代各國的文學院及理學院中, 露頭角的會員, 亦多半是基多麾下的信徒。

這樣看起來, 天主教會果真是文化進步的大敵嗎? 近代學者果真撇了所謂公教的枷鎖嗎? 這些問題讓事實自作解答吧。的確基多願與下階級接近, 但他也要把福音傳給普世, 對於智識階級, 學者, 他的教義一樣有莫大的吸力。看着這『黃河遠從天上來』的滔滔不窮的聞人錄, 包括着學術界各部門的天才, 而人人都從心裏信仰着基多, 遵守着他的教誨, 有誰還敢再輕視敬奉十字架上的耶穌的人們, 說他們是迷信, 是盲從呢?

## 基多的神奧身體

世上的聖賢偉人，逝世之後，其嘉言懿行，常能使其崇高人格，影響於後世。卽在今日，柏拉圖與亞理斯多德仍居於吾人大學之課堂內，徘徊於校內長廊之下，聖奧斯定與多瑪斯亦不安於墓墳岑寂而走來與吾人之心靈作密語；凱撒與拿破崙直至現在還慫慂着軍人的征服慾；五傷方濟各與沙勿畧仍以天主之博愛與宗徒之熱情，燃燒着冷淡的人心。成千累萬的志士仁人及巾幗英雄，雖已死去，化爲灰泥，實則仍活於現世，吾人對其嘉言懿行，仍不能忘。所以，嘉言與懿行，實爲於墳墓外持續生命的唯一方法。

但是，這個也有例外。從前有一個人，雖居於塵世，而實爲天主。被釘於十字架，死而乃瘞，第三日自死者中復活，升天，坐於天主父之右。日後還要從彼而來，審判生死者。這個人由於他的嘉言懿行，現在雖然仍舊活着，但因爲他又是天主，是萬物之始，生命之源，所以他不受自然律的限制，在嘉言懿行外，另有別的办法，以持續其生命，及無窮世。既是天主，所以他能名



實相符的活在人間，如過這樣做不來，那他就不是天主了；不是天主，教會的一切作爲，也就只能說是紀念一個人，一個生前曾誨人不倦，有功名教的人完了。

但教會之一切作爲，其意義不只爲紀念，因爲她的創設者，實非僅爲一個平常的人。實乃眞天主亦眞人。人於死時，遺其資產及一切所有於子孫；但神而人者，則能以其生命餽與後世，使成爲天下之生命。

關於生命，基多不厭其詳的講解過了。如過我們不承認基多有意於自己三十幾年的人世生活外，伸展其生命於後世，那麼聖經裏面連篇累牘的記載，簡直是毫無意義了：在白冷郡降生時，他把神的生命帶到人世。他願這同一的生命留居此間，迄於世界末日。「我每日同你們在一起，直至天地窮盡爲止。」對於來到人間的使命，他這樣說：「我來這裏，爲使你們獲得豐滿充盈的生命。」但物質的生命，在他來以前，我們已經富饒，並不貧乏。他給的是什麼生命呢？這個當然不是物質的，而必是精神上的新生命。他又說：「除非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們不會有生命。」這裏的所謂生命，絕不會是別的，所指的必是他身上的「生命力」；換言之，就是天主的神聖的生命。關於這神聖的生命，聖若望 St. John 這樣說：「我們都接受了他的全量。」一位近代作家，對這問題說了這樣的話：「就在如今，他的生命的全量，在整千整萬的心靈裏搏動跳躍着。他們爲遵守他的教導，模倣他的善表，把自己的血肉全盤的獻了出來。因爲他現在還生活着，所以他的箴規教言不是歷史上的死板文字，而是有力的訓誡，生在活潑的心靈裏；他的善表不是

已往陳跡，乃是正在展開的事件；不是歷史上的古代現象，乃是在我們眼前活動的生活力』。

耶穌基多真人亦真天主，正在這生動的現代裏生活着，在這世界上他是個基本活力，從這點上使他與一般生來死去的人有別。當然的，他現在的生活方式與一九〇〇年前的不同，與從前在聖父光榮裏的生活，亦不相同。但他確是生活着，這新方式裏的生活，我們叫作基多的神奧生活。爲講解清楚起見，我們把他的生活全部分做三種：卽人世生活，榮耀生活與神奧生活。

那麼他如何度這神奧生活呢？在這裏如要完全了解，我們必須踏進神學領域，把幾條基本原理復習一下。在基多身上有兩種本性活動着：因爲是天主，所以從無始之始就有天主性；又因爲降生爲人，所以又有人性。這兩種性生在一身上。這天主性就是聖三裏的第二位。所以一切人性的作爲，完全受命於天主性，實質上就是天主的活動。他取得人性乃是爲使自己的天主性生命得以出現於塵世，所以他的人性只是天主性的工具。

聖若望寫福音時，擱筆之前，這樣告訴我們說，『此外，耶穌還作了很多的事，如過巨細無遺的全記下來，那麼，盡此世界之空間，也不足容納這些書籍。』在短促的一生裏，基多的確做了很多的事，講了很多的話，但這一切作爲，全可括在三個項目下，相當着他在世上的三種職務：就是教誨，統治與祝聖。因爲他的使命乃是師長，帝王與司祭。

從聖經上，看的很清楚，默西亞當是個先知，和師長，負着先知覺後知的師長責任；除此以外，這個也很清楚，就是基多常堅持自己的君主特權，並且實際上也從沒放棄過這權利。一般人

，也認爲他的話確有權威。他常說到自己的國家，在比辣多 *Pisage* 前，很公開的自稱爲君王。但『我的國家』，他說，『不是這塵世上的』。他還是個司祭，因爲他的使命是救贖，改造與祝聖靈魂，使適合於天國的條件，得爲天上的公民。這三種職務，師長，帝王與司祭，基多全借着自己的天性，在世界上做了出來。他取得肉身，使自己的形體與使命，顯現於人前。這樣自貶身價，遷就人類的理解力，借着血肉的媒介，使社會認識了聖的，無形色的，無始終的天主。

當基多駕返天鄉的時期逼近時，他的談吐就愈見得奇奧玄妙，像是充滿着矛盾一樣的了。他說是要去了，但還停留着；說是要派一個安慰之神 *Paraclete*（即聖神）來，與宗徒們同居永世。『我不會把你們丟在這裏，像群孤兒似的，』他說，『我要來看你們。但不久之後，世界再不會見着我了，可是你們能見我，因爲我活着，自然你們也要活着。到那一天你們會看清，我在父內，你們在我內，同時我也在你們內。正像葡萄枝自身不能結果，除非生在葡萄樹上一樣，你們也不能作，除非生在我的身上。我是葡萄樹，你們是葡萄枝。所以，你們要生在我身上，因爲沒有我，你們什麼也不能做。我天天同你們在一起，直至世界末日。』

這些迷離恍惚的話，和其他別的奇奧的言語，他如過沒有能力使它們兌現，那就只是些空話而已。如過他僅是一個人，那他就只能在親友們的記憶裏，生活一些時候完了，但如過他是天主，則繼續生活在世上，比起他開始生活時，實在沒有什麼更多的難處。

在降生的奧蹟裏，基多取得了物質的形體，這樣使自己的天主性生命得於人世從事工作。在

三年的公開活動裏，他造了個『新體』。升天十日後，他把自己的聖神給了這新體——就是聖保祿說的新人類，新民族——使它有健強的生命力。所以，從聖神降臨那天起，宗族們全有了魄力，這個新體就開始活着，開始工作，成爲基多的神奧身體（就是他的教會）。這絕不是他的血肉身體，因爲升天後他的肉體已滿被光榮，再沒回來過；這是他揀選的體，在這體內他是生活的因素。靠着這體他能在世上繼續工作，改善人類靈魂，與以生氣，使俱備升天條件。

沒有誰能否認他造了這樣的體。他揀選十二個血肉的人做核心，在核心的周圍造起自己的體來。他把十二個基本人員與後來的分子劃分開，因爲他們跟隨着他，共患難，同甘苦，做了他的工作，死亡，與復活的見證。他器重這些人，與以特別愛護，在最後晚餐時，爲他們祈禱上主：『請你在真理裏使他們成聖。你的話就是真理。如同你把我派來到人間一樣，我把他們派到普世上去。爲了他們，我使我自己成聖，這樣可以使他們也在真理內成聖。我不僅爲他們祈禱，凡聽從他們的話而信我者，我也爲他們祈禱。這樣，他們可以成爲一體，正像你在我內，我在你內體一樣，使他們也在我們以內合成一體。』

這新體與基多是一個不能分離的整體，在他的生命裏度着生活，像葡萄枝賴着葡萄樹的滋養而生長一樣；『我是葡萄樹，你們是葡萄枝。』這並不是因了追念的關係，與意志上同一的傾向而成的一個組織，而乃是一個有機生物；藉着這個物，使他的生命流瀉出來，經過世界的微血管，成爲全人類的生命。他與這新體間的關係，如此密切，不論任何部分受着傷害，他也就被傷害

了；任何部分遇到痛苦，他也就痛苦了，——僅有有機生物才有這現象，因為肢體雖是不同，但生命却是一個。

這神與身體——（即教會）的頭，就是基多本身。但因為這身體是有形可見的，所以也該當有個具體的頭，——這頭並不是來代替基多，乃是要把他實體化，呈現於衆人之前。如過他揀選了有形的身體，他也必須揀選個有形的首腦；因為一個有形的身體，缺少一個有形的首腦，根本上不能算是成功的作品。

關於這有形的頭，我們在這裏費詞解釋，簡直是沒用。因為根本不要看的人，永遠不會看見。我現在把聖經上的事實引來，證明基多取得了一個健全身體，在世上執行他的神聖職務。

我們一定記得，當伯多祿代表宗徒們證明基多的天主性時，說：『你是救世主，是永生天主的愛子，』——吾主回答說：『你是伯多祿，一塊磐石，在這石上我要建設自己教會，地獄之門不能得到他的勝利的。我要把天堂的鑰匙全交給你，』這僅是個許諾。但在復活後，當伯多祿三次矢言愛他時，吾主又命他說：『你牧我的羔羊，牧我的母羊吧。』就這樣鄭重的把全群的羔與羊交給他管理，使他成爲這神與身體——這教會的有形之頭。好多世紀來神聖的傳授因為相信基多的許諾與命令不是空的，就明明的說：『*Ubi Petrus, ibi Ecclesia*』。那裏有伯多祿，那裏就是教會。頭在那裏，身子也在那裏。

當我們說教會是基多的身體時，其間完全沒有假借的意思，我們的意思就是說這個教會是基

多的身體，是基多賴以生活於現世而從事操作的工具。她不是伯多祿的教會，羅馬人的教會，或羅馬地方教會。羅馬從沒創教會，羅馬人也沒有創，伯多祿也沒創什麼教會。只有基多在伯多祿與宗徒們身上創設了教會。他創的教會並不是一個死的組織，却是一個活的有機體，是個有生命的東西。在這東西裏他繼續着工作，即教誨，統治與祝聖。正像他利用他從貞母取得的肉體而完成三種任務一樣，現在利用這從人類取得的新體，——這由伯多祿與宗徒們合成的教會，他仍然在施行其權能，從事工作。

基多到人間，是為教誨羣衆。他是師長。「我是真理。」他說：「跟隨我的人不會在黑暗裏走。」他是不會錯誤的真理。因為是天主，他的教誨也不會錯誤；制定教理和規誡時，他更不能錯誤。在升天前他把這權能交給新體——（教會）。他對伯多祿與宗徒們，說了這樣的話：「像父派了我一樣，我也派你們去教化天下萬邦。聽從你們的人，也就是聽從了我；輕蔑你們的人，也就是輕蔑了我。」這段話的含意，除非解作基多仍將借用所揀選的宗徒，教誨羣衆，講解聖父永不能錯的真理外怕就沒有別的意義了。

基多也是帝王，他的國家永不能覆滅。他統治着生者與死者。他的權威並不因了自身的死亡，因而消逝。反倒由於他的聖意與諭令，這權威為其新體——教會承襲下來，繼續行使及於世界末日。「天上地下的一切權力全交給我了。像父派我一樣，我派遣你們去，我的權力也交給你們。你們在地上捆绑什麼，天上也要捆绑起來；你們在地上釋放什麼，天上也要釋放。」基多絕對

沒把自己的權力，轉讓給人；沒把自己九五之尊的皇位，隨意禪掉。所以，他是帝王。他利用宗徒們統治着這大帝國，他們像是蜿蜒在原野裏的溝渠，他的神力經過這溝渠，灌注於普世。

基多在人世所執行的第三種任務是司祭。他來這裏的使命，是犧牲一己，「救贖大眾」；是祝聖靈魂，使成爲天國的人民，他是「新法律」的最高司祭，一切聖寵恩佑全自他而來，但他的聖意却要經過他的神奧身體分發給我們，要那般在地上執行他的司祭任務的人分發給我們。他揀選的十二個宗徒，與後繼的補充者，全永爲司祭，直至世界毀滅。依照着他的命令，他們用「聖父，聖子與聖神之名施洗。」依照着他的命令，純潔的奉獻，自日出至日入，時時舉行着。他的軀體血肉，在這彌撒聖祭中，作了恆久的祭獻「你們這樣做，用來紀念我。」依照着他的命令，用他的名義，他們赦免了痛悔的罪人。「你們赦誰的罪，他的罪就被赦免了；你們要留誰的罪，那些罪就被留着。」這些文字的意義，顯然是說，基多把自己生前所有的祝聖之權，交給了他的新體。

天主的愛子，因了取得這新體，使它繼續執行自己所負的師長，帝王與司祭的三種任務中的一切活動，授於它必要的德能與權力，這樣他把自己降世的時期，無限的延長了。

我們講了半天都是講的基多還未成形的新體，目的是要說明他的確取得了這樣的一個新體，他的確把一切必需的特權，交給了這「新體」，使它能執行自己的神聖工作，直至世界窮盡。但我們必須認清，這個胚胎，絕不是發育圓滿的「體」。它僅是個有機物，蘊蓄着生活上的一切素

質，——能生長，發育與同化而已。但既爲有機物，所以它有內在的力量，能利用基多生活上的神聖因素，聯合人類，與以生命力，使之改善而加以同化。

但這樣的一番手續，需要一種新生命，礦物不能直接加入植物的生命，必須從新生過才行。植物要加入動物的生命，也必須經過新生命。動物加入人的生命，必需先變成人的細胞。如過人要加入天主的生命，也必須重生一次，使生活成爲神聖的生活。『除非從水與聖神中重新生過，你們不能進天國。』吾主說這話的意思，也就在這裏。所以，若欲成爲基多神身的分子，新生實爲必要。由於這新生，在世界上我們成爲基多的神與身體的有機細胞，與他過着同一生活；換言之，在這神與身體裏我們與他結合爲一，在這同一的體裏，我們完全接受了他的規誡；因爲那是天主的聖言，永不錯誤的。我們把自己的聰明與意志，無條件的接受他的上智支配；因爲他是帝王，統治着生者與死者。我們企望隨從着他，得以成聖：因爲他承接了美爾基塞得克 Melchisedech 的次序，是永世的大司祭。

如過要了解生活着的基多，我們必須牢記他在伯多祿與宗徒們身上建設的教會，不是一種組織，實乃一個有機體；它並不是賴着意志相同，因而團結起來，實乃由於生活上的神聖因素而發育成長的。

聖保祿對於基多的神與身體，有深切的領悟。他講出這樣的話來，說天主的計劃是『要在基多身上，從新把一切建設起來。』關於這計劃的含義，在篤實的信德與愛情的感奮中，他也恰當



的表明了：『我生活着，實則非我生活着，乃是基多在我身內生活着。』天主的聖意，要我們從基多獲得生命，生於基多以內，而與他共同享受生命，只有在這樣的永世璨然的眞光下，社會上相互間的關係，才能有和平與秩序的希望。如過在辦事時不顧及天主的聖意，那麼人世就永不會有公理，因爲一個人若不了解自己的尊貴與崇高的終向，永不會尊重別人，永不會尊重別人的權利。只要人能克抑自己的生活，使與天主聖意相融洽，社會秩序自將安定。因爲全是基多神奧身體之細胞，受着生活因素的聯繫，於教宗的堅定領導下，吾人必能於調諧空氣中，互助合作，保持一致的精神，同趨於和平之路；萬衆成爲一身，一心，大家共懷一個希望，同歸於一個救主，一個信仰，一個洗禮；敬奉一個天主，一個大父，他超越一切，透澈一切，爲一切之一切。』

## 教會的統一性

上次的廣播演詞，是汎論教會——爲基多的神與身體。他是這身體的頭，我們是肢體；正像手足四肢對於他的血肉軀體一樣，有不可分離的關係。一個人的身體，在內外兩方面，必須成爲一個完全的個體。在外的方面，它該是一個完整的個體，能够自立。如過一個人的身體，一部分在飯廳，一部分在樓上，第三部分在打網球或駕車兜風，再一部分在：那將會惹人發笑，莫知所以。所以必須是一個完整的個體，才能算是一個身體。在內的方面，亦必須調諧一致，一切官能智力，皆受腦之驅遣指揮。只有病狂殘廢的人，腦筋才不能支配手脚，運用自如。基多神奧的身體也恰如人體一樣，在內外兩方全保持着統一性。一個中樞，一個信仰，一個敬禮，總之凡在宗教這一名詞內所包羅的一切全是統一的，整個的。吾主對這純然的統一性，看的十分認真，在世上最後的祈禱就是把它來做題目的。這個統一並不是籠統的，馬馬虎虎的本體上統一，像我們現在從「教會派別統一起來」這口號裏所感覺到的；實乃爲最合乎理想的完美齊全的統一。「聖父

啊！』他祈禱說，『請使他們成爲一體，像你在我內，我在你內一樣。』聖保祿解釋說，就如聖三只是一個天主一樣，在基多裏我們這般人也只是一體。照基多的意思，他在人間創設的教會乃是天國裏的聖三的摹本，——無論何時何地全是統一，爲一切的人，一個信仰，一個教主，一個洗禮，一個天主，一個大父。

今晚講的題目，就是教會的統一性，說明只有一個真教會。這教會所有的信友，必須聯合起來，受基多所委派的人間代表——這有形的頭的管理；信仰同一的教理；有同一的聖事與聖祭；——一個信仰，一個敬禮，一個中樞。當我們發現有這樣統一性的教會時，就算是找到真教會了。可是，反回來說，世界上果真有這樣的教會嗎？

把這個富有興趣的疑問暫切放在一邊，讓我用個小比喻來做這題目的開頭吧。如過一千年前統治英國的大亞勒弗烈 Alfred the Great。現在忽然一天回到倫敦，你想他還能認出自己的老國都嗎？他記憶中的相當繁榮的鄉村小鎮，現在已是世界名城，住居的市民超過他那時的全國人口的總額。擁擠的街衢，美麗的建築，公園，花園，電車，火車，汽車，飛機……，就是太晤士河吧，雖然還是平緩的流着，穿過市區，但已不是從前的面目了。兩岸堤壩碼頭接連不斷的伸展着，雕欄玉砌的大橋在河上臥着。橋下的輪船喘息的來往駛着。

但是，在現在的倫敦，至少還有一個事情亞勒弗烈還很熟悉。如過他走進一座天主教聖堂，那裏正舉行彌撒，他立刻就會覺得一切全很親切，像到了家裏；同從前一樣的彌撒，一樣的祭臺

，一樣的禮儀，神父穿着從前一樣的衣服，念着一樣的文字——一切全沒改變，全像他在孩子時每天輔祭看到的，同領聖體時跪在欄前聽到的一樣。因爲在亞勒弗烈的時代，英國不同現在一樣，就是皇帝也有信天主教的自由；如過我可以說句讚美他的話，大亞勒弗烈正是個很熱心的天主教友。

說來很奇怪，在禮儀中亞勒弗烈所不懂的部分，只是最後的三節英語經文，因爲一千年前的英語同現在講的，真是大不相同了。

這就是一千年前的天主教會。不僅彌撒是如此，教理及其他部分，亦莫不如此。一千年後的天主教會，也不會改變；如過我們這個老世界能保存到二九三九，那時正像亞勒弗烈時代的英語一樣，因了環境的變遷，一切全改了面目，只有教會不受時間空間的影響，依然故我，不會改變。

我們很可把歷史叫做『各種差異點的研究』。在言語上，風俗上，政治上，氣質上，此國與彼國各有差異。因了這差異，戰事就爆發在國際間，部落間，人與人間。甚至在同一國內，也找不到互相同情；從沒一個國會沒有反對黨的。階級間的鬭爭；因了教育思想，社會立場，經濟利益，與政治觀點的差異，愈演愈烈。嗜好之各別，興趣之互異，使政黨，宗教：一分再分，成派成組。就是在個小市鎮裏，也有什麼社，什麼會，在政治觀點與社會事業上，嫉不相能。這些社與會內，又要產出排斥異己的小組。就是兩三個人，隨他們感情如何融洽，友誼如何密切，也不

能在任何問題，任何行動上，長久一致。如過從現代的世界情況上，我們能學到個教訓，這個就是人永不會消除隔膜，而融洽無間。

與這個顯明事實正相反的，我們也發現了個事實，同樣顯明，只是更足感人，那就是天主教會的純然的統一性。十九世紀以來，她依然保持原狀，沒有變動。仍是一個信仰，一個敬禮，一種文學，一個行動，一個教誨，一種道德，一個行政。人類，國家，種族，在一切可能想到的問題上，全鬧意見，只在這宗教上，却依舊保持着絕對的一致，遵守着教規上最小的項目。第一世紀的宗徒們的信仰，也就是第四世紀的奧斯定的信仰，第十世紀的亞勒弗烈的信仰，第十三世紀的但丁 Dante的信仰，十九世紀的路易·巴斯德 Louis Pasteur的信仰。也就是現在佈滿全世界的三萬萬多教友的信仰。他們在政治思想，生活立場與文化上，形形色色，包羅萬有。教育程度的等差，與門第的尊卑，亦遠不相侔。舉個例來說，在一方面有徹斯忒吞 G. K. Chesterton，在另一面則有甘肅或四川的一個窮鄉老嫗，在蛛絲絡滿的破聖堂裏，念她的玫瑰經。

天主教會的統一性，雖然令人視為奇蹟，讚嘆不止，但對於一個教友，這却不算什麼。他所領畧的就是這樣，認為絕不會別開生面的。他知道基多只創設了一個教會，從自己是個教友這事實上，他知道自己教會是正牌的，所以必需拒絕一切魚目混珠的膺品。

那麼我們是要貶責信仰別的教派的人們嗎？絕對不是，天主不許那樣做。我們要弄清，反對一所房子，與反對住在房子裏的人，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我們既為天主教友，就只有反對這座

醜陋房子，因為我們知道它不是天主的家；但永不敢反對住在房子裏的人。他們的教會是冒牌偽造，這不幸事件，他們並沒有任何錯誤。是四百年前的他們的祖先該引咎自責。因為他們自己故意的把基多傳下來的教會，一脚踢開，自己隨心所欲的製定了一些教條，產生了現代這五花八門的教派。——從克朗麥 Crammer 與依利沙伯 Elisabeth 的半天主教制，到最近所造成的一場混亂的局面。

這就是天主教會的地位。但這樣的地位，不自今日始，差不多與教會有相等的歷史。當教會草創始定時，就有人出來，妄作主張，散播分裂的種子。宗徒們當時就應付過這種難題，正像現代我們必需應付的一樣。

十二個宗徒裏最和藹可親的聖若望，一天遇到馬桑 Marcion——一個當時的宗教領袖。『認識我嗎？』馬桑走前一步，開口招呼道。

『那能不認識呢！』聖若望板着面孔回答。『我認識你是撒旦的大兒子。』

如過現在一位天主教友，對人家的問候致意也這樣子回答，我怕他免不掉要吃一記耳光吧！但是我們須認清，馬桑那時是正陰謀着把人從教會裏拉走，所以才被若望看作是撒旦的大兒子。

聖保祿對這樣問題的態度，也一樣的嚴厲逼人。小亞細亞地方有幾個傳教的人，計劃着自唱新說，別立門戶。聖保祿聽到這消息，當即寫信警告教友們，不要與這般敗類發生關係。說：『就是天上來的天神對你們講道，若與我從前聽的不一樣，也要棄絕他！』

關於他們這樣的態度，吾主實際上完全准許了。如過你翻開默照經（新經最後的一卷）看下去，會找到他對小亞細亞主教們最高的讚譽，是說他們壓制了方出世的新說。所以，並不只是現代的天主教友才被指責為沒有容忍的雅量。

從純然的世俗觀點來看，天主教會的地位，是很合邏輯。宗教是吾主的事業，他有全權決定傳佈宗教的方式與條件，因此他指派伯多祿為自己教會的有形基礎。講到這裏，結論漸見端倪了，因為只有一個教會是建設在伯多祿身上的。「你是伯多祿」，吾主對他說，「在這塊磐石上我要建設我的教會。」我現在要註釋一句，就是吾主所說的伯多祿，在原文中就是磐石的意思。

在這裏還有別的代表這統一性的字眼。吾主說：「我的教會，」原文教會二字并非多數的，現代一切光怪陸離的基督教派別，一定不是耶穌當初的本意。

我的教會，他這樣多次的叫它；更反覆的用別的字表示這同一的觀念。如：我的教會，我的國家，我的葡萄園，我的羊棧，常暗示着統一的意思。在事實上則更為顯然。下面借用一句近代在宗教辯論時常說的話，証明吾主完全不能容忍別樣派別。「我還有別的羊，它們不是這一圈的。」他說，「我必須把它們引過來，以便成爲一個圈，一個牧者。」如過別樣教派同是他的，何不就讓人們在那裏呢？爲什麼一定要把人們帶到一塊來呢？顯然的，如過他的話有什麼意義，那所指出的一定是，該有一個羊圈一個牧者，這個牧者就是他自己。他盼望所有的羊全走進這個圈裏。

不多年前，對於這個煩難問題，許多人曾努力加以解決；他們想出了一個原則，在這個原則下，一切教派可被看做一個教會。就是把教義分成基本的與次要的兩種，只要在基本問題上各教派意見融洽，就算態度一致；至於枝節出入，無足輕重，雖不能完全免除，但亦不害於教會之為一體。

可是，這原則並不能消滅困難，因為最易為人爭論的不同點，並不只在次要的教義裏，就是根本理論裏，亦所在多有。比如說吧，天主教說，教宗是教會的有形頭腦；誓反教則說，他不是教會的有形頭腦。他們說，聖經是信仰的唯一標準；天主教則說，聖經不是信仰的唯一標準。天主教說，聖體是救世主的血與體；但對於誓反教徒，這却是崇拜偶像，因為他們說聖體不是救世主的血與體。此外還有許多諸如此類的重大問題，這裏不及縷述了。

並且，這原則的用意雖佳，但根本是錯誤的。問題的癥結不在這條或那條教義是基本的；只在它是否為基多所講的道理？如過是，問題就決定了，任它是大或小，沒人可以廢除它。

關於這個絞盡腦汁所想出的原則，雖是發現了缺陷，但天主教以外的教派還要想法補救，說是一切彼認為次要的教義，全不是基多的道理，乃是教會後來捏造的。又說，教會日漸腐敗，陷於謬誤，八百年之久埋葬在崇拜偶像的黑暗裏，（他們的 *Book of Homilies* 上這樣說）。但這裏他們又碰上不容置辯的事實了，就是吾主既然保證要護守自己的教會，直至世界窮盡，當然那八百年也在裏邊。由於這保證上的條件，教會一定不能陷於謬誤。這是決定整個辯論的主要因素。



或者基多根本沒創教會，或者他確已保證了他的教會不能錯誤。如過一千九百年前是真教會，現在一定還是真的，非然者，吾主一定是言不顧行，空口說白話了。可是，這樣的話不是褻瀆天主嗎？

當然的，隨着時間的延續，我們的信仰是要漸漸的解釋的更爲詳盡，更爲發展的。比如說吧，聖母始孕無玷的信條，直到一八五四年時，才公佈爲天主教會教理之一。但這絕不能說一千九百年前，這信條的真實性沒有現在的可靠。因爲這種說法，就像說兩個同兩個並不常是四個，直到加法發明後，使它們加到一塊，才得到這「四個」的話，一樣的愚而可笑。

爲了這原因，天主教會對於近年來常舉行的各教派統一運動，從沒參加過。誓反教的各派別知道合爲一體的重要，所以開着定期的常會。研究方法，製定共守共信的綱領。但天主教會從沒參加討論過，事實上她的確不能夠。因爲這樣的會議，只能以妥協精神，討價還價的法則，才能達到目的，但天主教會不能妥協。她負着保管基多聖言的責任，就是一字一句她也不敢增減，稍作讓步。吾主自己說過，天地有時盡，但其言則永古不滅。

天主教會能這樣始終如一的原因是什麼呢？當然，吾主能從天上運籌帷幄，直接管理她，但慣常他願用人做媒介來從事工作。他的教會在地上，所以需要個有形的機構。因此他委派了伯多祿做教會的領袖，交給他一切行政上的權力，說：「我把天堂上的鑰匙，全交給你，」這是吾主在委任狀上許他的條件。「無論什麼東西，你在地上捆綁起來的，天上也要捆綁起來；無論什麼

東西，你在地上釋放的，天上也要釋放。」這意思很明白，就是說你為我的教會的領袖，在你權力內所有的一切作為，我在天上全承認。

這是個廣大的權力，基多不但交給了伯多祿，並且交給了他的繼承者，直至世界末日。因為只把這權力一時的交付，幾年後又取消，那等於沒有交出。所以，教宗是伯多祿的繼位者，是教會的有形的頭，享有基多交給第一任教宗的權力；在他的權力內的一切作為，天上也同樣的承認。

有人說把這樣的權力交給人，不嫌其過於廣大嗎？但是我們要認清，教會是基多的神奧身體，必須有他的權能才可，所以這個權能放在教宗身上，絕沒令人驚訝的理由；反之，如過他沒有這權能，那才使人惶慮呢。他並不是神聖的。在一切瑣事俗務上，也像我們一樣，能够誤謬百出。但當他以基多代表的身份，行使其職權時，則一切主張論列，俱有基多的不誤性。在教會裏，他是權能的中樞。關於宗教的一切問題，我們要服從他的指示，像服從基多一樣。這就是天主教會所以能保持統一性的秘密。

如過他是教會的權能中樞，則各教派如要聯合起來，結為一體，就只有歸附到他的權能上去才可。誓反教的各派別對這樣的解決原則不肯同意，但對這辦法的邏輯性，却不否認其為正確。他們的態度，在他們主編的基督徒世紀 *Christian Century* 最近一期社評裏，已經賅括的表示出來了，「如過在神學上先同意以後才能統一，那麼，」他們這樣說道，「這種統一就只有在羅馬

提出的條件上才能實現，這就是說，非完全屈服於一個人間的權威之下不可。非羅馬派的教徒，對於這樣的條件是不願接受的，但任何其他條件，又毫無獲得統一之可能。『從這坦白的表示上，我們可以看出，在天主教會外不只沒有統一，並且也不盼望統一，因為屈服於羅馬之下，是被認為犧牲太大了。』

總括起來說，在世界上天主教會有一種責任——對於自己的子女，同對於自己權限以外的人。對於教外的世界她能做的最大工作，是克盡厥職的看守好自己的珍寶。這樣，人們在厭倦了暗中摸索與紛擾不安之後，要自動的回到她的懷抱裏，那時他們會感到她的信仰，新鮮而富有活力，正像一千九百年前她從她的神聖建立者手裏接受過來時一樣。

## 罪惡與神奧之體

天主教的教義，本來，絕對不是中古世紀陳腐的貨色。不過，因為它在思想上，超出現代之前，所以一般人不易了解它，反而看着它，以為不能摩登入時。這個意外的發覺，使崇尚維新的青年，如大夢初醒，驚愕失色，深感進退失據之苦。爲了探求底蘊，他們就遑遽的找闊綽的教友談談，向窮苦的教友問問；與放蕩的教友周旋，和恭謹的教友接近；把知識浮淺的教友，也拉到一邊，虛偽的逢迎一番；出乎意料了，他們發現就是飽學博識的教友，也並不因了不能信聖三裏有四位，而感到思想不自由，受了限制；他們再訪問信仰堅定的教友，與思想動搖的教友；剛愎自恃的教友，與蕙縮怯懦的教友；新近領洗的教友，與叛教未久的教友；他們感到叛教者所以叛教的理由，也就是領洗者所以入教的原因。經過這樣多方面的問詢，討論與研究，他們得到的結論是：天主教友都是正常人民，能代表人類的全體。天主教會雖與世界任何組織不同，然而沒有人能不承認這教會是神聖的。

但只有一件事，使他無從索解：因爲他讀過一位世界宗教會議的代表的報告說：『我信仰一

個神聖的公教會，可惜這樣的教會並不存在。」他還懷疑，如過教會內也有罪惡，怎能還算是神聖的呢？聖保祿不是說過嗎：『基多愛教會，犧牲了自己來祝聖她……這樣他能獻給自己一個光榮的教會，沒有污點，皺痕，同任何類似的瑕疵，而為聖潔無可詬病的。』他親自看見過教會的污點，皺痕與瑕疵。但他却忘記了這個事實，就是七十二個門徒裏邊也有很多和基多分了手，走了別的路；十二位宗徒裏也還夾雜着一位魔鬼。婦女中雖然也有殘酷嗜殺的，但她們仍舊彼叫做美性 *fair sex*。天主教會今日被稱為聖潔的教會，不是因為教友們頭上全有一道光圈，因為基多說過他世界上的天國要包含着好魚與壞魚，愚蠢與聰明的處女，在收穫時才該分開的莠草與小麥；她所以為聖潔的原因乃是因為（一）她的創造者是聖潔的；（二）她的教義是聖潔的；（三）她的許多子女是聖潔的。

在閃耀的太陽上也有黑暗的斑點，但世界的真光，神奧之體的聖首基多，則毫無瑕疵可指。在論語裏我們讀着這樣的句子，說是君子先行而後言，然後依其所行為人言。基多的行為，就是如此。他先謙抑了自己，把自己視若無物，甘為奴僕，然後才說：『你們跟我學習吧！因為我良善而心謙。』如過在普通人的唇上，流出這樣的話語，這一定是一種可厭的自相矛盾。但是耶穌謙卑溫馴，志高行潔，毫無可指責之處，才真能作此語而無愧赧。才真能對着擁繞在前後，張口注目，急欲一觸衣裾，以獲聖佑的人羣，這樣說：『你們要勉為聖潔的人，因為我是聖潔的。』在他的唇上，這些的言語聽着並不刺耳，反使人感到恰切適當。

這雖是件奇事，但還有比這個更奇的。平常一個人在臨死的時候，必定謙卑自下，像罪人一樣，懇祈天主矜憐他——。但當死亡走近謙卑的基多時，在他的面容上沒有一絲爲自身的罪愆而生的痛悔。在他一生中，他也從沒有因了罪行而搥胸跺足，或洒過一滴懊悔之淚。在山園祈禱與十字架上時，雖是給人類的罪惡污垢了身體，穿着鮮血塗滿的紅袍，但他沒爲自己的任何言行，露出一絲憂傷悔罪的神情。他對門徒們說：「當你們祈禱時，說：我們的父啊……赦免我們的罪過吧！」但他從沒用那樣的口吻爲自己祈禱過。他沒說：「父啊赦免我吧！」——只是說「父，赦免他們吧！」因爲他既沒有罪過，何必求赦宥呢？

救世主的聖潔生活，與那般品行敗壞的叛教分子，是如何顯明的對照啊！那般叛教的人，使一個統一的教會悲慘地解了體，直到如今，雖然一些熱忱的宗教家，致畢生精力，欲令其復歸完整，亦不可能。齷齪的房屋應當洒掃，絕不應用火藥來轟炸。他們不採取先賢的辦法，從內部加以洗滌拂拭，而蠢笨的想用開刀手術，除去潰爛與腫瘍，來醫治教會的傷創。結果神奧之體受了宰割，一塊塊的剝下來，離開了心臟。但基多只創了一個教會，除非我們說他是實行着多妻主義，不然的話，就只有這一個教會是他的唯一淨配。他並且說過雖然將來不免有罪惡發生，但不足離間夫婦間之愛情，他要與她白頭偕老，直至世界窮盡。有人說是千百年來獨自稱爲真正教會的天主教，的確有過個時期，賢淑貞靜，很守婦道，但日後却品德喪敗，淪爲娼妓。說這樣話的人，吾人可視之爲基多的冒牌先知。在這情況下，一定是有人錯了，但絕不是基多錯了。

統一的教義，是現代對抗基多的凶頑敵人的堅強壁壘。樞機主教紐曼 Cardinal Newman由於早年的偏狹教育，在歸化之前，堅信教宗是假基多。但經過詳盡的攷察研究，真相大白之後，他發表了這深奧的實情，說一般假基多敗類，模倣基多的音容態度，不爽毫髮，所以翻轉過來，給一般沒鑑別力的人看着，真「基多」却像假「基多」了。在這裏一般不信天主教的人，爲自身與爲我們的原故，全當過細的研究一下，不要犯這錯誤，把「真基多」認做「假基多」。雖則基多許諾過，地獄之門對他建在磐石上的教會不能得到勝利，但像魔鬼似的，還有人不肯歇手，圖謀着破壞教會，這真是太不自量力了。

但我們也在驚惶失措的幫着割裂支解一切時間煅煉過的倫理法則。這種摧殘破壞的情形，爲世界普遍之現象。在政治上，國際道德早已消滅，早已成了一種過去的往事了。有人說我們或爲民主主義者，或爲全能主義者，除此無別途可行。由於宣傳上的技巧，人們的意見都被蒙蔽了，所以對西班牙的戰事，美國，英國以及法國，差不多百分之七十的人民，全同情於仇恨天主的無政府主義的共和政府，認她是爲民主主義作戰，壯烈地犧牲一切。實則她才真是蒙着羊皮的狼，最殘虐的全能主義者呢。現在中國境內的戰事，十五位神父罹難；這個數目我們認爲事態已很嚴重了，但是不要忘記，在紅色的冒牌民主的西班牙，開戰後兩星期內，神父與修女們被殺的，就已有一萬五千人了，對這仰承莫斯科鼻息，變態的全能主義的民主政體，天主教信友一定不能表示同情，但在這種淆亂黑白的宣傳裏，很多心地純潔的教友已受了蒙蔽，只有教會却能仗義直

言，揭穿虛偽做作的假民主的陰謀，以正國際觀聽；對於重視人類，及天主的權利的真民生政治，則昂勉有加，讚揚備至。同時更對左傾右傾的全能國的獨裁者，加以警告，說明唯一合法的全能國家乃是天主的國家。至於私人與公共的道德方面，最囂張的醜行是離婚與重婚。這種行為破壞家庭組織，直接削弱國家的基本，雖然有許多人容許，但基多却視之為邪淫。為矯正這已經瘋狂，凶燄大熾的罪行，普通社會改革家所提出的方案，是力謀離婚手續的便捷。同居制度最初不過只是一種理論，目下則已演為實事。避孕藥的採用，天主教絕對不允許，其他教派則多已認為合法。到現在如過一個母親有胆量產生第二個嬰兒，就被人叫做法西斯蒂。用安眠藥殺人，在二年前一般頭腦清楚的人，還認為是謀殺，現在當然還是謀殺，但却引起了激烈的辯論。在贊成的一方面中居然有少數自由思想的牧師，說是如過動機高尚，就找不出反對的理由。很多的醫生，讓感情支配着良心，給婦人墜胎。自殺，一個人在憂患中，再沒一絲希望使他繼續忍受時因而自戕其生命。這在從前是彼看做是邪教的行為的，但現在許多掛名的基督徒也主張可行，忘記了十字架的意義，與苦難的崇高目的。一個基督教徒這樣說，如過自己的病是不起的絕症，他一定要領受上帝的聖餐，懷着虔誠的信心，放出煤氣來把自己窒死。

在這邪說紛紜，人慾橫流的社會裏，從前被人看做假基多的天主教會，向頭腦昏亂，喪倫滅理的人類，以尊嚴的語調，大聲疾呼，使回想到加利肋的耶穌的教訓。一九三〇年拉姆培斯 Lambeth會議時，一位非天主教的會員熱誠的說：教會能使近代思想純潔的人發生好感的秘訣



在這裏，他道：『羅瑪的最大吸引力，是由於道德觀念的謹嚴。這就是誓反教中的清教徒 Puritan Protestantism，自詡爲獨有的一點。羅瑪是宗教道德法典的保證人，從不妥協。由於這法典的力量，西歐基多教卒得保全，免遭崩潰之慘。它代表了人類維護最高道德標準的忠誠，它是抵制新異端洪流的堤壩。關於結婚，離婚，生育節制，服安眠藥，自殺……這些問題，沒有任何派的倫理神學，能判斷聖公會 Anglican（英國國教）與獨立教 Free Church 所主持的理由孰是孰非。只有羅瑪，對這些生與死的鬥爭，和西方的生存與死亡的問題，有明確一致的答案』。

即使歷史上最腐敗時期的最壞教宗，也沒像現代人一樣，自己制定新道德，辯護他個人與時代的罪惡。這些教宗們雖知法犯法，行爲不檢，但他們常是毫無隱飾的說明犯法就是犯法。現在一般強詞奪理的詭辯家，想自己的罪惡是新式的，前所未有，殊不知在古代巴比倫 Babylon 早已有了這樣的事。他們違心的說，『合理』與『錯誤』不過是羣衆心理：如過僅有少數人行爲錯誤，那就是錯誤，但假如人的行爲全錯誤，那就是合理的。只有反抗潮流的少數人，硬要作合理的事，那才是錯誤的呢，我願你們全認清這一點。坦白的說，天主教確不是道德觀念薄弱的人所能信仰的，在現代的環境裏，做一個循規蹈矩的教友，尤其較以前任何時期爲難。但天主教會公開的表示，唯有他是神聖的，因爲在一切教派全猶豫踟躕，抱定息事寧人的妥協精神的時候，她却始終堅毅的以權威者的氣概，要人民遵守簡明而難行的道德律——就是基多向這個崇拜國家，離婚狂熱，假貌爲善與信仰異端的世界所宣佈的。

如過你信一般對教會有惡感的歷史家，誇大不實，甚至純屬面壁虛構的記載，那結果你只有信有史以來的教宗全是人類各時期的最大流氓，連現代的第二百六十二位也是人民的公敵了，這個道理很難講，罪惡很容易爲人注目，渲染過實；聖德則往往被人忽畧過去，視若無覩。天性敗壞的人，如蠅逐臭一樣，很快的就找到了敗德的教宗，對少數（四個，最多亦不過六個）伯多祿的不肖繼位者，大加批評。但對志高行潔的大多數，則不讚一詞的輕輕的撇過。當知即使發現了假錢幣，也不能證明所有的或多半的錢幣都是贗造的，少數暴虐或險惡的皇帝與領袖，不能證明一切皇帝與領袖全當剷除淨盡，而代以無政府制。美國雖然也有匪徒滋擾，但仍不失爲天主眷愛的國家。

爲什麼不把事情的是非曲直辯白清楚呢？一般人常說教會禁錮思想，實行愚民政策，但在文藝復興時代，教宗們的行爲却與這個正相反，他們因爲耽於學術，提倡文化的原故，甚至把自己所負的更重大的超性職務全荒疏了，與當時的風尚沉瀝一氣，而不知自拔。但是抓住一點短處而大放厥詞的人，有幾個人注意到在二百六十一位教宗中，有八十三位，差不多全數的三分之一，因爲聖德出衆的原故，被教會列入聖品呢？有什麼其他的制度，其他的教會，或其他團體，對領袖們的節操品格，能有這樣的光榮記錄？對一般既不肯叫如達斯 Judas 爲典型宗徒而偏說亞歷山大第六 Alexander VI 爲標準教宗的人，這事實所給與的是個什麼樣的回答？不論誰要攻擊這羣殉道死難與志高行潔的聖人時，（包括近代的偉大教宗在內，如良 Leo，本篤 Benedict，庇護

十一 Pius XI，與我們現在的教宗庇護十二），在擲第一石子之前，該檢驗一下自己的品格和節操。

聖德可分爲三等，第一等是真正的英傑，第二等是超衆的賢哲，第三等就是普通的美德。從前一個年輕的人，問基多如何可獲得長生之道，他答說要善守誠律。『但我從幼年就守着這些誠律』，他爭着說：『這個青年如過能這樣持續行下去，直至老死，那他的行爲就已達到了獲得長生的普通水準。但他的理想還要高，不以普通水準爲滿意，所以基多又對他說：『你要想成爲完善的，該去把一切產業賣掉來跟隨我。』這樣超等的聖德，包括真福八端與勸告 *Counsels* 裏所指示的極品聖德的實行。像基多一樣的貧苦，貞潔與服從。這是理想中的至善，就是現在願捐棄世俗福樂，像宗徒們一樣追隨基多的人，在修院裏所過着的生活。可惜這修院生活給宗教改革家們廢除了，使他們的信從者，失去了成聖機會最多的一個門路。

但事實上，並不是修院裏的每個人全可成聖，被捧到祭臺上。這還需要特殊的勇敢，與最高典型的聖德。比如最近兩年來西班牙的殉道精神，成千累萬的給共產黨徒與無政府主義者殘酷的殺戮，臨難時還高呼着『耶穌君王萬歲！』又如在極端危難中。因了熱愛天主不惜任何犧牲，堅決的繼續着一切靈修生活，亦可達到成聖目的。在一個人被列入聖品之前，教會要詳實審慎的調查是否一定有確實可靠的聖蹟，來做這列入聖品的保證。

一個教友能說，『天上的一切聖人，全是我的姊妹兄弟，因爲他們是教會母親生的，而她也

是我的母親』。從十六世紀起，聖人名錄上就再沒添過新名字。這紙名錄，少數誓反教的派別，也視如珍寶，從羅瑪抄了一份帶走。這單子上雖是沒加新名字，但聖人的陣容却隨着歲月，日見充實了。我們絕不否認，在別個教派裏，也有思想高尚，熱切誠篤的男女信徒，但從記錄上看，只有天主教會才是產生大聖人的母親。他們的超凡軼俗的品德，流芳千古，使同信仰的庸碌分子，亦蒙其榮。是因了他們這般人，當然你我不算數的，我們才能有把握的稱天主教會是聖潔的。他們把說謊的招牌，推到那般慣會誤解教會的人身上，他們都想教會的冷酷的，重形式而限制思想，在人與天主間做了壁障，使不得直接通欵曲，而互道情愫；因爲在教會的祭臺上，我們找到這些舉世聞名的神奇人物，如聖十字架若望 St. John of the Cross，聖德肋撒 St. Theresa，聖方濟各 St. Francis——這浪漫主義之父。

生活上的每一行業，人羣中的每一類型，在聖人錄裏全有代表。例如清白純潔，纖塵不染的聖類思 Aloysius，覺悟前非，痛悔前過的馬達肋納 Magdalen，靜止不動，在柱上消磨歲月聖人的西門·斯提裏茲 Simon Stylites，志切救人，四方奔走的聖保祿與沙勿畧；乞丐聖人與貴冑出身的聖人，如愛德華 Edward the Confessor 同蘇格蘭的皇后馬加累特 Margaret 嚴正的聖本堂聖味雅納，過着家庭生浩的聖人，又托馬斯·摩爾 Thomas More，他唇邊流露着笑語走上斷頭臺；酷愛和平的聖人；和極端時髦女子也不敢正視的聖人，如聖女若納達克 Joan of Arc，在五百年前，她戎服男裝，金刀大馬，但仍保守着聖潔；到處受歡迎的聖人，如巴特利克 Patrick，永

遠沒誰想念的聖人，如提斯馬斯 *Dismas*，他是死犯的主保，一位近代作家說他是一種流氓聖人，機警的站在天國的外場上，矯健敏捷的奔馳追逐，搶救將要墜落的靈魂；但他却有被基多親自封入聖品的光榮，因為他很感動的對他說，「今天你就跟我到天堂上去。」真的，這一切聖人全是我們的，是我們這大家庭裏的人，這是閣家的榮譽。

當宗教改革家與羅瑪分裂時，他們不僅把教會流着汗血抄寫的，與一千五百年來嚴密保護着的聖經隨手帶走，並且隨其所好的把教會流傳下來的行政方規，教義與聖事等，帶走一大部分。但是，現在非天主教直轄的人，恐怕也全願意在這具有殊權的天主教會裏祝聖自己吧？因為別個教派，有的完全沒聖事，或者至多兩三件；但在這裏，教會為她的子女備妥一切祝聖的需要：就是七件聖事，把人從生到死的全部生活，加以切實保障；從領洗起，靈魂在精神方面得到新生命，與神與身體合而為一，到終傳止，那時慈悲的撒瑪利大 *Samaritan* 在神父的形體裏，來探問病人，在他的犯罪門戶的五官上，塗敷聖油。教會這樣的領導人成聖，稱之為神聖，當非諂諛之詞。在世界窮盡時，凡堅決拒絕她救援的人，全要嚙閉門羹，不得進天國。只有到那個時候，一切的污點，皺痕與瑕疵，才完全刷清了。因為「基多愛教會，犧牲了自己來祝聖她……這樣他能供獻給自己一個光榮的教會」。

把眼睛注視着他的榜樣，相形之下，我們愈感到自己生活上的失敗；我們的卑鄙，罪惡，我們的狹隘心胸。但我們對自己說「我雖不好，但我決不失望。當然我永遠趕不上他，因為他健步

如飛；可是，他從沒要我一定趕上，他要我做的，只是當他在塵土飛揚的世途上勇往邁進的時候，跟在後邊跑，或至少我們必須相信自己是在他的後邊，沒迷了方向而已。雖然，傾跌，足疼，腳腫，以至於疲乏的要死，但有一顆充滿着希望的心，爲了成聖，堅決的在可能範圍內，執行他的意志，甚至決別朋友，斷絕家庭，犧牲社會地位——甚至有一天必須加入他的天主教會！

## 基多的教會是公教會

三月二日下午五點半鐘的時候，梵蒂岡 Vatican City 伯多祿大堂前廣場上，擠滿了羣衆，焦急地注視着息斯定小堂 Sistine Chapel 上的煙囪，期待着教宗庇護十一逝世後繼任人選的信號。在中午的時候，煙囪裏噴出的黑煙，已經報告給他們早晨選舉的結果，沒有人獲得了合格的票數。能榮踐伯多祿的宗座。現在已是黃昏了，第一日的選舉要結束了，堂裏的焚票爐又燃了起來，那時廣場上的羣衆，看見一縷淡薄的白煙，裊裊飄入空際，立時興奮的如同怒浪似的向前擁去。停了一時，忽然間以後『Bianco! Bianco!』（註一）的呼聲，响電似的爆發起來。一縷輕柔潔白的煙絲，繚繞碧空，報告給他們新教宗已經選出了。就在這一瞬間，一幅寬大的帷幔，繡着教宗的徽章，從伯多祿堂的陽臺上垂了下來。幾分鐘後，人羣鴉雀無聲的靜寂了，總樞機大主教出現在陽臺上。

微音機把他的語音傳送到下邊廣場上的播音機裏，又經過梵蒂岡電臺，散播到全世界的無線

基多的教會是公教會

電網裏·總樞機說：『Nuntio Vobis gaudium magnum! Habemus Pontificem!』『我報告給你們一個大喜訊！我們有了教宗了！』那時羣衆們欣喜若狂的歡呼着，但爲了要聽清楚總樞機下邊的話，所以，立刻又靜寂了。『Eminentissimum et reverendissimum Dominum meum, cardinalem Eugenium Pacelli, qui sibi nomen imposuit Pium Duodecimum.』『他就是最尊崇最堪敬仰的，友振尼歐，巴采里大樞機主教，他取名爲庇護十二。』興奮的羣衆於是不約而同的唱起『Deum Laudamus』（註二）讚美詩來。這聲調的旋律像是突破了伯多祿大堂前的空場，直傳遍了全世界，——老實說它真傳遍了全世界。

樞機主教的言語，在空中以太的波浪裏，傳播出去以後，廣場上雷動的歡呼，立時引起了全世界三萬五千萬教友的共鳴，響遍了整個的世界。歐洲的二萬萬教友，亞洲一千五百萬教友，非洲五百萬教友，西半球一萬萬教友，奧洲二百萬教友，全愉快感激的讚謝天主，同唱『Habemus Pontificem, Te Deum Laudamus』（註三）

真的，從基本上，從她的本性上，基多的教會常常是，而且永遠是（加特力克）公教會，換言之，就是普世，一切人類的教會。基多來到世上，給人們帶來了超性的生命，存放在他的神奧之體——教會裏。照他的意思，這個生命，該傳給任何時期與任何地帶的任何人類。他向着他用來建設教會的宗徒們，這樣說：『不是你們揀選了我，乃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派了你們去產生果實，你們的果實將永遠存在。』（若望一五——十六）他又清清楚楚的指給他們該到普世去傳教，



不該只限於一地。說，「你們到全世界去，把福音講給每一個人聽。」（瑪竇一六一—一五）不分言語，膚色與國籍，全人類做了他們的聽衆：「所以你們當去，教訓一切人。」（瑪竇廿八—二十九）「你們要爲我作証，在耶路撒冷，在全猶太與撒瑪利亞，甚至在地角天涯。」（宗徒行實一—八）就是在教會初期五十八年時，聖保祿寫給羅馬人的信上也能這樣說：「他們的聲音已傳遍大地，他們的言語已傳到天邊。」（與羅馬人書十一—四八）在十九世紀後的今日，當基多的新代表的降福語音，在空中傳播着，散給 *Tripi et Orbi*（註四）時，「傳到天邊」這句話，是如何的中肯啊！

我們說天主教會該傳於任何地帶與任何時代，並不是說她必須同時生存於世界各部而絕無例外，更不是說她必須把人類全體完全包括在內。基多自己對我們說：「天國的福音要傳遍普世，給萬民作証據，然後世界末日才來到。」（瑪竇二四—一四）所以我們的意思是說的差不多的普遍性，只要它擁有龐大數目的信友，在世界上已知的地帶裏，比較普遍的設立起來，這樣能夠發展到別的国家裏，就可稱爲是公教了（註五）聖保祿寫給羅馬人的信裏，所提示的也就是這種差不多的普遍性。基多死後一百年，聖儒斯定 *St. Justin Martyr* 所寫的，也是這同一的普遍性，「沒有任何人種，希臘人或野蠻民族，或任何其他民族，不在他們的社會裏，呼籲基多的。」這個若再看看基多在擴充自己的教會上所用的工具，就更顯明易懂了，因爲他所用的乃是人類，乃是自己的宗徒，弟子，司鐸，傳教員與信友們，并非長着翅的天神們。基多以後的世界史，對

這事實給了個强有力的明証，就是教會在她的發達史上，雖遭遇一切迫害，磨難，但進展之速，不僅驚人，且幾乎使人難於置信。

如過我們把教會的廣博普遍性，用相對的眼光看，就是說與其他教派比較來看，則并不需要信友的數額，超過其他教派所有之總數。假若她能比任何一個教派所有為多，已經够了！事實上她確是保持着最高記錄，使各教派不能與之相頡頑。全世界天主教信友的總數是三萬五千萬，而誓反教只二萬萬個，還彼此分名別類，嫉不相能；猶太教的信徒是一千三百萬；穆罕默德的是二萬一千萬；佛門弟子則為一萬四千萬，其他小教門更用不着提了。

教會的普遍性，是創設者基多給她的一種標記，由於這標記，人們能够很省事的辨識出他的教會來。在一切雜亂的教派中，很容易的我們可以認出這個事實來，就是從福音充分傳開以後，只有她能說是實際上傳遍了普世。在她的圈裏，聚居着最多數的羊羣，在同一的合法牧者指導下，保持着同一信仰，共守着同一聖事，參加着同一的禮儀。

僅是信友的激增，分佈到全世，這並不是基多的教會成為普遍的原因。在分佈的途中，或者說在生長中，如過不是她堅持着故有的統一性，那分佈將會很快的演為分化，而至解體。爲了這原因，她寧願割棄整國的教友，讓他們走開，而不願犧牲基多交給她的信條的一字一句。她的普遍性，是普遍的統一性。在聖神降臨時，宗徒們全受着聖神的激發，心裏充滿了愛天主的情緒，他們開始用各種言語講道，但所講的與所宣佈的却是同一的福音，全擁護着領袖伯多祿團結起來

·從那時到現在，天主教史上永遠是一個信仰，一個中樞，一個天主，一個救世者。現在也還是一樣，絕少更異。一切的一，一的一切！她如何能會是別樣情況呢？基多命令他的宗徒們出發全世界，教化萬邦時，也命令了他們，「使他們遵守一切我所命了你們的事。」（瑪竇二八—二十）不但宗徒們，就是天主教會在她的悠久歷史上，也沒有在她的主人所授的教理以外，教什麼新的材料。

如過把教會僅看做是人的組織，把他的生存與實力積蓄全看成是由於人的維護，那無論如何對她的堅定成長與驚奇發展，是得不到圓滿的解釋的。但教會既為基多的神奧身體，而基多為神聖，故教會亦享有其神聖之生活。生活中最主要的一種特質為生長。在開始時，天主在地球表面上造了生物；命令他們：「增長繁殖，」當基多派遣宗徒們到普世傳教時，他對教會也頒佈了這命令。這新創的教會要增長繁殖，像一切生物一樣。纖小的芥子要長成參天的大樹，在它的濃密枝葉間，天上的飛鳥築巢棲止。生物的靈魂與身體若欲美滿的達到生長的目的，必需各部肢體全參加工作，才能有好結果。基多的神奧之體的肢體，是所有的因了領洗聖水與這身體結合為一的人民。所以，各肢體的活動實為教會生長所需要。不僅工作緊張的傳教人員，神父，與修女，因了自身的日常犧牲對於這生長有直接的補益，就是教會的任何一個肢體，過着虔誠的生活，按照理智的指示愛主愛人，也是把每日的獲得，捐助了這繼續生長的身體，使其滋養充足，發育益為健全。信仰淡薄的教友，不注意這些工作，那就只能算是這身體的一個麻痺肢體，一根枯枝，完

全沒價值，只合趁早砍去。『莊稼很多，只是工人太少了。』太少的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很多肢體，沒有認清爲整個身體的健全發育，自己有與其他肢體一致工作的重大義務。但這樣的工作需要犧牲，而犧牲對於許多人却是一個障礙物。

教會的成長與發展，要永遠繼續下去，直到天地終窮之日。『我天天同你們在一起直到世界末日。』（瑪竇二九—三十）對這發展與成長，有很多的私人與國家想加以阻梗，想把教會的生命，擊碎搗爛，就是在今天，他們依然這樣做着。但是他們的殘暴行動實際上有什麼成就呢？的確，在酷虐的壓迫下，少數的肢體遭了災害，肢拆臂斷，甚至毀滅了生命，但這局部的患難，却使整個身體增加了力氣，得到合理的補償。當人們把基多的死屍丟在十字架上，從加爾瓦畧山走下來的時候，他們心滿意足的思想是把教會的創造者，和給與生命者，根本消滅了。可是，僅過了三天，就發覺鑄成大錯，他們本來要阻撓的反倒促它實現了，——反倒把猶太人的皇帝，人類的皇帝，擡上寶座在光榮中給他加冕了。羅馬的地窟，不是教會的墳墓，反倒成了它第二個白冷那Bethlehem 牢獄裏的羈臭小房，絞頭架與鎗手，並不能置神與身體之肢體於死亡，反給他們以生命。只有罪惡才能把他們交給死神。只要地球上這身體的肢體聽着這命令，『去教訓萬民！』只要有人彼他的言語激發鼓勵，『我天天同你們在一起，直到世界末日，』這教會就繼續着增長繁殖，同時她也就名實相符的彼稱爲加特力克。

雖然教會的成長與擴充，主要的是賴着各肢體的積極活動。但教會爲有形的神與身體，她常

能表彰其故有的普遍性的榮耀與崇高，使天下萬邦遠瞻近矚，如山嶺之皇宮，完全與有史以來人造之教會，不同其類。基多的現代教會，具有這普遍而豐盛的榮耀，使人一見即知其為真正教會。如過有人對這事實懷疑，或從未加注意，那麼他只需幾分鐘，看一下教宗庇護十一逝世後，與庇護十二膺選繼位時，各方對這事件的哀悼與祝賀，就不難得到明証了。並非某一特殊信仰或特殊民族這樣作，實在任何信仰與任何民族莫不致其由衷之關切。有人說這不過是普通對大人物的哀悼與讚頌之辭。這語確是相當對的，但我們要進一步認清，這些哀悼與讚頌，最主要的是對他們現在據有的位置而發的，對教會的有形之頭，與基多的人世代表的位置而發的。是許多甚至於與她信仰不同的人，對教會本身與其現世之地位及任務而發的。

在四月三日的倫敦報紙 *Tablet* 上，我們讀到這樣的文字，「教宗是基多的人間代表；他的職責是領導其教會內之羊羣而加以撫育，——他是天主奴僕們的奴僕。在這主要任務上，他擺脫政治立場，國家觀念，超越一切現世俗務。他是我們的父親，我們的靈魂醫士，為他的原因，我們與他共同祈禱揀選他的聖神。」

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尼古拉·麥累，*Nicholas Murray Butler* 為追念庇護十一，說了這樣的話：「庇護十一的運命，使他生活在思想革命，與社會組織及政治機構動盪的現社會裏。以超然地位及非凡的政治家幹才，他光榮的過了一生。從教會方面來說，他固然備受愛戴，為不世的傑出人物。但僅以司鐸目之，實不足喻其才能。他的名字宜列入世界偉人史冊。這般偉人的

呼籲與見解，指導了社會輿論，激勵人生而使之向善……庇護十一的工作，不但對教會有莫大貢獻，即與全人類各方面之生活，亦有其不容忽視之價值。他將被視為英明之教宗與歐洲的大政治家，而為人所不能忘。」

從斯丹福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校長累，來曼，威爾柏 Ray Lyman Wilber，我們聽到這樣的語：「天主教會是偉大可靠的寶物之一，成千累萬的人全可抱着信賴與希望的心同她接近。庇護十一是人類的領袖，他比一般人更知道精神的價值，也更知道這使人異於禽獸幾希的精神德性，比它的表面價值，遠為重要。」

最後，美國猶太民衆大會主席拉拜，德，索拉普里 Rabbi D. de Sola Pool 說了這樣誠摯動人的話：「在這樣個彼疑慮，恐怖與憎恨分解的世界裏，整個人生像是失落了錨鏈，沒標準的在風浪中衝撞；沒有宗教的領導，在黑暗中指出光明的方向；在這苦悶裏，最近彼召升天的可愛教宗的品德，將為人類精神上之不朽珍寶。在非羅馬教會的子女中——沒任何人對庇護十一之逝世，哀悼之誠，憂傷之切，有如全世界之猶太人者。」

雖然事實上教會有這樣的光榮顯露在世人之前，雖然事實上她蘊蓄着一切真理，在時間與空間上全很廣博普遍，但仍然有少數的人，認她在用壓力，來束縛人生。關於這愚昧的謬誤，徹斯忒吞 G. K. Chesterton 說的很切當，「對教會裹足不前的人，多半想教會是一種禁錮人的修道院，……他趑趄的走着，很怕一個粗心，給這屈折的修道院『關住，』再也走不出來。對於他，

領洗入教不是走進一個開朗豁亮的聖堂，只是到個幽暗的小地方，像個告解神工架子……聖堂下的地窖也很容易的引起這同一畏懼。此外，傳統上的許多故事，也有這陰森氣氛……在習慣上，一談論起信仰天主教來，就活像是被埋在個陰濕昏暗的深洞裏一樣。」

在任何意義上，說教會狹隘侷促，全是與事實相距太遠了。無論從什麼教派轉到她的圈裏，一定感到心懷豁達舒暢，因為拋棄的是狹小侷促的派別，而走進的是個普遍博大的教會。離開的是黯淡迷濛，而獲得的是呵蕩光明。有人會憂慮丟掉泥濘的鄉僻小路，而走入新生命的康莊大道嗎？在世界上基多的教會永遠擴大增長，但尤為重要者，就是她永遠開拓世界的邊境；真的，如過沒有她，世界該是多狹小啊！

註：（一）Bianco! Bianco! 白的！白的！

（二）Te Deum Laudamus 「我儕讚頌天主。」

（三）Habemus Pontificem, — Te Deum Laudamus 主啊！我們有了教宗了，我們讚頌你！

（四）Urbi et Orbi 祝福羅馬與世界，

（五）Catholic 普遍，與共通之意。

## 基多的教會是從宗徒傳下來的

不多年前，在美國邊陲的一個僻邑裏，有一個青年人想在當地的公學裏，找個教書的位置。在許多不同的考問裏，有一項是問他屬於什麼教會的。對於這問題，事前他早已有人關照過了，所以在回答時，就寫下「第一個基多教會。」這幾個字，給非天主教的教師團看見了，認為還算滿意，於是就聘了他。但第二個星期日，教師團的脚色忽然發覺這位新教員在天主堂裏望彌撒，於是在驚駭之下，大發雷霆，立即招集會議，把這個新教員叫來，當場宣告解聘，原因是在考問單上他騙了人。這位新教員受了這樣無理的擺弄，不甚甘心，於是就起了訴，在法廳裏他把天主教會就是第一個基多教會這問題，讓任何人來反駁；但因為有不容置辯的歷史明証，結果法官只能判他勝訴，說明對造所持的見解，不足為解除聘約的理由，因為他的回答是正確的。

可是，很奇怪，雖然有這麼顯明的證據，現在居然還有許多人，依照自己的偏見，否認這些證據。熱切追求真理的人，很容易看出來基多所建的教會——第一個基多教會——該有什麼性質



，也很容易地能看出。這個基多所說的要繼續存在，直至世界末日的教會，從創始以迄今日的成長與進步的跡象來。我們在以前的演講裏，已經說明了基多的教會不只是無生命的團體，不只是一個死的「組織」，實在乃是一個「有機體」。是基多的神奧身體，而基多為其無形之頭。照他的意思，這身體必須是，並且的確是，統一的，聖潔的與普遍的。關於這幾點，先前已經講過了，現在還留着一點比較最重要的特質，今天就用來作題目，把本年來的一小時公教播音作個結束。就是基多的教會是從宗徒傳下來的。

我們所以用「從宗徒傳下來的」這句話的意思，是要說凡是自認為基多直接建設的教會——第一個基多教會——該能確切的證明，只有她自己是基多所建設而交給伯多祿主持的教會；換句話說，就是該能證明她的「根源」，「教義」與「行政」完全是從宗徒傳下來的。基多所建的真教會，該有這個特質，原因很簡單，用不着說明，普通常識也能看得清楚。現在問題的中心是在那一個教會能够是，並且能證明她的根源，教義與行政，是從宗徒傳下來的。這樣的教會，顯然只能有一個，而這一個照證據來看，就是天主教會。

只要把新經翻開瀏覽一下，就能看到這昭彰的事實，基多所建設的教會，無疑意的是從宗徒傳下來的。他親自揀選了十二個宗徒，派伯多祿為領袖，要他們把自己的神聖啟示，完整無誤的傳給天下，直至世界窮盡。「像父派了我一樣，我也派遣你們去。」他對宗徒們說。（若望二一——二二）「天上地下一切權力全交給我了。所以，你們去教訓一切民族，以聖父，聖子與聖神之

基多的教會是從宗徒傳下來的

名給他們施洗；教他們遵守我命令你們的一切事情，我天天同你們在一起，直至世界窮盡為止。  
 「（瑪竇二八一—一八，二十）

宗徒們是這新教會的宣傳員。沒任何人能參加這團體，講解福音，除非直接的奉到天主的命令，如聖保祿，或間接的被宗徒們揀選來做助手的人才可。「若不是被派遣的，」聖保祿這樣說，「他們怎能宣傳呢？」（與羅馬人書十一—十五）依照基多的話，既然他的教會永遠是一個，所以，做這教會宣傳員的人，在對外宣傳的時候，必需根據同一的教義，——就是基多所親授的教義。「即便是我們，或是從天堂上來的天神，若對你們講的福音，是與先前講的不一樣的，就是可咒棄的。」（聖保祿與加拉太人 Galatians 書，一一八）

初期教會結合在伯多祿這一個首領下，使教外的人有很多的看不上眼。但這是件很顯明的事實，在新經的記載裏或初期教會的傳述與著作裏，全不難找到證據；沒有人能否認這個事實，基多心目中特別器重伯多祿，曾有過多次的表示。在他們的第一次見面時，據聖若望說，基多就給伯多祿改了名字，把西滿二字改為責法，Cephas，或 Kephias，或 Kepha，或者像公教百科全書譯的叫作 Kipha——總之，就是磐石的意思。後來聖瑪竇在他最精彩的第十六章裏也這樣寫着：當伯多祿公開地承認基多為天主子以後，吾主就向他個人說了幾句話，表示自己要用他來做自己的教會的首領，「我對你講，你是伯多祿，在這塊磐石上我要建造我自己的教會，地獄之門不能攻勝它。我把天堂的鑰匙交給你。無論什麼東西你在地上捆綁起來的，天上也要綁起來；無論什

麼東西你在地上釋放的，天上也要釋放。」

關於這節文字的意義，有許多不同的解釋。但這些問題多半是宗教改革後才發生的。因為一般脫離羅馬的教派，想找到合法的根據，來鞏固自己反抗教宗的立場。在原文裏的「磐石」所指的就是「伯多祿」，現在許多誓反教的公正註疏家，也都承認了。格拉斯哥的湯卜遜 Thompson of Glasgow 在他的蒙納臺賽讓 Monastesson 裡說：「伯多祿是基多用來建造教會的磐石。這樣的解釋與原文的前後關係及意識全很適合。別的解釋都似乎牽強，……誓反教露出了不必要的恐慌，所以，用盡一切非法的冷酷批評，想把天主教的解釋駁倒。」

他們最引為口實的，是因為聖瑪竇，或者是他的譯者，在希臘文中把伯多祿寫成兩個字，即 Petros 與 Petra。但這完全是文法上的關係，實在無法避免。既然基多所指的是個男人，所以在把亞拉馬依克文 Aramaic 譯成希臘文時，聖瑪竇的譯者只能用陽性，而不能用陰性的字。否則吹毛求疵的批評家一定又要爭持說天主教會不建在伯多祿上，是在伯多祿的老婆或丈母娘身上。了。

教會初期的聖師們，常說伯多祿是一塊磐石在他上面建設着教會。但他們并非否認基多是這教會的神聖建設者，是建立這教會的第一塊基石。不過，也沒有那個人反對過伯多祿也是基礎的話。他們只把真實的意旨，解釋的愈見明晰而已。因為伯多祿是基多的人間代表，我們很可與福爾敦，希思主教 Rt. Reverend Fulton Sheen 一同說：「在伯多祿這塊磐石上，基多的話建造了

基多的教會是從宗徒傳下來的

世界史上所僅見的大國；這些含着至理的言語，是經過許多世紀的發育，才愈爲顯明的；爲了這些話，很多的人忍受痛苦，甚至犧牲了性命；爲了這些話，國際間發生戰事，刀出鞘，箭上弦，社會動搖，家庭破裂；這些話的關係如此重大，所以教會方面非但不肯刪削一字，並且在過去和現在，常常保護着它們，反抗各方面的屈解和改竄，直到基多從天上踏雲而來，審判生死者之時爲止。

這就是「從宗徒傳下來」的意義。基多的真正唯一的教會，該當有這樣光榮的世系。歷史上卷帙浩繁的記述，供給了不可否認的證據，只羅馬教會能擔當的起這「從宗徒傳下」的名義。只有她能與第一個基多教會相印証而爲一。因爲別個教派創設者的名子，生卒年月，全有詳明記載，所以任何人都能判斷他們是否爲宗徒傳下來的。在另一方面，社會上的報紙與全世界的無線電播音機，最近也証明了教宗庇護十二是繼伯多祿爲羅馬主教與天主教首領的第二百六十二位教宗，是這不容置辯與不可抗爭的繇繇家系，使初期教會滿被光榮，一別於同她分裂而另起爐灶的各教派。初期教會的聖師們，常把這個從宗徒直接傳下來的事實，認爲是基多真正教會的有力的鐵據。這鐵據到現在還是堅不可摧，正像在一千七百或一千八百年前一樣。

這個從宗徒傳下來的源流，也是它在「教義上從宗徒傳下來」的明証。正像柏特隆，康韋 Bertrand Conway 所指出的，「天主的教會不能腐敗，因爲基多曾許下了要保護它，不使它陷於錯誤中，……他從沒說聖經內包含着他的全部神聖啟示；他也從沒說過單靠初期的幾種文件，就

可以證明聖經的真確性。所以，只是援引聖經或歷史作立論的根據，實嫌未足。所以他對自己的真正唯一的教會，保證了永無謬誤，直至世界末日。」因此，我們可以說凡能證明自己的根源是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則她的教義也就是從宗徒傳下來的。

在這點上，歷史還是袒護我們的論點。就是在一切教派中，只有羅馬教會能搬出全部來自宗徒的教義來，——雖然有少數教義的界說，只是在後幾年或後幾世紀才劃定的。舉例來說吧，基多把離婚後的重婚，無論有任何理由，全烙上「邪淫」的印。時至今日，這項來自基多的教義，只羅馬教會還堅定不屈的嚴守着，做了唯一的保護人。再比如在初期，公教的著作與傳授中，雖然早已證明了有七種方法可以獲得聖寵，（就是我們現在的七件聖事。）但事實上，直至十二世紀後，才正式的把數目規定了，此外，我們還可以追源溯流在教會最初期中發見這七件聖事，因為在第九世紀時，東羅馬教會拒絕臣服教宗，與拉丁教會斷絕了關係，在分裂後他們仍保守着這七件聖事。以後就因了堅守這項教義的原故，使他們在十六世紀時，沒有捲入誓反教的漩渦，而合污同流。在第五世紀時有涅斯道利安派 Nestorians 與教會分裂了，但他們也保有這七件聖事。從這件事上，我們也可得到有力的証據，就是基多死後四百年，這項教義乃是公教信仰的主要部分。在開始的幾世紀裏，教會非常重視愛護基多所傳授的信仰，所以假如有人圖謀不軌，改革任何聖事，一定立刻被人發覺，開除教籍。所以，我們可以相信這項教義，是直接從基多傳下來的。天主教會從開始就做了這項同其他各項教義的保障，現在說自己的教義從宗徒傳下來的，當然

基多的教會是從宗徒傳下來的

很名正言順。

但尙不止此，真實的教會在行政上，亦是從宗徒傳下來的。『若不是彼派遣的，他們怎能講道呢？』但只是有有效的神品，還不能證明在行政上是從宗徒傳下來的，因為同教會分裂後的主教們也還能有效的祝聖司鐸。所以有效的神聖，必須與合法的統轄權相聯才可。這種權力的獲得，只有與伯多祿結合之一途。因為基多只對伯多祿，允諾了並且繳給了天堂的鑰匙。在這教會裏，捆綁與釋放的權力，高於一切。初期的教友們全承認了這個權力。凡拒絕接受的，無異自絕於教會，而失其教友地位。因了這樣嚴正的態度，才能使現在羅馬教會自稱，在根源，教義與管轄上，是從遠古一直傳下來，永未間斷的。所以，從名實各方面看，她確有，被稱為第一個基多教會的權利。

在天主教外，流行着一種信仰，說基多的確建設了一個普遍的教會。『那教會基多與信友結合而成；無論天上或人間，皆是諸聖相通功；……那教會健設在宗徒們與先知的基楚上，至一而無派別，至美而神聖，受着聖神的監督，教人以真理與正確之生路……』一直講到這裏，全算合情入理，但以下却別有用心作了個臆斷。說是這普遍教會分裂成許多不同的小組織，每一個小組織都可代表這個普遍的教會，都可算是它的一個肢體。這種臆斷，我們找不到根據。因為基多曾為他的教會祈禱，使它成爲統一的教會，所以今日的分裂只能算是人性脆弱的結果。我們但願信仰基多的人，將來能有一天在形式上復歸一體。

同這臆斷正相反的，是我們在從前的演講裏已經證明的許多事實。比如基多的神奧身體——他的教會——只是一個，絕無分出。他是頭，教會是身體。這教會建設在宗徒們身上，伯多祿做了這身體的有形頭顱。對這有形頭顱，基多特為祈禱，免其誤入歧途。因為基多是天主，他的言語必不能無效，所以他的代表在信仰與道德方面之論斷，必無舛錯。基多願自己的信徒成爲一體，恰如他和他的聖父爲一體一樣；要只有一個羊圈，一個牧者，他把自己的羊羣，信託給伯多祿管理，要他牧自己的母羊與羔羊，他願自己的教會爲聖潔的，像自己一樣；爲至善的，像他的在天聖父一樣。他願自己的教會普及全世，自己的福音充滿人類耳鼓，但同時保持着統一的教義，唯一的羊圈。他所建設的教會是這樣的性質，就是第一個基多教會的特質。可是，像我們前邊講過的，只羅瑪教會有這些特質。現在，未來以及於世界末日，只在這個教會裏，我們才能見這些特質。

如過我們想把教會——這神奧的身體——對我們的彼此關係，有個正確的認識，請聽一下福爾敦，希思主教 Rt. Reverend Fulton Sheen 作的『教會自述』吧。『我與基多同居。我看見過他的母親，知道她是個貞女，是天上人間最溫柔賢淑，純潔可敬的婦女。在責撒來亞，非利比地方 Caesarea Philippi，我看見了基多把西門 Simon 的名字改叫磐石 Rock，並且還對他說，他是石頭，在上面要造起不怕風吹雨打，直到天毀地滅的教會來。我看見了基多釘在十字架上，看見了他從墳墓裏起來……我在俄利瓦山 Oliver 上看見，他升了天堂，並且許給宗徒們要派聖神來，

基多的教會是從宗徒傳下來的

把他們做成自己世間的神奧身體的基礎……在羅馬我看見伯多祿同保祿的殉道致命，看見上千上萬的人，因了不願背棄伯多祿與保祿講的道理，甘受屠戮，殷血染了黃沙。我看見蓬尼法斯 Poniface 被派到德國，奧斯定 Augustine 到英國，西利爾 Cyril 同麥叟地亞斯 Methodius 到波蘭，巴特利克 Patrick 到愛爾蘭……在十三世紀時，我看見大塊的石頭，全對我歌功頌德，跑到歌德式的大聖堂裏……在十六世紀時，我看見自己的孩子們，受了浮囂世界的麻醉，離開父親的老屋，要根本改造信仰，這很令人痛心。因為如過只改革管理方式，他們就還有歸來的希望，但現在却難了。在前一世紀同這一世紀開始時，我聽到雜亂的語音，說是這世界不能容納我，因為我太腐敗，太落後了。我並不落後，我只是在幕後……我同凱撒們 Caesars 與帝王們，暴君們與獨裁們，國會們與總統們，君主制與民主制完全有過來往，看着他們興替起伏……對於科學的每一進步，我全感到極度的歡喜……的確，我沒隨着時代改變過自己的主義，因為一這主義並不是我的，乃是派我來的那一位的……在我的漫長的生命裏，看見了許多的時塵觀念，變做陳腐，這就越使我相信，對今天的簇新觀念，我一定還要活着給它們唱悼詩……我是天地間永生不死的人物……永不能不合時代，因為我根本無時代性；永不會給時間拋棄，因為我無時間的關係。我只有四個特質：我是統一的，因為我的靈魂從開始到現在從未改變過；我是聖潔的，因為我的靈魂是聖潔的；我是普遍的，因為我的靈魂滋養着全身的活細胞；我是從宗徒傳下來的，因為我的根源與納匝肋，加利勒及耶露撒冷是一個。當我的肢體日益富庶，而淡於祈禱時，我將形神頹靡，



但永不致死亡！我將受迫害，如今日在世界各處所遭遇者一樣；我將彼釘十字架，一如加爾瓦畧山上情況，但仍將復起。到最後，時間窮盡了，我的身體也發育圓滿了。那時，像基多的新婦一樣，我要彼接到天堂。在那裏要舉行因緣美滿的婚禮，天主要進入每人的心裏，因為他的精神就是愛情，愛情就是天堂。」

基多的教會是從宗徒傳下來的

## 公教教育哲學

「一切教育理論，全有的人生哲學作根據；一切完善調諧的教育理論，全有完善調諧的人生哲學作根據。」這不証自明的格言，歷史上不乏實例。公教人生哲學，就是一個完善而調諧的人生哲學。現在我從它裏面擇出與教育問題有密切關係的五點，作個賅括的討論：（一）公教教育之目的何在？（二）誰有教育的權利與義務？（三）環境在教育上的重大關係。（四）瞭解受教兒童真性的必要。（五）測驗優良教師的條件。

公教教育之目的。「公教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與天主的聖寵恩佑合作，造就完美的教友，就是說，在領洗者的心裏，造成基多；因為真實的教友，必需在基多以內度超性的生活；就是爲了這個原因，對於人生各方面，身體的與精神的，智力的與道德的，私人的，家庭的與社會的，公教教育所取的態度，毫沒有任何壓抑的意思，乃是依照基多的榜樣與訓示，把它提高，使之合乎規律，成爲完善的。所以，真實的教友，公教教育的出品，是一個超性的人；他的理智常跟隨

着基多的訓示與榜樣。而其思想，判斷與行爲，則無時不與理智保持着密切的聯絡；換言之，在人格上，他已有極深的修養與造詣。他並不反對現世活動，並不阻遏自己的聰明才智，不過要把它與超性神力互相調和，照着這個路線而發育開展成爲至善的。這樣，把生命裏的本性品質提高起來，不僅在物質與現世上，并且還在精神上與永遠中，求得生命。」

教會有教育的權利與義務，因爲她是個完全而且超性的社會：爲達到她所抱之目的，其自身有一切必要之方法，無需外求，故謂之完全；因爲她的建設者是聖潔的，她的目的與達到這目的所用的是精神方法，故謂之超性。教會該當引領一切人類歸向基多，且代爲教育之，但從權利或法律上說，她只能教育已信教的兒童。

教育的權利與義務，因爲自然優先權的原故，當然屬之家庭；但家庭非完善組織，對教育工作不能持久的積極負責，所以該把這工作的一部分轉讓給別人。但做父母的仍然保留着全部的義務與責任，即便是國家也沒有權力來干預。

人民不是國家的附屬物，因國家爲人民而成立，非人民爲國家而生存。所以，在教育上，國家的職責是保護與培植，但絕不能攫奪家庭或私人之權利，取而代之。就這點上看，關於公教兒童的教育問題，國家有在法律上保障家庭優先權的義務，同時對天主授與教會的教育權利，亦應尊重。只有在父母不能或不願盡其義務時，國家始得肩負責任，依照兒童之自然權利與教會之超性權利，爲不幸的幼小者謀劃一切事宜。

爲獲得完善教育，於可能範圍內，使兒童環境與教育之真正目的相調和，實爲重要。就一般的來說，兒童所接觸之環境，爲家庭，教會與學校。在學校方面，包括同學，師長與從他們那裏學得的生活態度，私人行爲和最愛好的娛樂。

既然教育的權利與義務，由於自然的優先權，屬於兒童之父母，因之，做父母的負有嚴重而神聖的責任，來研究並支配孩子們的環境。照正理講，他們不能把這項責任託給學校，因爲無論學校組織如何完善，師長如何忠於職務，清高純潔，終究不能完全担起做父母的担子來。「啊，我們現下的環境對孩子們實在不能說是好，但這有什麼法子想呢？」這樣的搪塞推諉，實難令人滿意。不論環境如何惡劣，父母該當想法找一條路，不能因爲環境不好就放手不管。聰明的父母並不是把光陰全消磨在監護孩子上，他們該明瞭，該喜歡孩子們從學校裏獲得進益，同時在言行上，使孩子們耳濡目染，無形中了解道德生活的最高原則，對父母有信賴與敬仰的心思。聰明的父母當教導兒童如何判斷自己的環境，當偶發的妄想與狂放的情感要追求快樂來滿足時，如何堅決的說「不，」如何藉讀書來保持人生最高的理想；更明白的說，如何成爲環境的主人而不爲環境的奴隸。

在教育上，做父母的還有一件必須知道的一件事，就是他們的孩子或孩子們的性情。你的孩子有個身體，身體的美點是健康，在這上面你用過多少思慮，時間與金錢！你的孩子有個腦筋，腦筋的美點是學識。講到這裏你一定要說，爲我的孩子最好是有紅潤的面頰，和敏捷的腦筋。但說來

很奇怪，在某一個「先進的」國家裏，百分之四十的罪犯是生氣充沛的青年，有健康的體魄與機智的腦筋；這顯然的，還缺少一種什麼東西。不錯，健美聰明的孩子還需要一種東西，那就是精神，精神的美點是道德·健康，學識與道德做成一個標準人。這三種的美滿發育是人在現世的基本目的。所以，當我們的身體得到完美持久的健康，我們的腦筋裝滿了真實學識，我們的精神給高尚的道德浸透以後，我們才可獲得受生爲人的最後目的——就是與天主共享無窮的福樂。

但進一步看，事實很顯明，這樣的「最後目的」在現世是不會實現的。所以，在現世的人不會達到他的目的的，只有在來世，才能滿足。這一來，現世的生活充其量也不過是一種「手段」它的一切行動的價值，要看它對這目的適應與否來決定。換句話來，如過人的目的是要借着天主獲得本性的完善，那麼，在世上的全部生活，每一分鐘，每一動作，都成了爲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和方法，而每分鐘與每件動作的價值如何，也要看它們是否能幫着人達到這目的與否而定了。

公教教育哲學的基礎，我們如今已講清楚了，在目的上，這教育的對象與我們的目的（即天主）正相呼應。世間上生活的美滿，只是這個對象的附帶物，該不妨礙我們獲得最後的目的。在方法上，它的哲理是這樣的：因爲人有身體，智慧與精神三方面，所以教育上唯一適當的方法，是依照這三部分的性質與目的，加以訓練。既不忽畧任何一種，也不過分的注重另一種。乃是把組成人性的這三部分，同樣的加以訓練，使彼此平均發展，因而獲得整個的成功。

最後一個，但絕非最小的一個問題，是關於教師與學校的。因了時間的限制，我來不及講教師，學生與家長的關係，和最有價值的學問與教學上的各種方式了。我只好提出一組測驗教師的問題來，讓做父母的人們不要向教師問自己的孩子算術課有沒有及格，作文够分不够分，只把下列的問題擇要問一下就好了：

在你的教導下，我的孩子們真比從前好些嗎？

你已經引領他們更接近一切美德的根源嗎？更接近生活上的完善與目的嗎？

你是否訓練他們，使對於社會上普通的問題，能應付裕如，並非依賴智力測驗書上的答案，而是因為他們的心靈經過鍛鍊，沉着堅定，不怕困難，在動搖的世界上，能不被環境嚇住嗎？

你引導他們走進的學識園地，是否廣闊開展，平坦明朗，使他們覺到自己的渺小狹隘，而發生好學樂道的無限慾望？

你是否已把他們提高，超出了他們自己的淺陋見解，衝出了家庭與鄉裏的狹小範圍，擺脫了社會上的神經病，與無聊宣傳，拋棄了夜郎自大的國家觀念，使他們能在別的孩子，別的地方，別的國家裏，也發現出優點來。在自己的言行上，顯出公正與和平來？

你是否已使他們確信，宗教為一切學識之大成，能使一切學識與生命得有最後的意義；不信天主的心靈，是支離破碎頹廢怯懦的，現代政治與社會上的混亂局面，完全是這種心靈造成的？孩子們的父母呀，把這些問題問一下自己吧！因為你們才是自己孩子的主任教師呢！請你們

懂清楚真正教育的實在目的，維護自己的根本權利，為孩子們選擇合理的教育；並與學校合作，改善自己孩子們的環境；請你們認清在現世裏，你們的孩子的真正目的與性質，最重要的還要記牢「教育的靈魂就是靈魂的教育。」

## 做一個真正的現實主義者

在威廉·查 William J. 的故事裏，我同你大概都能得到一個教訓：

「爲了保持自己行車的權利，

威廉，查死去了，尸體陳在這裏。

他本來驅車街市，絲毫未犯什麼規矩，

但現在却死去了，活像自己作錯了事。」

我們可以想象這一幕慘劇的經過。比方說，在他自己的本城裏，威廉，查悠閒的駕着車在馬路上兜風，平坦的街上，行人稀疏，綠色的信號燈在前面照射着。當他的車開過一個叉路時，忽然從旁邊一條街裏衝出一輛載貨卡車來，帶着旁若無人的神情，一直的向前開去；威廉一見這種光景，滿心焦急。在這危急一髮中，他只有兩條路：他或者按一下一制動機，一停住車，把自己的行車權放棄，使貨車威風凜凜的開過去。或者呢，保持自己合法的權利，毫不退讓，拼着一死



· 在這種情況下，你看如何作好呢？

威廉決定要保持自己的權利。他說，我永遠不肯承認「強權即是公理」，永遠不讓人說我會屈服於野蠻的暴力之下。如過卡車的車手這樣明目張膽的違犯路規後，還想逃跑，那就非在我的死尸上輾過去不可。於是事實就這樣發生了。我們可以想見當他把車一直開上去時，一定有這樣的思想，閃過他的腦際。

現在我們討論討論，他這種最大的犧牲有什麼意義？他是理想家呢？或是實行家呢？是英雄呢？還是一個懦種呢？你肯在南京路上為阻止違犯路規而不惜一死嗎？你會為任何一種事情而不惜犧牲性命嗎？

生活上的一行車規則，「也不斷的被人忽畧。在康莊的坦途上，當我們過着簡單的生活，向前邁進的時候，朋友們，仇人們，有一面之雅的與完全陌生的，為了搶先，爭路，鬧的一塌糊塗，雖然我們明明對了，他們明明錯了，也不管。有時，所爭的事件，關係重大，有時却比較的並不重要，不過只在人的想像裏，認為重大，有生死力爭的價值而已。當遭遇着這些不可避免的小變亂，或受不可支配的環境脅迫時，聰明人們一定要暫時搬一下制動機，讓卡車嗚嗚的開過去。

老實說，我們不能有一個理想的世界，一個完全合於規矩，順乎人情的世界。在這方面，只是悲傷，也毫無益處。生命中無數的不公道的小事，能迫人突然的自殺，像威廉一樣，或者世上災難太多，不能消除，也能使人憂傷難過，以至於死亡。在這兩者之任一情況下，我們死的總像

做一個真正的現實主義者

是自找的一樣，所以當我們盡力做完了我們能做的事以後，最好忘記這些災禍，專從好的一方面着想，放棄過度的理想主義，做一個愛好現實的實行家。

但是，請注意，我們這決不是說該當放棄理想主義。如過是這樣的話，世界必然更要壞些，我們都有自己的主義，爲它甘心犧牲性命，從前和現在，以至將來常有些人，不論男的女的，寧願捨棄生命，不願放棄自己神聖不可犯的權利，或背棄自己的信仰。這就是史不絕書的殉道烈士，人類中最優秀分子的故事。但實際上殉道死難的機會並不多，有些人，苦喪着臉，只想念本身的苦患與社會上的黑暗，故意把人生裏快樂的一面撇開不看，當然不足與這些歷史上的大人物相比擬。在我們這世界裏，雖然一切現象很難令人滿意，但儘有許多事物，可以使人歡喜。現實主義含着一種潛力，使人注意到這些可喜的事物不受播音台與報紙上所描繪的陰鬱暗影的籠罩，而把這世界看成奇形怪狀的世界。

普通的人，和街上來來往往的紳士先生們，都如魏爾，羅澤 *Will Rogers* 一樣，只知道報紙上的消息，在這情況下，他就很難避免這世界的歪屈畫像了。罪惡醜行常較善良品德傳開的快，早晨吃過咖啡以後，我們整天的就只看見世界一步步走向毀滅的途徑。只看見一些獨裁者，軍閥，恐怖分子與刺客。所聽到的也只是是一些，自殺，洪水，地震，沉船與瘟疫。整天耳聞目見的全是這些事，這就難怪我們見不着一絲光明了。煽動聽聞的新聞是每日的麪包，養育着世上魔性的報紙，使它們把茂密的林木，變成滿篇的戰爭，飢饉，瘟疫，凶殺與諸如此類的災禍。只有天主

才能造一株樹，但造好後，竟被人們想盡法子來砍伐，使它們變成國際性的頭疼。培弗利，巴克斯 Beverly Baxter 在他的一部趣味濃厚的著本，韋斯敏斯德的鐘樓裏 Westminster Watchtower，簡明扼要的說出這情味來。大概是他請一位朋友吃夜飯。『對不起，老朋友，』那位朋友很傷感的說，『我就要睡覺去了，我才看完夜報，如過你能原諒的話，我想躺在床上等着死。』你看，報紙上的消息一定不是什麼好事，也一定不是什麼平常的事在你我的生活裏，與全世界成千累萬人的生活裏，很少有類似『人咬狗』的離奇事件。所以報紙裏的畫像，常是一方面的，令人迷惑的。

就拏你的情況做個例吧。像你這樣的人世上何止千萬，都隱在這個世界裏埋頭苦作，孜孜爲善，但是請問，可是什麼名聲嗎？有幾次你自己的名字在報紙上披露過？比如說吧，你是位若望，瓊斯先生，有四十七歲的年紀，在上海住家。每天汽車黃包車到公司辦公，過着單調的刻板生活，盡你力之所能的工作着來養着家小。在過去二十年來，你始終如一的勤勉地工作着，從沒想過搶銀行，投炸彈。你只是個忠實的丈夫，守法奉公，束身約己，而有相當愛國思想的人。但這樣就能使你的名子登在報紙的第一版上嗎？在你的四十七歲裏從來沒有過，除非你是個 Pilot boy 或者別樣什麼才行。不過若退一步講，大概總有一次，你的名字上過報，那就是四十七年前，你的本城日報發表了這樣的喜訊——『瓊斯先生與瓊斯太太，添了個兒子。』這個兒子就是你。但從那可紀念的日子起，你的平庸乏味的的生活就一直無聲無臭的沒給人重視過。

做一個真正的現實主義者

一五七

但是，只要一夜的功夫，你就能把這庸碌的生活完全改變。你能砰的一聲，衝到各報的第一版上，你能够使全上海騷動起來。要我告訴你方法嗎？試想一下看。到一片煙紙店裏，買五罐或六罐香煙，最好是美麗牌。於是在通衢裏高視闊步的走着，對準大飯店，巡捕，把煙罐猛力的拋過去。要擊碎幾面玻璃窗。或者駕着你的破舊汽車，在街上追趕行人，使他們逃到弄堂裏。還有別的這一類的事情，你全可以做。這樣，四十七年來在一般人心靈上毫無印象的你，翌日清晨各報一定全歡迎你，用着特大的標題，——「瓊斯先生發瘋了。」這是你揚名天下的方法，在上海發瘋了。一旦的放浪顛狂，把四十七年來的恭謹守法，與眷愛妻子的生活，完全掩沒了。當你讀報紙時，看到惡人的罪行時，要想到這一點。要記住不可計數的芸芸衆生，什麼瓊斯們與斯米斯們與布朗們。他們的生活故事，也像你的一樣單調，從未作過新聞紙的標題。所以，你要走到新聞紙的後方，在那裏去尋找世界大衆，他們愛好和平，留戀故鄉，關切妻子，完全像你一樣：在數量上，他們比用拆爛污的行爲給報紙預備材料的人，超過何止億萬！但在一般情況下，他們多半是無聲無臭的。

你將會告訴我，一般人全很好。但這並不能把炸彈，毒氣與今日一切死的威脅解除。這也不能使看守着熟睡在搖床裏的嬰兒的母親，心靈上所感受的創痛，得到寧息。你要說了，真實的快樂日子早過去了。試想維多利亞時代 *Victorian days*，在樹木蔥蘢的鄉間，人們跳着小步舞，活潑的嬉戲着，完全沒有毒氣，機關槍同一切現代戰爭上利器的恐怖。可惜我們全生晚了五十或一

百年。

沒人會否認，在這苦悶煩惱的現代，確有十足的理由使人恐怖。但在這事情上，我們很少選擇的自由。我們必需在現代生活着，不論成功或失敗，總不能出了這個時代，必需用二十世紀的材料，雕刻自己永遠的運命，因為時間是一去再不復返的。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也有他們的煩惱。不信，請聽聽那時的領袖人物關於他們的時代所說的話。

威廉·彼特 William Pitt 說：「在我們的周遭，只有毀滅與絕望，」威伯福士 Wilberforce 說：「前途這樣動盪不定，使我不敢結婚了。」但在一七九七年時，他心思轉變，終於不顧一切的結婚了。在一八一九年，就是距今一百二十年前，格靈爵士 Lord Grey 相信「任何事物全感染了瘴癘病。」惠靈吞公爵 The Duke of Wellington 在臨死的晚上，感謝天主「使他沒看見世界末日。」提斯累利 Disraeli，這位公認為當時領袖的人物，在一八四七年時，根據自己的觀察，說：「在實業，商務與農作上，完全沒有希望了。」最後，在一八四八年時，師夫茲柏瑞 Lord Shaftesbury 用着極度悲觀的語調這樣說：「什麼也不能挽救大英帝國的危運。」

這些那時沒兌現的預言，在實質上與我們現在聽到的不一樣嗎？——這些「世界末日，」「實業界有希望，」「什麼也不能挽救大英帝國的危運，」「聽起來與我們在早報上讀到的不是很相似嗎？

但是，假如不是在過去，那就是在將來。如過真實的快樂日子是過去了，那在我們前面的歲

做一個真正的現實主義者

月就是可怖的。如過你把健康的現實主義拋到九天雲外，那你可隨便幻想不可挽救的浩劫，直到你與佐治·愛略特 George Eliot 完全一致，認為世界唯一的希望是『大規模的同時自殺』為止。我們常有悲觀的預言家，他們專門的編制一些驚人的統計表。下面就是幾件他們給我們的預言。

今後五十年，美國人民的半數將在瘋狂病院裏，所除之半數則監護其已病之弟兄。再過一百年，美國人民將百分之百為黑人：白人因為避免生育的原故，已經絕種。英國也要遭遇同一的運命。今後一百年她將降為第五等或第六等國家，人口六百萬。生育率的銳減是這不幸的原因。這似乎又沒任何東西能挽救大英帝國的危運了。

看過這些預言後，你自己挑選一下。任何有思想的人，對現代白人生育的普遍減退，全抱悲觀而表示惋惜。但我們並不是要喊『毀滅，』『沒希望，』也不是贊成大難將臨的預言。如過悲觀的預言家常能發言準確的話，白人當早已像「渡渡鳥」似的絕跡人世了，試問他們如何知道百年以後的事情呢？『統計，』他們一定回說，『請看一下統計便知，』可是你知道統計有什麼價值。說瞎話有有一種樣子：就是謊話，可詛咒的謊話，和統計。

就把生育減退這問題來說吧。這確是件嚴重的問題，使人焦思憂慮。但誰也不能有把握的說，今後一百年白人定當絕跡。鐘擺常是不患的擺動着。誰能說將來不會有個時候，人們對結婚的義務有比較更正確的認識？天主教的教義能常被棄置嗎？即使沒有超性的動機，誰敢說二十五年

後一個家庭有十個孩子，不正像現在有兩個或三個一樣，給人看做近情合理呢？你敢說嗎？一定沒有一個人！既然這樣，爲什麼把這個可憐的老人類說的這麼可憐呢？試想想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民，和直到現在還沒實現的世界毀滅的預言。所以，要做個現實主義者，不要庸人自擾的把事情看的過了限度。

世界上的情況，雖是超出我們的支配力，但在我們自己的小世界裏，我們却能實實在在的，處理一切事物。我們是自己運命的主人，是自己靈魂的主宰者，但是我們沒有憂慮過這些從未發生過的災難嗎？有許多人錯走了這一條路，使瘋人院一天比一天增多起來了，又受着“Wake up and Live”！醒來，生活！學說的激動，使人耽於自省，成爲現代的主觀狂與自我分析熱。——這一來，在我們這可憐的社會制度裏，就很難得到自動工作的機會，失去了工作最優良的條件。有許多人踴伏在他們自己的小我裏，像一匹貓睡在籃裏一樣。我們把祖先們用來爬樹躲避虎豹的力量，多半全消耗在自省上了。

試看一下我們這一世紀吧！我們中的大多數，究竟是作些什麼？不都是上了心理分析家的當了嗎？我們對過去神往，對將來悲觀，然而却忽畧了自己僅有的現在。拏一位老太婆的事件來說吧。她沒有結婚，到現在已經過了五十多年的孤寂生活，一天夜裏，她在海濱的小村裏，獨自在爐邊坐着。那是個風狂雨暴的夜裏，海風怒吼着，夾雜着堅密的冰雹，把窗簾吹打的黏在窗櫺上。她安適的坐在爐旁的椅裏，能聽清波浪打岸的聲音，因爲大西洋上的怒濤，正被狂風鼓蕩着，

一直衝到岸邊石崖上，碎爲泡沫。在這樣暴風雨的夜裏，願天主降福水手們！她注視着爐裏的火，眼淚簌簌的流下了。

「瑪麗，親愛的，」她的姐姐問着「爲什麼哭呢？」「哦！」她哽咽着，「我正想着假如我結過了婚，恐怕已經有了三個兒子，在這樣大風雨的夜裏，恐怕他們全在海上冒着這危險。」這實在想的太遠了。但是她索性大哭起來，就像是毫無辦法一樣。人也許想假如在樂觀的一個轉念裏，這可憐的老太婆至少也能使想像中的一個兒子，在這風雨的夜裏，海上歸來，舍舟登陸！甚至也可想像他是正在村裏的藥店裏作着工。但是，不，她一定要把自作的苦爵喝完，甚至還要吮盡沉澱的渣滓。

你的憂苦煩難如何？你是否也自造一些無聊的哀愁？那些從未發生過的凶災，你是否傻頭傻腦的走上去迎接它們？不要那樣做吧！把過去的事忘掉。將來的事也用不着想，誰知道你什麼時候死，只有光燦的現在是你的。做一個現實主義者，天主仍然在天上，世界裏還有許多合理的事物可作可想呢！

亞瓦瑞慈醫士 Dr. Alvarez 曾遇到一樁事。一天，兩個女人走進他的診所：母親，是一位胃部生着癢的慈祥老太太，說自己並不感覺痛苦，用不着治療，只是很關心自己的女兒。因爲她已經嘔吐了三個星期，經醫生診查以後，雖然沒發現胃癌的病像，但因爲母親有這病，因此這位女兒疑心自己也有這病，所以弄到這種樣子。你一定也知道許多這樣類似的事件。神經過敏的人，



很容易聽到自己的喪鐘，在我們這個精神失常的時代，恐怖隨着歲月的進展，常是苛索更多的獻儀。

在我們所該恐怖的大事中，有一件就是恐怖本身。關於恐怖的原因，很難作個總括的概論。一部分人擺脫不開的恐怖病，與複雜的妄想，大概是由於兒時所受的失敗的印象。失敗主義變成不治的痼疾。「小約翰」做母親的看出了毛病的所在，「做什麼也不成功，他像是鑄定失敗了。」親人喪的悲痛，失業的嚴重威脅，與麪包問題的煩惱，這一切，在現代不知道已經壓碎了多少健兒的靈魂了。

再則，現代生活的紛亂，尤其在美國，使神經精力在恢復時所絕對需要的休閒舒適，與心情的平靜，幾乎沒時間獲得了，今日對於神經精力的需求，遠非普通狀態下之供給所能應付。因為，無論我們是誰，擔任什麼職業，為保持神志清明起見，必需有少許閒暇，獨自消遣消遣，逃出喧囂的都市，在山水清幽的地方，即使沒有什麼新式設備也好，在那裏山鳥呼名，麋鹿不驚，讓我們吸吸大自然的空氣，恢復恢復精神。

現代對於宗教信仰的薄弱，也是精神不安的重要原因。「我對天主教友說，要熱切誠摯，做個好教友；對誓反教徒說，要篤信力行，做個好教徒；對猶太教民說，要赤心皈依，做個好教民。」一個治療神經錯亂最成功的大心理學家，寫了這樣的話。人民近來對於自己的宗教信仰漸趨淡漠，在世界日益緊迫的狂熱中，丟棄宗教的大錨，在風浪裏隨流飄蕩，實在不是聰明事，另一

面人雖輕視宗教，實際上也不能擺脫掉。天主對於自己在人靈上保有的利益，不肯輕易放棄，而竭力掙脫天主的牽引的人，必然得不到精神上的安息。我們只有兩條路，或上昇或下墜。上昇則前途一片光明，下墜則爲無邊的黑暗。請你看怎樣作好吧！

人的靈魂對於天主的嚮往，對於世間天堂的永不滿意，與世間天堂的永不能盡如人意，全是實在的。因爲天堂正像我們這地球一樣，都是實在的事物。天河裏密佈的繁星，與污濁的黃浦江裏的沙泥，也都是實在的。照在戰場上的明月，與滿野積尸的失光的眼睛，也同樣是實在的。

因了父母與嬌妻的死亡，許多的人憂傷沮喪，壯志消磨；愛護人類的天上的天主，與我們的父母嬌妻，同爲實在的。無限的天主，全能全善，創造世界與世界裏的衆生萬彙。創造明月，朗星，歌聲婉轉的鳥，蒼蒼茂茂的樹，鮮艷的名花，光燦的夕陽，與微波粼粼的河流，玫瑰花上的晶瑩露珠，嬰兒明眸裏的微笑。這個美麗而無限慈祥的天主，愛護我，關懷我的一切小問題，比我的至親厚友有過之而無不及。親愛的朋友呀，這是實在的，是永遠實在的，甚至到人世的恐怖已經消除，生活上常有的緊張情緒已成過去，這實在依然存在，歷久不變。將來有一天，我們現在已經失去的親友，天主要完全交回，在天上的真實家庭裏，聚族而居，與天主永遠結合爲一。在這新家庭裏，涕泣的人要得到安慰，樂道嗜義，如飢渴的人要得到滿足，一切在世上長途跋涉，神疲力竭的旅人，最後要得到安息。

## 白冷城的消息

「那時候，責撒爾奧古斯多 Caesar Augustus 發下號令，要清查天下的戶口。這是際理諾 Cyrenus 做西里亞 Syria 總督的時候，初次行的清查戶口的事。

衆人都各歸本城，報名上冊。若瑟原是達未 David 本族本家的人，也就從加里肋亞 Galilee 納匝肋 Nazareth 城，上如達 Judea 去，到達未 David 的本城，名叫白冷 Bethlehem 的那裏去。爲同他的聘妻瑪利亞，報名上冊。其時瑪利亞正懷孕着。

當他們在那裏的時候，瑪利亞滿了產生的日期。

就生了她頭胎男兒，用布包裹起來，放在馬槽裏；因爲店裏沒有他們的地方。

同在一方，有牧童巡更守夜，看守羊羣。

忽然有主之天神，立在他們身邊。也有天主的光，四面照着他們，他們就大大驚懼。

那位天神給他們說，你們不要害怕，我報給你們一個大喜信，是關係萬民的。

因爲救世者，今日爲你們誕生在達未城了，他就是主，基利斯督。

你們有這個記號，可以認得他；你們看見一個嬰孩，裹着布，在馬槽裏躺着。那就是。他忽然有衆多的天軍，同那一位天神，一齊讚美天主，說：

天主受享榮福於高天，善心人受享太平於下地。

天神一離開他們，升天去了。牧童就彼此說，我們往白冷去，看看所出的這事，這是主所指示我們的。

他們就急急忙忙去了。到了那裏，看見瑪利亞及若瑟，並臥於馬槽的嬰孩。

一看見，就知道天神指着這嬰孩，所說的話是真的。

凡聽見的，都驚訝牧童向他們所說的話。

惟獨瑪利亞，把一切的事，都存在心裏，常常默想。

牧童們因爲所聞所見的事，都如同天神向他們說的一樣，就光榮讚美着天主回去了。『（路加二，一——二〇。節錄新經全集）』

親愛的朋友們，這是聖路加對於當時的環境與耶穌聖誕事件的記述；樸質簡明，但文筆秀拔而含義重大。在這記述中的主要事實，乃是我們所熟知的白冷嬰兒就是天主；就是聖三中的第二位，他不嫌卑賤，取得人體，甘願以奴僕的身分，從罪惡的桎梏之中，把人類救贖出來；並教誨我們生活的真實目的，使我們確信如非這位嬰兒的救援，這目的是不能到的。耶穌誕生時的人物

及一切事件，每個心地純潔的人都看的清楚，是經過天主的選擇與調度的。一切都美滿妥洽，這樣在人類心靈上，可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聖誕夜來詳盡的討論罪惡的性質，與它所引起的無窮禍害，所要求的無限補償，像是不合時宜；在聖誕夜來考証聖經記述的正確，證明耶穌的天主性，也是不甚適當。關於這些問題，在我們兩週一次的演講裏，或者已經講過了，或者正在預備要講，我們如今可以不談。

現在把耶穌聖誕這基本事實，我們暫且承認接受，以後，把這維繫着世界歷史的事實，並與這事實有關的人物與事件，我們加以追念的回憶，似乎比較正合時宜。在這裏我們也該記得，這一切事件俱爲天主上智的完善處理，在這偉大的神聖劇裏，他特別選定演員，給他們最高的德性，與必需的超性助力，所以，在這聖經故事裏，沒一部分，一個字，一個動作，不是意義深長，耐人尋味的。

假定了這合乎邏輯的結論以後，我們可進一步，把聖經記述的每一段落，加以研究思索，如能正確的了解其奧義，就能尋得真實的快樂，持久的和平，與過充滿意義生活的勇氣。無疑的，這在我們可能接受的聖誕禮物中是最優美耐久的。

載撒爾與古斯多發了一紙文告，每人要在自己的城市，在自己的原籍註冊。奧古斯多是那時合法的執政要人，是皇帝，聖經簡單的告訴我們，瑪利亞同若瑟到白冷去註冊。若瑟去，是因爲他尊重合法的執政者。但懷孕的瑪到亞，行將臨盆，爲什麼也要去呢？歷史家告訴我們說，就是

最暴虐的羅馬皇帝，對於孕婦也特別優待，從不磨難；監獄中懷孕的婦女，要到分娩後相當時日，才加拷問。所以，在這情況下，瑪利亞很可省下這趟長途跋涉。她也是人，也有很好的藉口。真的，爲什麼她也去呢？自然，納匪肋的閒靜而安適的家庭，斷不是白冷的漂蕩，陌生與貧乏的生活所可比擬的。不錯，瑪利亞，她也像我們一樣：她也是一個平常的人，不過她有超凡的品德，能平靜的看出天主的聖意。因爲由於真光的啓示，她知道自己胎育着的孩子是天主。她讀過先知密該亞斯 Michas 的預言：「白冷，你這猶太的土地，在猶太的城府中一定不是最小的，因爲從你這裏要產生一位領袖，統治我的義辣爾人民。」先知沒把默西亞降世的一切環境顯明的說出，正像天主沒把一星期或一月後我們的情況具體的說出一樣。瑪利亞只是靠着對上主的信賴，毫不遲疑的到白冷去。

一定有人要說了：「那完全是天主的決定，如過天主願意，很可以改變別的方式。」當然的他可以，但爲了自身的光榮與便於人類的積德起見，他把自由意志交給了人，這樣使他們後來能與自己共享無限福樂。可是，人却犯罪把這自由意志妄用了。在偉大的慈愛裏，他願利用人類的自由意志來救援人類。結果，他的無窮上智想出這個最有効的方法，同時亦不妨害人類的自由意志。認清了這一點，我們就知道在白冷所遭遇的一切環境上的磨難，全是從人的自由意志所來的了。

白冷的居民，不能說是缺乏同情，沒有仁愛心腸。但一遇到跟金錢發生關係的機會，就是一

個銅元，他們也像普通人一樣，使營業的本能支配着自己的行動。那時從巴勒斯坦的各地，行腳商人，駱駝隊，麇集到這古老的小城裏；一時住的問題頓然嚴重起來。當然的，很少有人願給像瑪利亞一樣的孕婦住宿：在類似這樣的情況下，物質的利慾，掩翳了超性的智慧。聖保祿對我們說：「天主聖神的事理，屬肉軀的人不能領受；爲他，那些事理是愚呆的；而且他也不能明白，因爲惟獨有超性識見的才能審斷清楚。」（格林多一書二，十四）。

有的時候我們聽到蠢笨可笑，與自欺欺人的人這樣詭辯說：上主的無限尊榮，隱藏在醜陋的人體裏，我們怎樣能把牠看破識出呢？的確，耶穌是人……一切全同我們一樣，只在犯罪上一成了例外；「但他的奇蹟的奧妙偉大……宰制自然界現象，停息狂風暴雨，使人類痛苦立即痊愈，死者復活……同不勝臚列的超自然的證據，說明了他的至高無上的權威與使命。他的鄉黨親族，同本國的民衆，完視若無視的沒注意到這些，受着對假默西亞熱望的蒙蔽，固執的拒絕信仰他，殘暴地把這救世者處了死刑。現在一般人，也犯了相似的習而不察的毛病，受着傲慢心理的愚弄，不承認他的教會——他的神奧身體，雖是有顯明的特點，說明她是天主自己所創立的，與超性脫俗的工作，却硬推委說是「不能認出。」這乃是一種遁辭，想逃避道德與精神上應負的責任。因爲如果承認了基多的教會，這責任亦即不得擺脫，好多人自己騙自己以爲這麼作是對的，但他們的憂戚不安，與最高和平心境的追求，全證明他們所認爲對的，連自己也不敢深信的了。

心地純潔精神高尚的人，很容易的可以看出，謙卑恬淡就是這古聖以撒依亞Isaiah所預示的

默西亞的特殊標記。在那一天，天主第二位謙卑自下竟取了人的形體，出現在白冷小城裏了。但人們全沒有注意。這件精神上的真理竟未能打動人們的心坎，這正如從古到今常是如此一樣。那時人民興奮的心情，全集中在這百年不遇的事情上；爲了報名登記，成羣結隊的人，奇形異服，喧嘩囂雜，巨浪似的湧到這小城裏。生活質樸的居民，看到這偶然的情況，心神飛越，很少能平靜的思索，從精神觀點上評判事物的。也就是因了這混亂的場面，使他們沒注意到比皇帝的卜諭還重要到無限倍的事件的發生，——就是在人的形體裏，萬王之王降世了。

「客棧裏沒有空餘的房間給他們住宿！」雖是從遠古以來，一提到默西亞的降生，每個猶太人的心靈全欣喜的發狂，然而如今竟沒有空餘的房間給他住宿！

每一個城鎮裏，全有很寬敞的公共宿舍，滿地鋪着乾草，窮苦的小販，過路人，沒錢住客棧，就把隨身帶着的氈子被條，一舖一舖的攤開，在這裏安適的過夜。我們用不着吞吐隱瞞，若瑟走過了燈火輝煌的旅館，便疲乏的走向這公共宿舍來，與衣服襤褸，穢氣觸鼻的窮人，擠在一處，因爲瑪利亞就要分娩了，在這樣污穢擁擠的大房裏，至少該有一個角落給這年輕的母親產下她的頭胎兒子。

我們可以想像得出，一定有人看到這母親的煩難愁苦，給同情心驅使着，願捲起氈子，讓出自己的—席之地。我們也可以想像得出，若瑟謝絕了這個讓與；他寧願拖着沉重的脚，在別處找地方過夜，甚至到寒風呼嘯的郊外，也不願攪擾那一個，特別是行路人；他們同自己一樣，跋涉終



日，天晚來才找到這住腳的地方。並且公共宿舍的騷雜情況，也不宜於救世主的降臨。天主的神妙工作全是在寂靜平和的環境中產生的。

這從納匝肋來的年輕的夫婦，足疲力疲，在冷風裏走着，穿過昏暗的街巷，漸漸的遠離了小城的朦朧的燈光，到了曠野。雖然一般勢利之徒，對他們的困苦完全沒有同情，有同情的人又無力援助，但這一切他們全不介意，沒一絲憤恨厭惡的陰影飛上心頭。篤實的信仰能從每一事件上，無論如何背忤自己的意願，看出天主指示的方向。如過「客棧裏沒有空餘的房間給他們住宿，」這是因為天主的聖意願這樣的；在完全服從的精神裏，他們心情愉悅的接受了這十字架，堅信天主為完成自己的計劃，有時所採取的方法並不全如人意。所以他們的屈辱，貧困與卑賤，直是天主神聖動作的工具。

他們這崇高正確的信仰，果然沒有落空。一個山洞似的馬房，就做了天主聖子的適當住所。我們的心，在這種情況下，看了聖若瑟的可憐，不由的要從胸腔裏跳了出來。那時聖若瑟兩眼墜淚，看着

「坍塌的馬房，破損的地板，

洞穿見天的房頂，為他與她。

又想到自己是一個木匠……」

再讓我們設想一下慈愛的童貞母親：

白冷城的消息

「在牛馬踐踏過的草上，她跪地膜拜。  
默然的祈禱着，等待上主從天降來。」

夜色濃重，她心裏充滿着驚奇的情緒。」

提着隻燈籠，若瑟在附近尋覓，想找到些什麼東西使荒寒的山洞能稍安逸些。

於是，在靜寂的午夜，耶穌基利斯督，這「人而天主」者誕生人世了……「他原有天主的本像，不以自己與天主同等爲僭越。他却消滅自己，取了奴才的形像，成了人形，被人按着形狀，看做是人。」（斐理伯府書二，五—七）

「就生了她頭胎男兒，用布包裹起來，放在馬槽裏：因爲店裏沒有他們的地方。」

爲這天地的君王降生，沒有比較安適的地方，只能在陰森寒冷的山洞裏，在牛馬蔽風雨的破棚裏，這眞使瑪利亞與若瑟心痛如割！就是乞丐的兒子，也不會生在這樣荒寒蕭瑟，貧困窮愁的環境裏。做着母親的貞女雖用盡一切心計，也不能把石隙壁洞裏呼嘯進來的寒風，同淋打着霉污地板的冷雨，設法赶走，使它們不侵襲嬰孩的嬌體。無疑的，若瑟日夜不停的掃除着這污穢潮濕的山洞；在破爛的馬槽裏，他鋪上了潔淨的乾草。這個馬槽，在教友們的意識裏，千秋萬世的成了極端克苦與無限慈愛的表徵。因爲是在這粗陋的搖籃裏，瑪利亞放下她的新生孩子。這事對於醉心世俗的人們，是一個永遠不能揭破的神秘；但純潔良善的人却在這裏找到了最大的安慰。家畜的芻槽做了寶座，在那裏取了肉身的天主，第一次受了自己屬下的朝拜。

這陰濕，冷落，污臭的山洞，同黑暗中搖曳着黯淡的燈光，爲那些不解此中奧義的門外漢，所表現的無非是貧困。他們於厭惡之餘，只有趕快的走開，避之惟恐不及。再有那些渴望安逸，自滿自足自私自利的人，也根本不能了解此中奧義。因爲大概的人，全只顧表面，而不看出藏在破陋外形下的偉大。山洞裏的現像，確是淒慘可憐，以「太初就有的聖言，」生在這環境裏，尤爲莫大屈辱。但物質構成的外表皮殼，給天主看着，完全不算什麼的。在給人征服而倍受蔑視的國家裏的破爛馬槽，比凱撒們的尊榮寶座還要堂皇富麗。

在帝王的白玉宮裏，驕戾與淫蕩統治着一切；在人而天主的粗陋搖籃邊，創世者手製的最純潔的貞母，靜氣屏息的致其欽敬之忱，……是在這最純潔的母親瑪利亞的貞胎裏，受着聖神的蔭庇，聖言取了肉體。在堅定卓越的信仰裏，她唱着溫柔的眠歌，流露出內心的欣喜與讚揚；在自已的胸懷裏，她乳養着他——這自己血肉所成的肉體，但同時亦是天主第二位所結合的人性的肉體。用她自己的聖潔偉大的愛情，懷愛它，崇敬它，爲補償我們人類所加於造物主的一切不敬，不信。

由於童貞聖母的慈愛，同若瑟的虔誠篤切的信仰，荒冷的馬房，成爲世上最美麗安適的住所。他們是家庭生活的標準，直到現在給人詭羨取法。即使其餘的世界全陷落在荒淫和褻聖的罪惡裏，無以自拔，因爲他們把心靈中全量的愛獻給聖嬰，這已使天主稱心滿意了。

對於山洞的非常光榮與發生的這神奧事蹟，天主也以極大的注意，特爲作証。陰晦漆黑的天

空，忽然現出亮光，照徹四野，牧人在山邊看守着羊羣，天神告訴他們默西亞誕生的福音，與人類所渴望着的救贖時期的來臨：「忽然有衆多的天軍，同那一位天神一齊讚美天主，說：天主受享榮福於高天，善心人受享太平於下地。」

白冷的山洞確切的象徵了天主教的特質。一位現代的英國內修作家，發表了這樣的評論：「一切是陰森，慘淡，令人厭惡……凡願與耶穌接近的人，來到他的跟前，全被拖到這愁苦的環境裏，第一是瑪利亞與若瑟，以後緊接着就是牧人們，爲了接近他，必需與他同樣的受冷，受窮困，受遺棄……分擔危難貧乏與一切同城裏浮華淫蕩現象相反的事物。山洞與城市，這是如何顯明的對照啊！在城裏，像是充滿了生活上的愉樂；在荒冷的山邊，則只有貧困與悲苦。但是在這兩種環境裏的人，究竟那一方面比較快樂？我們需要這樣問嗎？沉湎酒色的人，得到的只是放浪，絕非快樂。因爲就在他們享樂的行動裏，已是充滿着深切的不滿意了。」

但別一方面，在馬槽邊所找到的快樂，是如何真純濃厚啊！正因爲山洞裏缺乏一切眩惑感官的點綴，才能使靈魂儘量的自由的享受一切。白冷對於身體的要求，很少遷就，因爲它是靈魂的活動場所，它並不關懷身體的興趣，對於每人所急切需要的靈魂，則愛護倍至。

對於我們，這真純的快樂，也能感覺到，雖只是浮淺微末的一點。但如果我們要深切的嘗一嘗瑪利亞，若瑟，牧人與三王的經驗，就必須訓練自己，超越肉慾的追求，鄙視偷惰苟安的放浪生活。寒濕的山洞對於身體不溫柔，對於銳敏的感官是粗劣簡陋，對於愛好閒適安逸的是很大

的厭惡，看起來像是很冷酷，不合理，剝奪了我們自己的生活上的溫暖光明，與一切能使生活快樂的事物……安逸，舒適，清閒，交遊……總之，世人看重的一切事物，包括在金錢，快樂與強權這三項裏的，可是公教生活在另一面雖嚴肅，寒厲，帶着令人嫌厭的氣氛；但如果我們慎重的做個選擇，將會看出這嚴肅寒厲只是外邊的一層皮；全心全意的在公教的指導下訓練自己，沒保留的接受她的條件，便會使靈魂滿意遂願，欣喜無似……就是在現世裏，也只有內心生活充實的人，才能覺到真純的快樂。他們生活裏一點鐘的收穫，比淡漠教友窮年累月的所得，還要豐盛充盈。他們才是真生活着，一般專事外務的人，只能說是存在着。

「耶穌的朋友們，認清了這一點，知道教友們如過能堅決的走進馬棚，不畏寒冷，跪在粗陋的馬槽邊，注視着聖嬰，認定自己是在他的面前，沉沒在深思裏，確認他的尊榮，這樣所感到的快樂，一切人世愁困病苦不能毀壞，甚至不得損害；因為，在那樣深的默想裏，他們——受着耶穌靜寂的啓示——會悟徹天地間的一切，實爲無物；而天主的生活，或與天主相共的生活，則爲任何一切。」註一

這就是白冷的意義，消息與欣喜，——也就是天主給與全世界的聖誕禮物。

註一·Rev. Edward Leen, C. S. Sp.: In the Likeness of Christ, pp. 45-51.

公教人生哲學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版權  
所有

上海天主教會惠准

逡譯者  
上海杜廷美

出版者  
土山灣印書館

印刷者  
土山灣印書館

發行者  
土山灣印書館

24  
449118

449118